

说呼全传

作者：佚名

原序

小说家千态万状竞秀争奇，何止汗牛充栋，然必有关惩劝、扶植纲常者，方可刊而行之，一切偷香窃玉之说、败俗伤风之辞，虽工直，当付之祖龙尔。

统阅《说呼》一书，其间涉险寻亲、改装祭墓，终复不共戴天之仇，是孝也；救储君于四虎之口，诉沉冤于八王之庭，愿求削佞除奸之敕，是忠也。维忠与孝，此可以为劝者也。至庞氏专权，表里为奸，卒归于全家殄灭，其为惩创，孰大焉？维遐及史册，其足以为劝惩者，灿若日星，原无庸更藉于稗宫野乘，然而史册所载，其文古，其义深，学士大夫之所抚而玩，不能挟此以使家喻而户晓也。如欲使家喻而户晓，则是书不无裨于教云。

乾隆四十有四年，清和月吉，滋林老人出于西虹桥畔之罗翠山房。

第一回呼家将游春戏猎庞黑虎思美丧命

话说北宋朝一个大将复姓呼延，名得模，字必显，世居山后，历为汉臣。因刘王失政，去贤用佞，轻听宇文均，把呼氏诛绝。幸祖母马氏怀妊，逃回马家庄上，遂生下呼延赞。年甫弱冠，典坟通晓，韬略且精。正杨业老将军奉旨征辽，呼延赞志欲报仇，遂投宋主，与杨老将军领兵进讨。孰知辽兵不耐战守，一旦遂倾，众夷威服，是以凯歌奏圣。恩蒙宋主加封呼延赞忠孝王之职，赐造王府，又赐金鞭一柄，敕令呼延赞值殿巡察，如有文武，不劳王政，就金鞭打死。已叨朝廷十分隆重，奈何不久遂薨。又蒙圣恩，命必显袭父职，夫人杨氏，所生两个孩儿，长名守勇，年登十六；次儿守信，甫经十四，不但熟读孔孟，且喜考究孙吴，更习了百步穿杨的神箭。看这两个孩儿的武艺，呼延必显倒也晚景无忧。

那守勇兄弟，一天到厅，道：“父王在上，孩儿们拜禀。今因天气晴和，欲往郊外春游射猎，特来禀知父王。”“我儿既去春游射猎，须带二十名家将同去。”那守勇道：“多谢父王。”

他兄弟两个，你道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紫金冠，两傍插雉尾，身穿银甲白如雪，腰间挂了宝剑，佩了弓箭，脚登粉底乌靴，手持长枪，一齐来到厅前。

那时得模见了两个儿子，威威武武一般装束，心中十分欢喜，说道：“你兄弟两个，出去总要和顺，不可生事，”

守勇别了千岁，同了家将，一齐上马，来到乡村，啊唷妙啊，果然桃红柳绿，水秀山清。行来已是山庄，令家将一齐追赶，射的飞禽，戳的走兽，冬逞

武艺。诗云：

蹀躞巴宝马，陪骢碧野鸡。

忽闻仙乐动，赐酒玉遍提。

话说右丞相庞集，字宰翁，止生一子，名唤黑虎，年已三九，因丞相过于钟爱，任耽酒色，幸有多花女儿，年方十六，却是生得国色天姿，品貌不凡，故尔尚未许字。这教：

姣客不易轻相许，烦选东床绝世才。

且说庞黑虎在郊外游春，见了东庄赵大郎的妹子，生得十分美貌，果然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我府中娶的妻妾，那个比得他来。”这黑虎想了一计，叫齐一班家丁：“你们同我到东庄抢亲，回来各赏十锭银子。”那家丁一齐跟了黑虎抢亲去了。却是：

金屋鸳衾晨，银河鹊驾填。

吹箫集凤羽，空作风求鸾。

且说东庄赵大郎的妹子赵氏三姐，名唤凤奴，年方十六，虽是乡村女子，稍知大义，故尔爹妈将其择婚，要选才貌相当的丈夫。不道爹妈并歿，其兄嫂亦不肯轻诺，是以尚未适人。今因天气晴和，又乃上巳，凤奴同嫂嫂也往郊外游春。哪晓撞着了什么庞公子。做出许多丑态，凤奴同嫂嫂就回到家里。那小庞又央人来说，娶其做妾，被嫂嫂抢白了一场，那做媒的大家没兴回去，方才嫂嫂进来对凤奴说道：“阿呀姑娘啊，不好了！昨日看见这个尖脸贼要娶你做妾，我已回了他们。如今听说带了百十个家人，在庄上就要抢我姑娘，这怎处？你哥哥被这班家人捉住，打得七死八活，在地上滚哩。”那三姐听了，哭得死去活来。那晓庞黑虎已领了这些家人蜂拥进房，抢了三姐就走。那赵大郎夫妻赶将出来，被庞家的豪奴一搪，大郎跌闷在地，他妻子喊救。那些邻舍赶来，听说庞家抢了三姐的话，那邻舍道：“我们何苦在老虎头上拍苍蝇，不识利害？我们道是回去，免些是非的好。”那大郎听说，越发叫喊。

恰好呼家打猎的回来，在此经过。只见他枪挑了鸡兔，肩背了獾鹿，喜孜孜走来。那世子听他悲声凄惨，勒马问道：“为何啼哭？”那大郎道：“二位将军听禀：小人有个妹子凤奴赵三姐，今被庞丞相的儿子抢了去了。”“呀，有这等事？难道没有王法的么？你们且不要哭，他从那一条路去的？你来领俺前去，包管抢还你的妹子便了。”“多谢将军！”那大郎洒开大步前行，世子紧紧追来。

过了几个山坡，环绕几座村庄，不觉已是小安山了，略略转个小湾过来，远远却有一簇人马，好似哭声影影。那大郎道：“二位将军请看，那的面影影的，只怕正是了。”那世子就勒住了马，望一望，竟拍马加鞭，一直飞赶前

来，大喝一声道：“呔！庞黑虎，你这狗强盗，太没王法了！这样太平盛世，胆敢抢人女子为妾，你就该死哩！俺呼爷爷最肯救人，不肯害命，快快把三姐还他！”

黑虎道：“呔，你这乳臭的孩子，敢来阻挡？谁人不知俺庞公子今日要妾，胆敢拦住，你还不快快走开让俺过去！”那世子道：“呔，狗强盗，你不晓得俺呼守勇、呼守信的厉害哩。俺父王在朝秉政，谁不敬服。你家老子既做丞相，为何不教训你这畜生。敢来抢掠民人的女子，俺今教训你这畜生，快把三姐送还了他们就罢，如敢不依，管教你的狗命不保！”

那黑虎听了大怒，即喝令家丁：“你把这个小忘八拴了！”那家丁走来，毛手毛脚，思量拖拖拽拽。那两位世子，就将马鞭乱抽乱打这些家丁，打得抱头鼠窜，个个逃走。那世子纵下马来，一把扭住了黑虎，提起拳头，打得他乱叫乱喊：“啊唷唷，饶了我罢，实在打弗起哉！看我爹爹面上，放了我罢。”“咳，你这狗男女，不说老庞也罢，提起了他，还要打你几下，因老庞不能教训。有你这个不肖，横行不法。”“啊呀，小千岁，我如今再不敢了，放我去罢。”这呼家世子想起临出门的时候，父王再三吩咐，教兄弟两个不可生事闯祸。守勇道：“兄弟，且放了手，叫他将三姐交还赵大郎夫妻领回，就放了黑虎去罢。”这教：

鳌鱼脱却金钩钩，摆尾摇头再不来。

那大郎夫妇，同了三姐，一齐叩谢道：“承蒙小千岁相救，还求保送一程。”那世子一想，却是不与保送，恐他在路抢劫。“既如此，我们送你回去便了。”“多谢小千岁。”那守勇兄弟，同了家将一齐上马，保送三姐回庄，然后回去。

那庞黑虎同家丁看世子上马去了，他们才走出来，扶起黑虎。黑虎道：“啊呀，不好了。我身子难动，不能骑马，只好你们驮我回去的了。啊唷，好痛啊！咳，小呼，我同你什么冤家，又不是你的妹子，要你出尖打得我这般苦恼，回去告诉了爹爹，少不得启奏朝廷，把你姓呼的砍为肉泥，好出我胸中的怨气！”那黑虎一路唠唠叨叨，说个不住。

这家丁驮了黑虎，正到厅前，恰好丞相出来，见了黑虎，倒吃一唬，说道：“儿啊，你好好出门，为何如此回来？”“啊呀，爹爹！不要说起，孩儿东郊游玩，那晓遇了呼家两个儿子，同了许多家丁，在东庄抢劫人财，夺人子女，那乡村上人人痛恨，个个切齿。孩儿见了呼家劝说了几句，那晓呼家不听也罢！这小呼反令一班恶奴赶来，不由分说，一把扭住了孩儿就打，说道：”大宋皇帝，还是呼家把他做的。‘又道孩儿是奸臣之子，是以孩儿与他争了一场，被他打得这等厉害。’”

那丞相听了黑虎的话，看他又打得这般光景，就唤家丁喝骂：“你们这班奴才，小主爷被人扭打，不即解劝？”那家丁道：“太师息怒，容小人们禀告：昨日公子游春，见了东庄赵大郎的妹子凤奴三姐，生得标致，要娶他做妾，想是赵家不肯。今日公子则叫小人们同去，到了东庄，看见三姐，教小人们驮了他来。小人们听得公子吩咐，只得背了三姐就走。不道行到半路，那三姐的兄嫂同呼家两位世子赶来，要还他的三姐，因公子不肯还他，两边就扭将起来，小人们连连相劝，被他也打在里边。直等他们去了，小人们就驮公子回来。小人无罪。”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庞丞相忍气吞声宋仁宗嘱托访美

曲填新恨谱，寥寂伴灯昏。

玉碎怜衾冷，似依梦迫魂。

话说庞丞相听了家丁这般说来，心想：原是公子不守规矩，但呼必显不该放这两个畜生打得我孩儿这般厉害。倘有差迟，我老庞也不肯就罢，别人怕你功臣，偏偏我不怕你！“丫环走来，好好扶了公子进去。张文你去请了太医，速速调理。”张文道：“晓得。”这教：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那呼守勇兄弟，送了三姐回到东庄，那大郎夫妻同了妹子凤奴叩头谢道：“今日若然不是二位将军相救，一家三命不保。小人无以相报，欲将舍妹奉为将军侍妾。”守勇道：“既承相许，待俺娶了正室，再聘令妹便了。”那呼家兄弟就作别大郎夫妇，离了东庄。不觉红日西沉，才到府中，见了爹妈，把游春射猎的话说了一番，便回到书房里边。这是：

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培柳柳成荫。

且说庞黑虎，自从那日被呼家两个世子打坏驮了回来，不觉恹恹沉重，病愈加增，医药罔效。那抢亲的时节，不想今日之苦楚，只道红鸾照命，谁知白虎临宫。黑虎在床自叹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不道说了这话，就两足一挺，两眼一睁，竟就死了。

这班妻妾哭得悲楚异常，这些家丁，碌乱匆忙。那丞相同夫人小姐，听说黑虎死了，大家唬得一身冷汗，赶到房里，放声大哭。独是多花小姐哭得有腔有板，又说道：“爹爹，你为何不立出个主意，现在哥哥被呼家打了死的，理应要他抵命！为什么爹爹不上本章？”丞相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父的岂不知杀人偿命的道理：但是你哥哥为了抢人女子，被人打死，我若上本奏了，那呼必显定然也是一奏。那时朝廷就要究出个抢亲的事来，为父的，先认个治家不正，那诬君之罪，怎么逃脱？故此不便启奏。这小呼打死了我的孩

儿，难道罢了不成？少不得慢慢的复仇。自古道：一报还一报，毫厘谁肯饶？闲话少说，且把孩儿殒了再处。”

那太师一声吩咐，家人碌碌匆忙，这一班黑虎的妻妾，都是悲悲切切，惟是他妹子多花，更哭得凄凄恹恹，声韵悠然，说道：“小妹定要与哥哥报仇的。”这教：

有仇不极非君子，兄长含冤我与申。

且说真宗皇帝驾崩，遗诏皇后权宜处分军国大事。诏第六太子名禛（仁宗）即皇帝位，改元无圣，诏颁天下，大赦钱粮，释放狱囚，册封曹后为正宫皇后，张氏为东宫贵妃，刘氏为西宫贵妃，各赐了仪仗。那嫔娥太监，各各加赏，文臣加级，武士加封。不道仁宗皇帝在宫常自忧思，每于行幸之次，未得称心：“朕想陈琳，是寡人的心腹，召他进来商议，必要采访国色，以快朕意。”这教：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那仁宗想了一回，即召陈琳进宫，将见美女的事，谕了陈琳。那陈琳领旨出朝，打点，择日起身。先到苏扬一带探访。

那右丞相庞集，在朝闻说皇上密差了陈太监到苏扬一带采访美女的消息，心中想道：朝廷已有六院三官，岂无国色。我想如今既是朝廷选妃，若将我女画个图儿进呈，只怕倒有十之八九。倘然朝廷选中，庞家的富贵可不小哩，那呼家的仇，就好报了！咳，可惜老夫已经位列三台，不便将女儿进献的了，若是进了画图，将来僚友面前如何说法？他们讥诮起来，就不好站在朝堂了，这个机会，只好错过的了。丞相又道：不妨，且去同小女儿商议，看他有何见识？

那丞相来到里边，见了女儿，说道：“女儿呀，为父的今日听得僚友说，‘朝廷差了陈琳到苏扬地方去觅访美女。我想我儿的容貌，若画了进去，只怕朝廷见了，不怕不是上选。我儿就是贵妃，为父的就是国丈，岂非大富大贵？但是僚友必是耻笑于我，只好说说而已的了。若是错过这个机缘，岂不可惜？将来黑虎的冤仇，就申雪无时了，目下朝廷选妃，倒算个奇遇，故此为父的一闻此信，心中就想起女儿的品貌，不弱于王嫱，不下于貂蝉，那些五音六律，南北九宫，箫管丝弦，无一不精。若然进了，伺愁不中？所嫌老夫是丞相，不好意思，只道我以女媚君，岂不被僚友耻笑？”

小姐道：“爹爹既然有此机会，孩儿敢不依遵严命？孩儿只要报得哥哥的冤仇，无不听从！”丞相道：“好，难得我女儿的孝义！但恐日后被人耻笑。”小姐道：“这倒不妨，只要爹爹诸陈琳到来与他饯行，席中就谈及其事，将女儿的图取来与他看了，若是可以进得，他就不肯还图了。倘然中选，必有钦

差来聘，日后哪个敢评？”丞相道：“果然女儿妙计，不羡陈平。”如此且去备贴，请了陈琳到府细谈。却是：

翠微深院选姮娥，玉殿岩峩呈画图。

一束老人来月下，数年威福满山河。

那陈琳领旨，前往苏扬一带访寻美女，已奏明日起身，但云江南人物风流，不知可能果有绝色的美女。这教君命召，不俟驾而行。闲话休题，且到了苏扬再作理会。忽见小内侍进来说道：“老公公，外面有庞丞相差来的家人，说请陈公公去钱行，名帖在此。”那陈太监接过名帖一看，说道：“好奇怪，这老庞在朝，极自夸大，见了咱们不放在眼里的，如何今日与咱钱行？但是他如今晓得朝廷与咱心腹，故此他也来奉承。咳，老庞你真个势力。”

雪中送炭人间少，锦上添花世间多。

却是世情看冷淡，果然人面有高低。

那陈琳道：“既然老庞请咱钱行，只当去扰孙子的。真是早上不作宫，晚间不作揖。孩子，你去对他家丁说，承太师相请，少顷就来。”那小内侍回复了家丁。只见那陈琳头戴一顶抢龙的帽，身穿一品的蟒袍，腰围的金镶白玉绦，足上乌靴粉底，手抡一柄马尾的拂尘。那陈琳穿了公服，踱出厅来，坐了一匹五花马，带几个小内侍，来到相府，通报里边。

那庞丞相接了进厅，相见了一番，分宾主坐下。陈琳道：“承老太师召见，敢不赴趋？”太师道：“岂敢，老夫闻公公奉旨出京，特备水酒一杯，屈驾光临，聊伸一钱。”陈琳道：“又要太师费心。”

那二人登席，两旁站立了一班女乐，筵前歌唱了一番，个个回避进去。丞相道：“陈公公，目下钦差先从那一处寻访？不知如何美貌合得圣意？”陈琳道：“老太师有所不知，不过温厚崇礼，自然福大。”庞丞相道：“妙啊！只要福大，必合圣意。这陈公公讲得极妙，若取温厚载福，老公公何必舍近图远？”陈琳道：“倒要请教老太师，难道洛阳就有？”丞相道：“怎么没有？老夫现有画图在此。”

陈琳接来一看，便道：“老太师，这是谁家的女子！”丞相道：“这教不远千里而来，可能进得？”陈琳道：“莫非就在府上？”丞相道：“然也。”陈琳道：“这位女子与老太师什么称呼？”丞相道：“这位女子，不瞒陈公公说，却是小女多花。”陈琳道：“原来是小姐啊，呀！咱倒失敬了。请教丞相，令爱今年贵庚多少？”丞相道：“才交十六岁了。”陈琳道：“今日亏得丞相说起，见了画图，好去进呈，定得上选，不然岂不耽误了小姐？如今不访，明日待咱赍了画图就进，包管老太师是国丈，小姐是贵人。”丞相道：“全仗公公仁力。”

那陈琳取了画图，别了丞相回府，专等仁宗升殿。陈琳奏道：“蒙万岁差访美女，昨值庞集饯送奴婢，谈及美人，他将女儿多花的真容进出，奴婢冒死赍进，恭呈御览。”那仁宗接过画图，展玩良久，不党龙情大悦。陈琳看见朝廷嘻嘻展玩，俯伏又奏：“目下正春风浩荡，庞园牡丹盛开，丞相必定请驾赏玩，教他令小姐一齐见驾，那时圣上龙目细观，然后圣裁。”仁宗道：“准依卿奏。”

那陈琳出朝，即传旨庞集说：“朝廷图已收进，必得丞相请驾游园，同了小姐接驾，立刻就聘，岂不好么？”丞相道：“多谢公公费心，既如此，老夫今日端正了请本，明早上达。”陈琳别去。

太师来见小姐，把前番的说话道了一遍，来到书房，端正请本。吩咐家人将同内打扫洁净，以便恭迎圣驾，那家丁听得太师吩咐，各自分头料理。丞相入朝启奏，请驾赏花。仁宗道：“卿既奏请，朕于明日临幸便了。”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庞丞相请驾游园多花女花园献媚

天颜咫尺降洪波，名姓仍烦当宁呼。

从此身心须日检，君亲难负策骀驽。

那仁宗降旨，明日临幸，太师领旨出朝，回到相府，摆了香案，专等来朝接驾不题。

不觉已是天明，仁宗即传旨摆驾，那合朝文武，个个随班伺候。这些凤旆龙旗，旌幢符节，金瓜月斧，一对对罗列前导。又见那御林军，都拿了豹尾长枪，前前后后，簇拥了龙车。那庞丞相脆伏府门，接了圣驾到厅，谢过了恩。那仁宗道：“众卿回避。”那太监陈琳传旨少顷候驾，这随班文武都领旨回避。

太监同了庞丞相随了朝廷进院，驾幸牡丹厅坐下赏花，陈琳、庞集赐坐锦墩。仁宗道：“今日朕幸赏花，诸少仙音。”太师奏道：“臣女多花，却有所教的女乐，因未奏明，不敢见驾。”仁宗道：“且召来。”太师领旨，那多花装做天仙，侍婢扮了仙姬，见了朝廷。那些侍婢吹弹歌舞了一会，这多花吹起凤箫，奏一曲彩凤和鸣。那仁宗听了大喜。多花又吟诗一首：

名花却是长侯门，缅甸芳辰朝至尊。

一曲凤箫和奏里，幸教少女荷君恩。

那仁宗道：“美人音容俱妙，六律精通。”即召陈琳赐他金龙宝带一围为聘，庞家父女，一齐谢了皇恩，却是红日西沉了。仁宗传旨，摆驾回宫。

那丞相同多花小姐不胜欣喜，来到夫人房里，将仁宗天子聘女的事，细细说了一遍。那仁宗天子回宫，想右丞相庞集的女儿，果然百般风月，万种姣羞

，真是：

月殿嫦娥离皓窟，九天玉女下蓬莱。

那仁宗道：“今日见这女子，可称国色，是以朕解金带为聘，且召国子监祭酒陶先翰，同了太监陈琳，将黄金百笏，彩缎千端，着二卿赍送前去。”即命庞卿将女儿送至宫中。

那陶先翰等领了圣旨，来到相府。那丞相接了圣旨，款留天使，来至里边，吩咐挑婢女二十四名，都要穿五彩宫衣，各执官灯兜扇，一队队站到厅前。那小姐出厅，拜别了爹娘嫂嫂，又到黑虎的灵前，告别了一番，那侍婢扶了小姐，上了凤车，只听笙歌嘹唳，迭奏仙音，送出了相府，行来已是五凤楼前了。

那太监陈琳即往官门启奏：“庞集已将小姐送至午门候旨。”仁宗道：“既如此，送人正宫见驾。”陈琳领旨，引了香车，来到正官。那多花见了万岁，又见了正宫曹后，那仁宗又命嫔娥，引送偏宫。曹后看了多花，心中暗想：唉，这庞多花，人品却好，只恐心地乖张，况庞集是奸而且佞，他的女儿，绝非贤淑。今我皇上若隆重于他，只怕难免父女弄权，江山就有些不太平了。曹后看了多花，就添忧国之恩。仁宗得了多花，方称官帟之乐，仁宗挽了多花进了偏宫，把他细看，却与进的画图一般。一宵晚景不题。

到了金鸡三唱，仁宗升殿，即降旨册封多花为贵妃，封庞集为国丈，赐了半朝銮仪，立了下马牌。那丞相谢恩出班，合朝文武称贺不题。这教：

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宫殿月轮高。

平阳歌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锦袍。

且说呼得模叨蒙圣恩，袭封了忠孝王之职，府第改造了永平殿，皇命世守此职，却也成风，重且妻贤子孝，真是忠孝两全，这也不在话下。心想：我祖仁宗，不念先王之重奇，止知美色风流，自从纳了庞多花，封为贵妃，庞集封了国丈，将来他家父女必然就有狼狈为奸的事；倘若做出来了，如何是好。奈本藩职非谏官，不便谏诤。目下朝堂里，除下一个包文正，还有何人清直过他，无奈包公今又告病在家，朝政江山，何人秉理？故俺旦夕忧闷，将来上朝，俺也不免仍遵先王尊命，依旧带了紫金鞭入朝的了。们有权佞不法，俺也不能饶他过去的了。

千岁正在焦思，忽夫人杨氏来到书房，见了千岁道：“相公为何愁眉不展？”“咳，夫人，我只为朝廷恋色荒政，轻用权佞，只恐江山有失，是以且夕忧心，愁怀百结。”“啊呀相公，意见偏执，却是为何？”“咳，夫人，自古道：食君之禄，分君之忧。今朝廷不以天下为重，人臣安得不加忧也。”“相公之思为上。古云：得宽怀处且宽怀，且把闲愁去撇开。百年三万六千日，日



日寻欢有几回？”

那千岁道：“夫人你是女流，岂知朝纲大节，若是做了人君，岂可一日不忧国，一刻不忧民？将祖宗的基业，竟置罔闻，是以放心不了。”“啊呀相公，你岂不知桑田沧海，沧海桑田，若祖宗积德，子孙能保之，譬如人家的气运将终，出了不肖子孙，不能守成，如劝戒他，教化他，反生厌恶。况庞家是文官，他们父女作奸，我们是开国功臣，又非谏官，何苦结下这个仇怨？”“咳，夫人，朝纲事宜你那里知道，请进去罢。”“啊呀相公，妾身今日出堂，非为别事，因太华山香愿至今未完，故于睡卧之间，访觉梦魂颠倒，神气不清，欲令次儿守信，代妾前往太华，完此香愿，故与相公商议，不知意下如何？”“吓，夫人，既令守信去，且唤他出来吩咐一番。”

那书童请了世子来到厅前，道：“爹爹、母亲，不知唤孩儿则甚？”千岁道：“今日唤儿到厅，因你娘亲有太华山香愿未完，令儿前去。守勇孩儿，你只消相送守信一程便了。”千岁正在吩咐，忽家将道：“启上千岁，车马都在外面伺候。”“既如此，挑了二十名家将同世子前去，路上须要小心。”那家将领了钧旨，大家收拾起身。守信到厅，拜别爹妈。那夫人道：“我儿完了太华香愿，即往太行山去，望望外祖母杨老令婆，并候母舅、舅母安好。”守信一一应诺。

那守信兄弟别了父母，齐到厅前上马。这二十名家将，随了世子，一路匆匆，不觉已到十里亭了。守信下马，作别哥哥赶路。守勇道：“兄弟，我有一句说话交代，你须耿耿：凡事小心。可记得我们游春打猎回来，过东庄的时节，听说抢亲，我们不曾问得明白，竟就追赶，打伤了庞黑虎，抢还了赵三姐，不过黑虎回去身死，庞丞相岂有不恨？奈我爹爹是个开国功臣，又且秉政朝纲，故庞集不敢声响。但目今的庞集，计将女儿献进，已封贵妃，只怕日后有害，不可不防备于他。兄弟你完了香愿，到太行老令婆家去，务必熟习武艺，交结些英雄好汉，后来也好帮扶。”守信道：“哥哥之言极是，但爹爹母亲在府，亦须防备庞家的暗害，总是我之父母，惟赖哥哥留意。”“这个不消贤弟叮咛。”那守信别了哥哥上马，守勇就勒马回京。这教：

送君千里终须别，西出阳关无故人。

且说庞贵妃的心里，恍恍惚惚，一无定准，时刻想害呼家，奈呼得模是本朝开国功臣，已封王位，先帝又赐了金鞭，朝廷十分优渥，如何摇动得他？吓，有了！不免启奏朝廷，只说要往东岳完愿，若是准了这奏，然后乞借皇后的仪仗一用，倘然遇着了呼得模，他必然就要呕气，那时就好乘机而入，毁掉了銮仪，抓破了花容，回到宫望，见了万岁就哭奏起来，只说呼得模仗了先帝的威力，目无纲纪。料想朝廷一定嗔怒，然后教我爹爹再奏一本，不要说他一个

功臣，就是十个功臣，也不怕他不死。这叫容情不举手，举手不容情。

庞妃正在寻思，忽仁宗驾幸宫来。那庞妃接了圣上，摆下宴来。仁宗道：“庞卿为何不欢欣？”庞妃奏道：“臣妾昔年许下东岳圣帝的宿愿，因臣父庞集送了臣妾到官，至今未酬。昨晚臣妾睡去，宛然跪在东岳殿下，只见六曹宫典判司，查臣延寿案内宿愿未酬，限五日完缴，醒来却是一梦。今日自觉神思困倦，臣正奏请圣裁，臣欲亲往岳庙缴酬宿愿。”仁宗道：“既是庞妃偿愿，待朕降旨诣行便了。”那庞妃谢恩，又奏道：“臣妾仰荷圣眷，已沐无疆之德，臣妾庞多花再叩天恩，伏乞我皇允臣，恳借曹后娘娘的銮舆，赐臣一光，那些臣民不敢褻慢，就是臣妾的祖宗父母均沐洪庥，这是臣妾邀请皇上格外之恩。”那仁宗微微笑道：“后妃各有定制，纲纪国典，岂能转移？廷臣见闻启奏，朕难遮饰。”那庞妃又奏道：“臣如果蒙宠暂移，何敢上渎？”那仁宗因过爱庞妃。勉依奏准。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庞贵妃欺僭正宫呼得模遭奸设计

琥珀尊开月映帘，调弦理曲指纤纤。

含羞美态留君住，更奏新声刮骨盐。

且说仁宗天子自从宠幸了庞妃。那庞妃就生出许多计来，打算要害呼家。谁道仁宗被庞妃哄准，那仁宗即命太监陈琳，与正宫娘娘借銮仪一用。陈琳遵旨来到正宫，见了曹后道：“启上娘娘，今日奉万岁差，奴婢与娘娘借銮仪一用。”那曹后听奏，沉吟半晌，若是不允则违了圣旨。娘娘道：“罢了，且允他便了，如庞妃僭用，是有廷臣谏议，”

陈琳复了圣旨，庞妃谢了恩，已是十分欣喜。仁宗与庞妃谈谈说说，不觉东方渐渐微明，却是：

恩爱欢娱嫌夜短，果然寂寞恨更长。

那庞妃专等天明，就梳洗妆扮，好似仙姑降世。仁宗见了，龙情大悦，即传旨摆驾，点三千铁甲，护卫娘娘进香，陈琳伺候，庞妃谢恩，上辇出了东华门外。这些百姓疑是曹后娘娘驾到，都摆下香花灯烛。各各跪迎。

却值呼得模巡城到此，远远看见绣旗招展，官娥拥住了凤辇，那呼得模躲避不及，只得俯伏道旁，口称：“老臣呼得模奉旨巡城，不知娘娘龙驾来到。有失回避，望娘娘恕罪。”那庞妃明知呼得模跪迎，故意不睬。得模跪久，因未奉懿旨只得重又奏道：“臣该万死，望娘娘宽恕。”庞妃装作大怒，就命太监：“打这老贼！”那些将校齐来动手。得模冤不敢言。

等过了辇，呼得模立起身来，道：“咳，娘娘也变坏了！”正在自叹，忽见太监陈琳飞马赶来，呼爷道：“陈公公，今日娘娘往那里去？”陈琳道

：“吓，老将军，方才过的是庞贵妃，借了娘娘的仪仗，往狱庙进香！”呼爷道：“吓，有这等事？反了，反了！君臣的体统，国家的纲纪，岂可这样的么？”陈琳道：“老将军，如今只好看破些罢。”陈琳就上马道：“老将军，咱先得罪了。”说犹未了，已是拍马扬鞭去也。呼爷道：“若是朝廷耽于酒色，不免被这贱人弄出事来，如何处置？但朝中乱了法度，将来天下人民如何惩罚？俺想先帝所赐的金鞭上边写得明明白白：”如有文武不法，代朕施行。‘此鞭却是先帝遗命，近日怕原要用他，好正国法。’”

那呼得模执了金鞭，飞马上前，大喊一声道：“庞妃，你休太猖狂，胆敢僭用銮仪，妄自尊大，可晓得后妃亦有统制，岂可混用？俺今恕你无知，快快换了便罢，不然，俺的金鞭不肯饶哩！”庞妃道：“呼将军，你差矣。先王赐你的金鞭，教你打奸除佞，并非教你欺君辱妃的！左右，与我打这呼老贼！”那些将校不得不遵，只得上前，扯扯拽拽。谁知呼爷是百万军中战过的大将，谁敢抵挡？呼爷将鞭柄打来，这些铁骑已是东奔西躲。庞妃见了，吓得抖个不停，心中好不着急，则道：“呼老将军请息怒，凡事看朝廷金面，放我回宫换正便了。”那呼爷想到：咳，得饶人处且饶人，何苦结这役用的冤家。呼爷道：“既如此，快去换了便罢。”那太监陈琳，素知呼爷性子急暴，故尔飞马赶来相劝：“老将军息怒。”呼爷道：“既承陈公公解劝，让他换正便罢。”陈琳道：“多承老将军抬举，咱送庞妃回去更正便了。”呼爷上马前去不题。

那庞妃心中细想道，好了已中了我的计也。即召内监：“传令军校，将仪仗凤辇快快与我打掉！”太监道：“娘娘，这是为何？”庞妃道：“我有道理。”陈琳不能劝阻，只得吩咐军校把銮仪打坏。庞妃自把花容抓破，急急回宫去了。陈琳道：“娘娘，这诬君之罪，如何……况呼老将军合朝都怕，他是个忠勇，故先王赐他金鞭，纠察文武。如今娘娘却僭用了正宫的仪仗，原是不合。”庞妃不听。陈琳道：“娘娘若奏了万岁，抑或朝廷震怒，必然加罪。而呼家回奏起来，反为不美。若娘娘冤枉了他，岂不就有是非，风波从此而生。劝娘娘三思。古人云：伴君如伴虎，刻刻要当心。况且各处的外交，都是呼将军威镇，倘难为了他，只恐变生不一。还望娘娘体察，不可执之一见，须存保国之心，后来史官也好与娘娘称颂千古。”谁道庞妃执意不听，那太监陈琳，只得随了庞妃。

回到宫门，陈琳就击鼓三下，里边走出两个小太监，问道：“咄，谁人在此击鼓？”陈琳道：“咱随贵妃娘娘在此。”那小太监听说庞娘娘回宫，即往里边奏道：“启上万岁，庞娘娘在宫门候旨。”仁宗道：“请娘娘进宫。”那庞妃来到内宫，见了朝廷，一包珠泪。仁宗道：“庞卿为何如此？”庞妃道

：“臣妾幸尔奉旨进香，恩荣已极。不料出京未及三里，撞着了巡城千岁呼得模，不知为何，见了臣妾就骂，将万岁比作纣王，臣妾就是妲己。骂犹未了，扭住就打，将銮仪毁尽，罚令臣妾步行。那时，臣妾再四哀求，不道呼千岁又是一把揪来，将凤冠龙袍扯破。可怜（臣妾）无处可诉，只得躲在破鞦韆里逃回。得见天颜，臣妾瞑目矣。”

仁宗道：“庞卿休怒，寡人代卿出气便了。”那庞妃又奏道：“臣妾被他如此凌辱，全不念君臣之面，看来必有歹意。望我皇龙腹细详。”仁宗听奏，详察衷情道：“庞卿尔自思之，至于仪仗，后妃原有分别，借用确是违制。卿缘朕之所爱，勉强行之，固失体统，毋怪呼得模禁阻。况得模且开国功臣，在朝确无差错，故先帝赐他金鞭，纠察文武，如有奸佞，不遵宣化，任其代帝施行。故尔封他忠孝王，造了宫殿，命他子孙世袭守职，是以定鼎之后，朝野肃清，可称栋梁柱石，确是忠孝两全，朕亦深信，卿何奏他歹意？觉狠了些。今呼得模冒犯了贵妃，待朕慢慢的训饬他。”那庞妃道：“朝廷设官治天下，岂教他辱君殴妃的么？若不早为治之，只怕宋朝的天下，已在他掌握中矣。愿我皇思之。”诗云：

水中有月原无月，镜里无花却有花。

此秘前贤俱来睹，低头我独拜龙华。

那仁宗天子听了庞妃反复所奏，心里却有疑惑：胆敢殴妃辱君，谅非忠孝之心。就是先帝赐他的金鞭，不过宠爱忠良而已。为人臣者，岂可如是！果若不早为亟治，反患莫考。即传密旨一道，令庞丞相领兵歼灭。

那丞相领旨，即传令三军，点了三千铁骑，齐集教场候令。到了三更时分，忽听一声大炮，丞相吩咐起营。只见一队队旌旗闪闪，刀剑层层，果然是兵随将转，马听锣声，但听耳边隐隐，好似哭声一般。你道什么缘故？这是呼家的阴灵，所以阴风惨惨，细雨凄凄，已知子孙受屈。正是：

冤报冤兮思报恩，前生冤债记分明。

若得主公重再世，谁能解释度群生。

且说仁宗对庞妃道：“朕已差丞相领兵灭呼去了，爱卿可以雪恨也。”贵妃道：“臣妾屡沐帝恩，粉身难报。”仁宗道：“朕与卿不必说报。”那庞妃心中暗想一回道，好了，如今不怕呼家逃上天去的了。这教：

略施妙计胜陈平，数语龙情顿发嗔。

今日提兵歼呼贼，管教忠孝顿时倾。

却说呼得模自从陈琳劝回，坐在西书房思想，恰好夫人到来，见了千岁说道：“相公为何怒容满面，在此呆想什么？”千岁道：“夫人不要说起。俺今日巡城，见纷纷仪仗，道是娘娘经过，一时回避不及，只得跪迎道左，谁知被

他辱骂一场。那陈琳走来，俺即动问其情，方知庞妃僭用正宫的銮仪，胆敢放肆泼骂。俺气他不过，欲把金鞭打这泼贱。陈琳再三劝阻，俺就趁势放他回官去了。”正是：

莫以今时宠，不思旧时恩。

看花满眼泪，谁识假南宫。

却说杨夫人听了千岁这番的话，说道：“相公，妾闻庞多花是朝廷极爱的贵妃，所以由他僭用正官娘娘的仪仗，廷臣都不作声，你今管什么是非？”这教：

各人自扫庭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那千岁听了夫人这些言语，就呵呵大笑道：“夫人，这宋朝的天下，那个不晓得俺父王呼延赞同杨业老将军创立起来的，怕他则甚？”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庞丞相父女弄权呼家将一门受戮

功盖三分国，名高八阵图。

一朝身负屈，千古遗恨多。

却说呼千岁说了这番的话，夫人道：“相公，妾想连日梦兆甚是不祥，每见火球下掉，把我家的宫殿烧毁，妾心所以逐日忧闷。今知相公与虚妃争闹，妾愈恐惧。相公极早启奏才是。”千岁道：“夫人差矣。梦中之事，何以取信？”千岁正与夫人讲论，忽见家将李元稟道：“外面陈琳要见千岁。”呼爷道：“请他进来。”

李元走到外边，说道：“千岁有请。”陈琳抢上厅来，见了千岁。分宾主坐下，呼爷道：“公公乘夜降临，有何见教？”陈琳道：“方才千岁同贵妃争了这一场，那晓庞妃回宫哭奏。朝廷大怒，今差国丈领兵到此，必然凶多吉少。咱与千岁交好，所以冒险而来。”千岁听说大惊，陈琳叮咛而去，古人去：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君君自迷。

那呼必显急煎煎到了房里，喊道：“不好了！”夫人道：“相公却是为何？”呼爷道：“方才陈琳到来，说道庞妃回宫狡奏，朝廷大怒，今差国丈庞集领兵到来，只怕凶多吉少。如何是好？”夫人听说，吓得目瞪口呆，魂消胆丧，醒来大哭道：“相公既与庞妃争过几句，原劝相公奏闻圣上才是，如今反被庞妃怂怒天威，受此屈也。”千岁道：“古云：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俺呼家将历受国恩，袭叨帝荫，今朝廷一时迁怒，惟听命耳。幸次儿守信太华未回，快令大儿追往前去，待他会见了守信，一同逃往他乡。俺呼氏方有接续。”夫人道：“既如此，快唤大儿出来，与他讲明这话。”

道言未了，守勇已到书房。见千岁同夫人这般光景，守勇道：“爹妈为何

如此？”夫人道：“儿啊，你爹爹与庞妃呕气，被他狡奏，朝廷已差国丈领兵到来，谅必凶多。故此唤我儿出来，把这个缘由与儿说明，你速去寻了兄弟，且往别处躲避，后来好与爹妈伸雪。”守勇听说，一包眼泪，说道：“蒙爹妈恁般吩咐，孩儿怎忍分离？”千岁道：“我儿读的《孝经》，可是教你违逆父母之命的么？”夫人道：“儿啊，你听爹娘嘱咐，快寻兄弟去罢。”守勇总是啼哭，依依不舍。

忽听外边河翻海沸，火炮震天，家将报道：“启上千岁，外面许多官兵围住在那里了。”千岁听报，闭目凝思想道：“吓，有了！记得父王在日说，杨六郎破天门阵的时节，有个道人姓钟，曾与俺父王说，后世子孙有难，把这锦囊开看。我想今乃天大奇殃，何不取来一看。呼爷取出锦囊观看，那知里面写得明明白白，说道：”呼家将难脱庞妃害，两世子快从地穴行，到后来夫南妻往北，得恩诏除奸复大功。“千岁看毕，将锦囊交付守勇，催他速从地穴里去。守勇想道，事到其间，不得不依，正是：

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

那守勇别了爹妈，从地穴里去，却见里画隐隐有火光相照而行，直走去了。千岁又吩咐男女家人：“你们也从地穴里去罢。”那家人仆妇齐道：“小的们蒙千岁恩养，情愿死生同在一处，不甘弃主贪生。”忽一小僮哭将出来，跪告千岁也要从穴中逃命。那晓这地穴自世子去后，里边这火光就没有了。这教：

天书远诏征辽将，暗度呼家续旧弦。

且说庞丞相专等天色将明，即传令开刀。三军奉了将令，疾忙升炮起营，领兵杀进。可怜呼家将，一门三百余人，顷刻间都是无头之鬼。丞相吩咐兵士，把首级拿来点验，细细查看，单单不见呼家两个儿子的头颅。丞相满腹狐疑，只得硬了头皮复旨，奏道：“臣庞集奉旨领兵抄灭呼家将，共杀男女三百三口，独呼守勇、呼守信的首级未见，他兄弟两个必然逃了，臣思斩草不除根，逢春依旧发。若不追除，倘然日后他结党成群，扰国殃民，臣本不言，因呼家两个儿子的武艺，比他祖父更勇且强。”仁宗道：“卿奏甚是。着再点铁骑五千，追提便了。”丞相领旨出朝，仍往教场点兵。正是：

旄头夜落捷书飞，来奏金门着紫衣。

白马将军频破敌，黄龙戍卒几时归。

那庞妃见仁宗进宫，疾忙俯伏谢圣，奏称：“臣要叨荷皇上天恩，允臣灭呼雪恨，捐躯难报。蒙据臣父庞集所奏，呼守勇、呼守信知风逃去，臣父又邀格外之恩，仍赐领兵出追。但呼氏不惜天恩，胆敢狂悖，应将呼家尸首倒置，使奸者畏法迁善，则朝无奸佞之臣，家无悖逆之子，朝野肃清，皇上可谓尧

舜之君矣。”这教：

美女娇音岂是良，倾城倾国败夫郎。

唯将媚语迷君意，只恐他年难主张。

那仁宗听奏，十分欢喜，遂命工部起造狱坟，那工部杜衍同侍郎王德用领旨出朝，往呼家废址，改建狱坟，铺在四面。这杜衍、王德用正欲上本报竣，恰庞妃令内监吴琮、任文忠等与杜衍、王德用道：“咱奉贵妃娘娘命令，坟傍立一人石碑，上刻：”奉旨抄斩呼家将之狱坟“。“那晓呼必显夫妻身虽受屈，倒葬了一块福地，却有个名儿，双龙捧珠。这教：

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

喜恶到头终有报，昭彰天理有循环。

且说呼守勇自从地穴里逃出，连宵达旦而行，心中甚是恍惚，不知爹妈被庞贼害得如何了。“咳，天哪，俺呼守勇不知何日与父母报此大仇。闲话休提，且去寻了兄弟再处。”不觉红日西沉，天色将晚，却好有座神庙。“待俺少歇片时再走。”那呼守勇来到里边，抬头一看，原来是玄天上帝。守勇跪拜道：“神圣吓神圣，弟子呼守勇，因庞集父女作奸，殃害俺爹妈，又蒙爹妈令俺从地穴里避走，寻了兄弟呼守信，一同躲避他方，后来好与父母伸雪这个冤仇。倘弟子日后得遂此愿，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守勇祷毕，沉吟了一回，道：“呀！为何在此耽搁？且赶路罢。”

行走之间，忽听人声逼近，回头一望，觉得胆战心惊。只见烟尘滚滚，剑戟层层，蜂拥追来，自语道：“想必是庞家的人马。呀，如今躲到那里去？吓，好了！前面黑隐隐的，想是一个庄子，待我避过那一阵兵马再处。”守勇就绕过了湾，见一扇小门大开，溜进一看：原来一座花园，且喜里面无人。守勇将园门推开，直往里边，假山石畔，上刻三个大字。吓，这教“桃源洞”，里边恰也洁净，暂且躲在洞中。正是：

屋潜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

且说有个王汝南的，不愿做官，怕有风波之险，故尔退归林下，守了田园，邀游山水，每日与高士博弈饮酒，弹琴长啸，河南地方号王百万。他想，做官那有这等快活；但安人史氏与我同庚，今年五十二岁，只生一女，名唤金莲，已是十八岁了。因安人爱如掌上明珠，所以尚未适人，这也不在话下。方才听说，呼家将被庞妃谋害，已经抄灭了。我想当时那呼延赞、杨业，同我先父王贵，大破辽蛮，死于天门阵内，蒙皇上圣恩，都追封了公候爵秩，钦赐了府第。那晓呼家将今遭此奇冤，倒是我退守林泉的好。却是：

文章牛马尘中走，事业蚍蜉洞内栖。

无能岂敢邀天禄，潇洒林泉学地仙。

且说他女儿王金莲王氏小姐，终日焦思，想到爹爹王汝南得宋朝开国功臣王将军之子，未知何故不去袭职，反恋林泉之趣。且我母亲亦不相劝，全不念及儿女。呀，且住，我昨夜梦见青龙，张牙舞爪盘在床间，看了倒吃一唬，忽云端里有一位仙姬，他见了我，就道：“仙姑请了，你园中假山洞内这位青龙星，与仙姑有五十年姻缘之分，你当速速收他，不可错过。”那时，我正要动问其详，这仙姬已驾云头去了。这教：

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

那金莲小姐，终日想这怪梦，若果然是青龙星降凡，面貌必然丰美，但不知我自己，可是上界的仙姑降生。金莲正在思想，恰好翠桃使女走来，说道：“小姐，为何愁眉不展？”金莲道：“因昨晚得一怪梦，不解详解，我故忧闷。”翠桃道：“小姐，梦中之事，想他做甚。如今园内百花盛开，何不到园中散闷一回，多少是好。”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王金莲奇缘巧遇包文正力救呼郎

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

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

话说金莲在绣房呆想这梦，恰是使女翠桃来说后园百花齐放。金莲唤了翠桃，同出绣房来到园内。金莲道：“翠桃你看，果然千红万紫百萼齐辉，又听黄莺弄舌，紫燕呢喃，黄蜂飞舞，玉蝶穿帘。堤上梨花似雪，池边柳絮如银。一阵阵香风远送，笑盈盈主婢同行。”翠桃道：“小姐，这是万花楼了，我们进去坐坐再走。”那金莲上楼一望，果然园景不让蓬莱，你看太湖石独立玲珑，紫峰岩怪石千重。金莲远远望去，忽见桃源洞边红光焰焰，即唤翠桃住桃源洞去看来。

那翠桃奉小姐之命，来到桃源洞口一看，说道：“呀，里边睡的书生，是那里来的？我且不要管他。”就喊一声“捉贼！”守勇听喊，大惊说道：“姐姐，我不是贼。”翠桃道：“你既不是贼，在此做什么？”守勇道：“姐姐，难生实不相瞒，只因连日路途辛苦，且有官兵后面追来，难生见尊府园门未关，所以躲避尊园。翠桃道：”吓！你说后面有官兵追捉，避入我园，明明是强盗了！待我通报员外，叫官兵来捉你。“守勇道：”啊呀！姐姐，难生不是强盗。因爹爹呼必显奉旨巡城，那晓庞妃僭了正官的仪仗，俺爹爹不许庞妃僭用，谁想庞妃回宫哭奏，朝廷怒令妃父庞集，领兵抄灭俺呼家将。那时，俺爹娘叫难生走避，寻访兄弟，后可复仇。这话难生句句实情，望求姐姐怜救。

“正是：

负罪将军在此逃，野田芳草缘迢迢。



高台爱妾魂消尽，凭仗丘迟为一招。

那翠桃听说，见他品格不凡。翠桃道：“据你说，呼千岁是令尊，你就是呼千岁的世子了。既如此，同我去见小姐，看你的造化。”守勇道：“总要姐姐相救。”

翠桃上楼，见了小姐说道：“那桃源洞边并没有什么红光，却是一个少年，睡在桃源洞里，我就叫喊捉贼，他说不是贼，因官兵赶来，暂避我家国内的。”守勇听翠桃禀明小姐，就称：“难生呼守勇叩见，求小姐相救！”那金莲听他说难生呼守勇，就把他一看，心中暗想：“莫非此人就是仙姬与我所说的青龙星么？如果是他，也不在一生姻眷。金莲正在思想自己终身，守勇一旁恳恳求救。适当时此，忽听得炮惊天地，翠桃道：“小姐，不好了，外面但是官兵来也。”金莲道：“不妨，你且快叫呼家少年换了衣服，让他在女工伴里等着，待我与员外讲明，好来救也。”

翠桃领了守勇，改妆上楼，女伴们见了，问道：“翠姐，这是那家的小姐？”翠桃道：“这是员外的亲戚，到此看学刺绣的。”这教：

道却横波字，人前莫漫羞。

只因兵马到，乔妆扮女流。

且讲金莲来到书房，见了员外，说道：“爹爹万福。”员外道：“女儿出来为何？”金莲道：“爹爹，女儿昨夜得了一梦，甚奇：见一条青龙对我旋绕，忽然又有一位仙姬，说道我们园内有青龙星避难，教我相救于他。今早女儿同翠桃进园，见桃源洞边红光射天，令翠桃看来，说道洞内睡一少早，问他，说是呼家将之子呼守勇，因官兵追捉，他就躲入我园。如今又闻炮声大震，官兵围在我们庄上。儿恐搜查出来不便，已令翠桃教他改妆，躲在绣楼，只说是学绣工的。”员外道：“如果是呼千岁的令郎，老夫也该相救。若官兵要来搜捉，不妨说是前村李员外家的小姐，在此学绣工的便了。”员外正说，果听炮不绝声，马嘶人闹，也觉有些胆怯。这是：

同时一脉旧英雄，辅宋平辽立大功。

先帝念臣加社稷，一朝涂灭逐孤鸿。

却说庞丞相领兵追捉，远远看见呼守勇模样，不料转过湾来一望，绝无影迹，想必这贼决然躲在此处，即令三军扎下营伍，把过王家庄围了，这教瓮中捉鳖，怕他逃上天去？丞相看见一座牌坊，上写：“御赐功臣府”，说道：“咦，莫非是王贵老将军的府居？咳，难得他这公子，朝廷袭荫他爵禄。那公子王汝南不愿出仕，性爱林泉之趣，自己守了田园，颇有员外之称。如今他这庄子，却也不小，方才那个呼贼，想必躲在他家。”丞相即吩咐三军，且把王家庄前后守好，方可进门搜捉。三军就奉令围守，丞相带领一千精壮的将士

，一直赶进王家，齐说搜捉呼家兄弟。

那员外府中这些男女，个个吓得目瞪口呆赶进里边报说。员外道：“你们不必惊惶，待我去问庞集。”员外出厅，问道：“老太师，今日提兵到舍，想是朝廷有旨来的。”丞相道：“员外，今日造府，也算得奉旨的了。”员外道：“太师差矣，既不奉旨，何敢领兵骚扰我家？谁不晓得我先父王老将军，系宋朝的功臣，袭荫子孙的府居。我是辞职归田的员外，你敢无事生非，乘机劫掠么？古云：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岂可率兵鼓噪？”丞相听说大怒，一把扯了员外，说道：“你好大胆，敢将反贼呼守勇呼守信窝藏在家？你的身家性命都难保了，还敢强辩！”丞相道：“众军士，快到里边搜捉反贼！”丞相一把拽了员外，说道：“你们先从大门搜起，一直搜到里面。”吓得绣楼上的女子，个个抖倒。金莲、翠桃吓得魂飞天外，那假装的小姐犹如泥塑。

员外硬了头皮，上了绣楼，说道：“这班女子是绣工的。”那丞相细细看到西首这个女子，品貌象男的，却是疑惑，故意喝他一声道：“员外，你何必遮瞒，自讨苦吃。那西首乔妆的明明呼守勇，你还要瞒我则甚。快快交代出来，好救你的性命！”员外道：“丞相，你道那西首这女子，他就是前村事员外家的小姐，在我家学绣的，包文正是他的母舅，老太师，请看准了讲，不要错认了。”丞相听说，沉吟半晌，说道：“这个女子，实有蹊跷。”员外想道：好了，如今老庞有些软了。正是：

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若然吐露真机奥，祸起萧墙命岂倾。

且说龙图阁学士包拯自叹道：“我想告病的时节，蒙朝廷十分宠爱，命我病痊速行就职。咳，我包文正上感天地生成之德，下叨人君加我天禄，如此洪恩，教我怎生答报，只好尽忠孝，代天宣化，辅政惠民，仰答天地好生之心。”文正正思念天恩，忽家人报说：“呼家将被庞妃毒害，奉旨诛灭全家了。闻得呼家两位世子逃在王员外家里。如今庞太师领了兵马，在员外府中，搜捉呼家那两位世子。”包公闻听大怒道：“老庞啊老庞，你忒煞横行了！我如今病已好了些，不日就要入朝办事，待我把这政绩理他起来。闲话休提，且到王家，看老庞怎么！”

包公就上了雕鞍，来到王员外家里，见那庞丞相指定这乔妆的，说是个男子。王员外道：“丞相，可曾认得明白，到底是真是假？”那丞相听王员外这般说法，心中好不狐疑，若说是真的男人，这便治他的死罪，倘然果是李员外家的女儿，岂非又惹出事来。这教进退两难，如何定局？吓，有了！且唬他一唬再处。丞相道：“员外，你说这乔妆的是包文正甥女，李员外的小姐，但是老夫难瞒的。军士们，你与我把这乔妆的洗剥了他！”那金莲、翠桃听说，急

得面如土色，守勇胆战心惊。员外硬了头皮，喝一声，“呔！奸贼，你擅敢在此放肆，既要洗剥，也该请了李员外同包文正到来，洗剥未迟。”

道言未了，恰好包公进厅。员外道：“包大人，你今日来得凑巧，不道丞相将令甥小姐错认是呼家世子乔妆的，说要洗剥他衣裙哩。”包公听了，疾忙上楼道：“庞太师费心了。”丞相道：“包大人，这是朝廷密旨，不得不遵。”包公哈哈大笑道：“好个不得不遵，但是朝廷差你捉的呼家儿子，并未教你洗剥李小姐。你仗了庞妃的势头，欺我老包的甥女，他好端端在王员外家学绣，你狠巴巴硬要洗剥，明明在王家寻衅，欺唬这班女子。如今苦我老包不着，与你去面君，看圣上如何？”丞相道：“包大人，诸凡要你教我，何必如此深责。今冒犯了员外小姐，亦可说明，总要请大人息怒。既然员外府中没有姓呼的，我们快到别处追赶。”

三军立刻起营。那丞相又取黄金百两，送与小姐压惊。包公道：“这倒不消。”丞相道：“包大人，这是老夫的微意，不必推却。”包公哈哈大笑，说道：“老太师，你好象《三国志》上的周瑜了。”丞相道：“这是何解？”包公道：“你道忘了，这教周郎妙计巧安排，赔了夫人又折兵！”那丞相道：“包大人，休得取笑。”包公道：“如此，舍甥倒要领的了”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包文正硬退庞奸呼守勇病倒王园

梁园秋竹古时烟，域外风悲欲暮天。

万乘旌旗何处去？平台宾客有谁怜？

且说包文正在绣楼退了庞兵，来到里边，说道：“员外，这呼守勇究竟如何？”员外道：“方才这大脚的就是。”包公哈哈笑道：“怪不得老庞讲要洗剥他，老夫还道老庞欺人太过，与他硬争，那晓果有其事。幸亏老庞倒软了，不然老夫倒要吃他的亏哩。”员外道：“那老庞说要洗剥，其时我的魂魄都唬掉了，亏得说了你的大名。却是你又来了，真正巧极！”

员外道：“院子，你去请了呼公子来。”守勇到来，员外就叫他拜谢了包公。说道：“这就是救你性命的龙图大人。”守舅拜了包公，掉下泪来。包公看见守舅泪出，说道：“贤侄，你把受害的根曲细说一遍。”守勇道：“恩人听禀：俺父士巡城在道，忽见銮舆队仗纷级而至。父王认是正官娘娘经过，那晓是庞妃僭用銮舆。彼时父王羞辱了他。不想庞妃诬奏，朝廷轻信，就差庞集统兵到来，抄灭了我家三百余口。小侄因爹妈命从地穴里逃出，往太华追寻胞弟守信一同避难。谁知才走得两日，只听炮声震耳，呐喊连天，想是追兵到来。如何躲避。小侄急欲逃灾，见一小门半掩，疾忙挨身走进，躲入假山洞里。到了天明，恰好小姐进园，一见小侄则喊捉贼，小侄只得实情哀告。蒙小姐垂

恩教我改妆，允入绣楼。谁想，霎时间庞兵拥入门来捕捉，指称洗剥。那时，小侄已魂飞天外，幸员外同包大人退去庞贼的人马，小侄得以再生。若非二位恩人相救，小侄已做了刀头鬼哩。”

包公道：“贤侄，你今大难不死，日后必得厚禄。我想令祖呼延赞同杨业，王贵老将军都是同朝的开国功臣，岂料呼家遭此灭门大祸！咳，苦恼苦恼。如今贤侄要往那里去呢？”守勇道：“不瞒二位恩人说，目下小侄犹如丧家之犬，只好到处为家了。”包公听说，道：“员外，我想呼家贤侄连受惊惶，且在府内消停几天如何？”员外道：“弟亦深有此意，我们且到园内去讲。”

三人行至万花楼，分宾主坐下，大家谈谈说说，不道守勇掉下泪来。包公道：“贤侄不必悲苦，老夫病愈不久就要复官，那时再与贤侄伸冤雪恨便了。”守勇道：“多谢大人。”包公辞别员外而去。员外命小院子将花厅收拾好，服侍呼公子安歇。正是：

心中百结万千愁，恨煞妖娆怎休！

通宵睡却难威梦，切切思思复大仇。

且说呼守勇住在王员外园内，忽然身子困倦起来，书童报知员外，（员外）进园问候，公子道：“多蒙员外大恩，今生恐不能图报的了。”员外道：“公子，你不过冒了些风寒，须耐性调养，切勿忧闷，且把愁肠放下，在舍下稍停岁月，少不得文正复官之后，将来自有区处。况我年将花甲，只有一女，名唤金莲，今年十六未姻。老汉思量觅一佳婿，还仗贤侄代老汉参酌哩。身子自宜保重，凡事宽心为主。”员外讲罢，出回去了，公子病将数日，精神渐减。却是：

才力应难跨数公，只今谁是出群雄？

或着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却说王氏金莲，思想梦中青龙盘旋，那日同翠桃进园，见桃园洞口红光直透，令翠桃往看，见是呼家公子睡在里边，自想：公子决然大器，他的年纪与奴仿佛，不知员外院君心上如何？金莲正在思想，恰好翠桃进房道：“小姐，你从前梦的青龙盘住了你，那晓恰有呼公子相遇，我想这是明明的宿缘，只怕员外院君也明白的了，所以留他住在园里。但是近日公子有病。”金莲道：“翠桃，那公子有病，员外可晓得么？”翠桃道：“员外方才在园内看了公子，方晓得有病。员外说公子的病，因思亲爱唬两伴上起，只要宽心调养不妨。但他父母皆亡，员外又无子嗣，若是把小姐的终身托他，真正是天缘配合，不枉梦里的征兆，青龙盘住了小姐，如公子得了这个喜信，他的病包管就好。”这教：

良缘自有三生约，好把心猿意马收。

且听南岭鸯弄舌，鸟啼花落不知愁。

那金莲被翠桃说了这几句，不觉满面通红，说道：“翠桃，你今天说话欠通。古云男女有别，岂可到园私许，作此丑态，遗千古之羞？”翠桃道：“小姐，你羞今日之相许，为何救初见之呼郎？有往日之搭救，才有今日订百岁之姻盟。”金莲道：“翠桃，你这般说了，他把我轻看起来怎处？”翠桃道：“既如此，小姐作札一函，待我送去，看公子如何？”金莲道：“这倒使得。”小姐作札内云：

闻双亲惨死，家室顿倾，幸亲命兄逃，尚有庞兵追捉。目前在园相遇，兄以直陈，忽听火炮声频，军兵震耳，只得委曲改妆，充入绣楼为侣。若非文正之能，险遭流剥之厄。不料兵退祸消，兄又尊体欠要，谬叨兄妹，聊申

启候，会晤有期。

那翠桃接了这封书信，疾忙送至花园，忽听公子正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道：“他日若非仙子降，今朝岂有解辰星。昨日蒙员外到园问我的病，又是一番言语。我想承他们父女如此厚恩，教我如何答报？倘能配偶，也不枉小姐的了。”

翠桃听了一会，走到里边，叫道：“公子，我家小姐有书在此。”守勇接来细看，道：“咳，小姐教我怎能消受？”守勇旋又说道：“姐姐，我不能动笔，烦姐姐代言。”

翠桃回来对小姐道：“公子不及回书，教我多多致谢。”小姐道：“教我怎的。但不知公子近日病体若何？”翠桃含笑道：“公子看了小姐的书，觉得病已轻可了些。”这是：

一纸真符除万病，半轮明月满乾坤。

且说呼守勇自从逃避到园，不觉一月有余，病体已愈，精神如旧，心想：乘此天气清明，不免把这金枪试舞一会也好。就将衣服脱下，单穿了鹅黄紧身，拴一条片金暖肚，手里提了金枪，使得来金光闪烁，犹如电掣雷轰。使了半晌，说道：“好厉害，病得这几天就弄它不动了，果真拳不离手，待我歇息片时再舞。”

且说员外想起呼守勇的病，连日未曾进园看他，不知好否，心想：“呼侄品貌虽好，奈他颠沛太狠，若是纳他为婿，却也相当。今日闲暇无事，且到园内盘他一盘，再作理会。员外步进园来，只见一条青龙在空场上百般飞舞，员外一见，口称奇怪：青龙发现，乃人间大瑞，莫非老汉有添丁之庆？员外近前细看，呀，明明是青龙飞舞，谁知是呼家贤侄在此耍枪。果然将门之子，与众

不同，看他拿这柄铁杆枪，犹如取了一根杉木棍，轻轻松松不用气力的一般。我家小姐常常说要学枪，须得习学这神枪，方有用处。咳，我想朝廷为什么轻听宠妃的献媚，把一个辅助江山的功臣，一旦倾亡。这教：

孤猿更叫秋风里，不是愁人亦断肠。

那呼守勇把这金枪正使得高兴，抬头一看，却是员外在此看舞枪。守勇道：“放肆了。”员外道：“公子你病后元神未足，舞枪恐劳筋骨。”守勇道：“小侄却是不知。”员外道：“你既不知，老夫与你讲明了罢。”守勇道：“如此，请教。”员外道：“公子，对于这一柄枪，老夫曾立过誓，若有使他者，只要人才出众，枪法精熟，愿将小姐匹配。今日老夫看你枪法恰好，人才又妙，岂敢悔誓。况老夫膝下无儿，全赖公子，我得暮年勿忧也。”守勇道：“大人，但是小人灾难叠至，且无一椽寸土，枉负虚名，岂敢耽误千金？况且现漂湖海，未卜何时定。蒙大人恩命，小侄断不敢遵！”员外道：“公子，这是老夫的心事，你今不必固执。”守勇道：“大人，目下小侄的性命，犹如水上浮萍随浪去，漂流湖海任西东。”那守勇虽然口里这般讲，心窝里十分欣幸。

后来毕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王员外巧选东床婿牛夫人劝嫂联姻眷

本来银汉是红墙，隔得庐家白玉堂。

谁与王昌报消息，尽知三十六鸳鸯。

那王员外道：“公子，你今不必过虑，待老夫择吉，就可花烛。”守勇道：“蒙大人如此深恩，教小侄怎么消受？”员外道：“说那里话。自古云：姻缘本是前生定，莫作寻常世事看。”

员外出了花园，来到内宅，对安人道：“老夫今日与女儿办了一件大事，真正天从人愿。”安人道：“你如此快活？可是有媒人来与小姐说亲？”员外道：“说亲有甚快活？”安人道：“既不是说亲是什么？”员外道：“是做亲哩。”安人道：“怎么说，世间那有不聘而婚的道理？”员外道：“只要女婿好，论聘则甚？”安人道：“员外你好糊涂，怎么把女儿的婚姻，轻如鸿毛。到底许了那一家呢？”员外道：“许的后山呼氏。”安人道：“可是呼家将么？”员外道：“然也。”安人道：“既是后山呼氏，那个为媒的？”员外道：“老夫亲自作柯，所以即日就要完婚。”安人道：“呀！岂有丈人作伐，不聘成婚的道理？亏你还是功臣之子、员外之称，全然不识时务，把女儿的终身轻诺非人。我今日与你拼了罢！”安人就一把拽着员外胡须。

员外急得屁滚尿流。说道：“安人不必动气，放了手好好的讲。今日我到园里，见一条青龙在那里飞舞，近前一看，原来呼公子耍枪。我想，儿子必成

大器。故将女儿许他为室。因他父亲与庞妇作对，以致全家抄灭，单逃了守勇出来，又遭庞兵追捉，恰好我家园门未关，躲进了园。谁知庞集又来搜寻，说要洗剥。我骗他说是包龙图的外甥女儿。看那庞集有些疑惑，恰恰包文正到来，说了几句，庞集才退了兵马。那文正教我留他在园安息几天，我想这守勇人品不凡，故将小姐许他。若是平常不堪的，老夫焉肯把女儿与他。”安人道：“你这糊涂鬼，倒说是干净。待我唤女儿出来，与你再讲。翠桃，你去请了小姐来。”

那翠桃奉主母之命，来到绣房，道：“小姐，你快去解劝，员外为了小姐，今被安人大骂哩。”金莲听说爹妈为他反目。匆匆来到外厢，见了员外、安人，道：“爹爹，母亲，呼唤孩儿则甚？”员外道：“女儿，你娘道我把你许了呼家，赚他穷途无聘，所以与我呕气。”安人道：“女儿，我为你的终身，伤亲怪友，未曾应允，如今被这老糊涂将你许了什么呼守勇，你道气也不气？”小姐道：“母亲罢了，总是女儿命薄，既是爹爹作主许了，如今说也无益，劝母亲不必动气，若儿命好，爹爹也不许那飘了飘去的穷鬼了。”安人道：“呸！你父女俩都是没下梢的。”这叫：

抱鸡鸡弗斗，气杀抱鸡人。

那安人道：“我如今只算在家修行，不管俗家的事罢了。”

那晓员外的妹子牛夫人恰好回来，见了员外，说道：“哥哥，为何嫂嫂侄女都不出来？”员外道：“妹子，我正要与商量。你嫂嫂道我把小姐许了呼家，因他未曾聘得，道他是穷鬼，正在与我呕气，幸亏女儿倒明白，他说：”穷通富贵皆前定，岂知由命不由人‘。“那牛夫人道：“侄女却贤惠，待我去劝嫂嫂。”

牛夫人来到里边，道：“嫂嫂在那里？”安人道：“姑妈请坐，我正要告诉姑妈，你哥哥忒煞糊涂，瞒了我把女儿许了一个穷鬼，亦无家室，亦无媒妁，就要与他完婚。可有这个道理么？”牛夫人道：“嫂嫂，我方才来，哥哥已细细说过，我已埋怨他一番的了，我想，既把侄女许了呼家，不能挽回，如今我为媒妁，相劝嫂嫂不必添怒，婚姻大事，须要吉利为主。家兄一时糊涂，总看小姑薄面。”安人道：“姑妈，我今不管闲事的了。”牛夫人道：“呀，嫂嫂，你错了！凡事三思。”安人道：“咳，姑妈，你哥哥可耻，金莲更可耻，他说由命不由人。”牛夫人道：“呀，嫂嫂，那女孩儿家，更不知道理，何必计较他，嫂嫂与我哥哥争论，也不过为儿女，她既讲由命不由人，也明白了，姻缘本是前定，果然由命不由人。小侄女后来决难怨及父母的了。嫂嫂何不欢天喜地，动什么气？”安人道：“既蒙姑妈劝说，如今由他择日完婚，谅女儿亦难怨我作娘的了。”牛夫人道：“嫂嫂，就是为父的，他也不怨的了。不

然，那‘由命不由人’这句说在那里的呢？”安人道：“姑妈说话，越发贤明，真正妙极了。”

那姑嫂二人正谈到情理之际，恰员外选了吉日回来，与安人道：“我与你总为女儿，岂肯配与平庸？”安人道：“你虽说得好，我终不能放心。”牛夫人道：“嫂嫂，这呼家与我们是世代通家，同朝共政的大功臣，对亲恰是不错，不过他父母遭了宠妃的害，我们目下对亲，并非因他们世耀联姻，不过守勇可以裕后光前耳。”员外道：“安人，可见得我不措，他姑妈也晓得这个源头的。”那安人笑嘻嘻道：“若然不是姑妈劝说讲情，我把你这老糊涂的胡子，逐根拔光的。如今姑妈在此劝解，造化了你。”员外道：“多谢妹子帮衬，承安人海涵。”牛夫人道：“但不知哥哥择了何日？”员外道：“选的本月十六，黄道吉辰。”牛夫人道：“既是通家世谊，何不先请来一见。”

员外听说，欣喜不过，请了守勇到厅。员外道：“贤婿过来，先叩谢了姑母。”牛夫人把守勇上下一看，心中暗想：果然品貌不凡，人才俊雅，日后必然大用，果然我哥哥服力不差。夫人道：“公子，拜见了岳父、岳母。”员外扶住守勇，安人看那公子，果真人物俊俏，不似等闲，说道：“公子少礼。”员外笑嘻嘻道：“贤婿请书房里去罢。”那守勇回了书房。

员外就吩咐院子收拾打扫，前后都要挂彩张灯，十六黄道吉日，小姐婚配良辰，一应乐工掌礼，齐集侍候。那院子奉了员外吩咐，大家料理停当。

到了那日，包公也来贺喜，这些亲朋，纷纷称贺，乐人宾相，吹唱匆忙，员外心中好不欢喜。正是：

洞房花烛今宵会，百岁良缘从此谐。

且说守勇见了小姐、翠桃，重又施礼称谢，说道：“卑人若无小姐垂慈、翠桃神力，焉能今日兰房得有乘龙之庆？此思此德，教我如何答报？”小姐道：“公于这段姻缘，非今世事也，因先有一非，梦一条青龙，盘住我房。醒来不能解说。恰翠桃劝我进园散闷，不道桃源洞边，看有灯光透天。翠桃看了来说，桃源洞内有人睡哩，想欲喊捉，被我阻住。因见公子不凡，说是逃难到园，却听炮声震动天地，人马沸腾，惊事急迫，故把公子委屈。改妆了女子，方可藏入绣楼。不料，庞贼指定要洗剥公子，那时我同翠桃吓得胆战心惊，我家爹爹亦是土神一般。幸喜包文正来到，说得硬挣，庞集只是疑惑，就不敢洗剥，将人马退去。若非包公到舍，谁人解得此围？你我如今聚首，乃是上苍所赐。”

守勇道：“小姐，但为卑人蒙令尊、令堂这般抬举，又得小姐匹配于我，教卑人如何消受？”金莲道：“公子，夫妇乃人伦之大节，原是五百年前结就的，若然不是前生注定，焉有预兆。我且不再游园，偏偏那日进园得见公子



，心中若有所得，岂非宿世之缘，得遂百年之乐？”守勇道：“情理虽然如此，但是有屈了小姐。”金莲道：“已成夫妇，屈的也直了。”谈谈说说，不觉天色已明。

守勇梳洗完了，来到外边，相见了员外、安人，回进内房，见了小姐。守勇想起了父母，含一包眼泪。小姐道：“公子为何垂泪？”守勇道：“我想起爹妈好不心痛。我在此欢乐，亲死九泉，苦之不姓。人子之心，孰不思劬劳鞠育？富贵贫贱虽殊，亲恩从无二理。但我的爹娘死非数终，被庞妃狡奏，遭仁宗朦准，把我家三百余口，一旦尽遭涂炭，惨毒至此，千古未有！教人怎不痛心。”

金莲道：“公子，你且耐性，今公公婆婆已遭荼毒之苦，天下共知。将来包文正到京，他就不肯纵奸为恶，只怕有一番议论哩。我们且寻着了叔叔，慢慢的商量该如何办理之处，先立了章本就好计议，难道庞家杀了我们三百余人就罢了不成？古人云：杀父之仇，不可不报，何况杀了一家？”守勇道：“但不知我兄弟几时相会得着，才能报得大仇哩！”小姐道：“公子不必心烦，灰了英雄之志，沉了父母之冤，自古道：大丈夫能屈能伸，总立定了大志，神道亦即辅助，况今为父母伸冤，上天扶佑无疑。”古云：

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

那守勇听了一番，心中方见明白。

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钦天监观占星象庞贵妃计触龙情

巧笑知堪敌几万，倾城最在著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回。

且说庞丞相自从提兵之后，四处追捉，这呼家兄弟两个绝无踪迹。他诳奏：“善于妖法，军兵不能前进，伏乞皇上敕召法师，驰赴军前荡涤邪氛，以便追获。并敕各省抚按，严督郡邑文武官吏巡员将弁，一体协力查获，即以官升吏赏。如不严行查获，察出一并究参。如此则易于破获，以免隐这潜踪之患。”仁宗览奏，即降旨礼部王曾：“着人绘画了呼家兄弟的图形颜貌，颁布中外文武，一体追获。如敢拘情放纵，照律应加三等治罪。钦此。”

那仁宗回宫想了一会，道：“呀，错了！这呼延赞乃我朝的功臣，皇祖极宠爱他的，是以袭封呼得模为忠孝王，赐了金龙鞭，命他在朝秉政。不料朕躬临御，觅了庞丞相的女儿到宫，封了他为贵妃。朕一时未曾想到，被庞妇僭用了正宫的銮舆，被呼得模议谏了一场。那晓庞妃奏说得模欺君妄上，朕即令丞相庞集领兵抄灭呼家。不道得模之子呼守勇、呼守信遁去无踪，庞妃必欲追获，杜绝其源。朕误听其言，复命庞集统兵追赶。今庞集称呼家妖法厉害，军兵

莫敌。但是呼家谅非奸佞，何庞集疏奏至此，于中定有嫌隙。”

仁宗正在思虑前后，恰好庞妃进见，奏道：“臣妾荷皇上格外之恩，已敕臣父庞集领兵追捉呼家，谁晓他妖法多端，不得不奏闻陛下。臣妾想，呼家将如此难捉，莫非罡煞临凡，致多怪术，必诸法师镇治，然后进兵有效，再令钦天监夜观星象，把迁位宫次讲明，方得追赶不虚，若不早为制伏，迟则生变，到了这个地步，只怕鞭长莫及了。”仁宗道：“庞卿所奏甚是，朕想呼家将乃皇祖开国的功臣，故袭封他子孙世守，朕因揉守不坚，一时惶愧，犯一个赤心忠良的呼家将一旦尽殊，今被廷臣议论，朕心常自忧思。今卿这奏，朕亦难力，卿且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那庞妃执意要仁宗降旨，仁宗只得降旨钦天监。

话说那钦天监监正孙太，奉旨上台，要将周天过宫凶吉次序逐一查看，那青龙离宫三度，白虎迁垣数仞，查此二星，恰恰应的呼家两子，幸喜将星尚伏，干戈不致冲旺。那监正下台，俯伏金阶，奏道：“臣孙太奉旨观星，查得青龙白虎二星，且属离宫退位，幸将星伏下，台垣辅弼正在离宫退位，须皇上亟宣禳保，以安众象。”

仁宗听奏，沉吟良久。回到正官，曹后接了驾，摆下御宴，问道：“圣上今日进宫，为何不快活？”仁宗道：“娘娘有所不知，朕因误于庞妃，把一个皇祖的大功臣冤杀了，既已轻听误杀，又令加兵追捉，去今四月，昨日庞集奏云，呼家妖法厉害，奏请法师驰赶除妖，以便追捉呼家兄弟。今日庞妃翼亦相似。旋据钦天监孙太奏复，青龙、白虎二星离垣，请朕祈禳归宫，以安辅弼。朕思呼家两个儿子，上应二星，如今只好不动不变，也不听庞家添兵去追，慢慢的不理这事了。”

曹后道：“古云：朝廷乃上帝委治中界，须代天宜化。今我主慈祥教化，四海人称尧舜，但我主过于宠了庞家，反被庞家父女弄坏，岂不可惜，况且呼家将原有功于我朝，其忠良之念，决不肯变。庞家既有这般奏法，还宜省察，试看呼家果否，然后用事，使廷臣畏惧，庶朝野肃清。今我主听了庞家的奏章，不审是非，就把呼家来灭，未免廷臣有道我主不分美恶、轻听佞臣之言，冤杀忠良。因我主太过仁慈了，故奸佞敢于侮君。”仁宗道：“娘娘，已往之事，不必讲他。如今夜深了，睡罢。”却是：

五更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

到了五更时分，只见月淡星稀，仁宗升殿，却好朝堂无事，退殿进宫，正遇两宫的刘妃娘娘往正官请安，仁宗就进了西宫，道：“爱卿为何美容比前日清减了些？”刘妃道：“臣妾近日觉得身慵意懒，想是精神稍减。”仁宗道：“刘卿，这教：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干。”

那仁宗来到西宫，刘妃接了圣驾，奏称：“臣妾不知驾到，有失恭迎，望我皇恕罪。”仁宗道：“刘卿何罪之有？”刘妃道：“臣妾接驾不恭已违仪典，若不奏请赦除，虑恐廷臣议论。”仁宗道：“朕不责卿，廷臣岂知？”刘妃道：“若要不知，除非莫为。”仁宗听了沉吟不响，道：“准赦卿罪便了。”刘妃谢恩，又奏道：“臣妾闻皇上又差兵追赶呼家，这一节事怎么样了？”仁宗道：“那灭呼之事，并非朕意。因呼家气数已绝，有此庞家的参奏。”刘妃道：“二鼓了。”仁宗卸下龙袍，挽住刘妃的手同入寝官。那晓睡至三更时分，刘妃做成一梦，见一朵五色彩云，上边立一位白须的老人，手里拿一只仙桃，向刘妃一笑，把手一招，拿这只桃子，送与刘妃吃下，（刘卿）醒来一想，却是南柯一梦。这教：

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

话分两头，单表一支。且说庞妃思想，为何皇上许久不进宫来，那呼家的事，不知钦天监如何查了？不免令小太监到钦天监去问个明白。那小太监到了钦天监细细的一问，进宫回复庞妃，说道：“钦天监查看西龙星伏在西方，白虎星已迁兑宫，但查此二星应在呼家两子，不去惊动为妙。”庞妃听说一呆，想道：“呼家原是天上星宿，故此这般厉害。呼家的儿子是青龙、白虎两星降凡，教我如何？偏偏这许久朝廷又不进宫，行止难定。正是：

南宫冷落生孤男，北院空名强自眠。

庞妃怨想未已，恰好天子来宫，见了庞妃道：“爱卿为何美容无喜？”庞妃道：“臣妾因皇上久未进宫，逐日思念，故尔精神稍减。且虑呼家未绝，反复莫考。况呼家的儿子又应青龙、白虎二星，务选精兵急追，方免后患。若不剪除，贻祸不小，臣妾旦夕加忧。”仁宗道：“庞卿既为国加忧，朕岂可逆天行事？”

庞妃呆了半晌，想出一计，道：“臣妾别无他虑，因呼家打死了臣妾的胞兄，斩了庞家的禋祀，说也心寒，庶民有犯，严律非轻，况今臣妾在宫，臣父在朝，兄冤不伸，倒是一场话柄。蒙皇上如此恩隆，兄冤稍息，但臣父年老，还求皇上眷顾，臣等父女，粉身难报，臣今拜谢天恩。”仁宗道：“庞卿何故谢恩？”庞妃道：“古人云：为人欲尽忠和孝，臣报君恩子报亲。臣蒙皇上节次提兵，亦谓臣之兄死不明所由也。圣恩如此，臣以死报。”庞妃言毕，就除了凤冠红袍，正辞驾出宫。仁宗一把挽住庞妃，说道：“庞卿为何动怒？”庞妃道：“臣惟捐生报主，并未有怒。”仁宗道：“卿既不怒，何以轻生？”即命官娥与娘娘穿戴好了。

宫娥与庞娘娘穿了宫袍，戴了凤冠，依旧回宫，见了仁宗，即俯伏谢恩，奏道：“臣妾又蒙皇上赐我再生。”仁宗道：“古人云：在生一日，胜死千

年。况卿国色天姿，且又富贵过人，朕劝娘娘大放襟怀，切勿固执。”庞妃听了，暗笑不止，心里想道：被我这番做作，一个皇帝也就没法了。若是我哥哥不死，在朝也做了官，就好商量划策，内外有了人，还怕那一个？就是做他的皇帝，也不值什么。可惜我家没有人，爹爹年老，哥哥早殇，想他则甚？不如耸动一番，待朝廷添些兵马，竭力追捉，不怕不获到军前枭示。

庞妃想了一会，主意定了，见了仁宗，把添兵追捉呼家这话，细细的奏了一番。仁宗听了庞妃这般泣奏，细想良久，道：“卿奏理当，朕即降旨，仍令丞相挑选雄兵三万，赐了上方宝剑。此去如朕亲行。”那庞集领旨谢恩，飞檄宣召李飞熊为前部总兵，周国用为后部都指挥，吴虎、王俊、杨升经、阮泰、雷上卿为左右两翼，朱胜、林弼、郝大元、江孚仁、荣兆先、唐坤为四哨，邵弘奎、徐甫光、富弼、王体仁为参赞，各将奉令，把营伍兵器收拾停当。

到了明日，又奉令点兵，那三营五哨的将官兵弁，齐集到点。这庞太师坐在帐中，好不威风，一声号令，非同小可。顷刻间，众将披挂，号炮三声，一齐拔寨，果然兵随将转，击鼓鸣金。这正是：

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

话说庞太师威风凛凛，果是一位将军，全然不是丞相。那一路经过的州县，那个官儿不来跪道。若没有有孝敬，就要在地方上屯兵养马。这些百姓们，人人想逃，弄得这些地方官东蹿西跳，安抚百姓。这教：

奸雄横扰惊人怕，屈杀忠良又害民。

那仁宗只知美色欢娱，岂念江山社稷？这庞集在朝，到底是忠是佞，朝廷也不明辨，如今又差他领兵追捉呼家，那一种经过的地方，百姓受害，朝廷哪里知道。总是庞妃这妖精，迷得朝廷昏天黑地，一些民情也不管的了。所以官兵在此经过，任他骚扰百姓，就是我们州县官府，叫他也没法。须得：

朝廷国正天心顺，府县官清民自安。

“如今朝里好官少，也是我们做百姓的该受这个苦恼。”道犹未了，只见旌旗耀日，雪亮刀枪，一队队走来。又听轰天大炮，放起，震聋人耳。忽然扎下无数的营寨。庞集道：“宣令官，你快些传令三军，如有断府到营参见，须要分别文武。文武二品以上不必要他赘见，武的总要披挂膝行，稍有失仪，军法从事。若是他赘见的礼厚，就要略略照顾他些，不可拘定这个‘军法’两字。”宣令官道：“得令！”飞赴前营，吩咐了李飞熊，周国用，转谕五营四哨，左右两翼。

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庞丞相乘机进剿包文正奉旨入覲

威风凛冽似秋霜，将勇兵强气宇昂。

旌旗招展眩人目，宝剑光腾映夕阳。

话说庞太师领兵追赶呼家，不觉长安已经不远，只看见地广人稀，一片荒凉，心想：且在此安营下寨，然后进兵，怕他再逃到那里去？太师一声吩咐，这五营四哨的兵将，各各听令安营，却是：

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

闲话休题。且说包文正告病回里，不觉已是一年，目下可云康泰，闲居潇洒，胜似陆地神仙。包公正在自叹，不道朝廷差了杜衍，特召包公进京。包公接旨已毕，见了杜衍，说道：“弟自告病归里，叨庇得痊，原思身不列朝，作一山林野老，以娱此生，谁想又蒙圣恩特召，并劳杜兄远涉。”杜衍道：“包大人，朝廷眷顾，固班中少了辅弼，特召大人佐理国政。”包公道：“杜部兄，弟久离仕班，恐失规仪，况目下朝廷，闻说要庞妃、庞集主政，只怕我辈出来不合时宜，请年兄宽坐片时，待弟写一个谢恩本章，恳年兄代奏。”杜衍道：“包大人，岂不闻《四书》上两句，说道：”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况且王谏议，吕通政辈与我一同酌议，必得大人列班，还可整顿规议。”包公道：“”既然诸公倚重小弟，敢不共事。如此，就起身罢。”

包杜两人即日起程，不觉已到京都。到了来日五更时分，殿上静鞭三响，皇帝御座，只见：

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那包公俯伏金阶，奏道：“臣包拯启奏陛下，臣病请归故上，幸叨皇上福庇，今获无恙，臣正来京谢圣，值杜衍奉命敕召，臣不胜依切。”仁宗道：“朕临朝治政之际，廷臣总未能如卿之明敏，故命杜衍敕召卿来，入阁办事，兼司九卿监察，惟卿职守，毋负朕恩。钦哉，故敕”。包公谢恩退出，那王曾、杜衍、朱良左、吕广一齐见了包公，同至公廨，把朝堂品节规仪，细细酌议了一番，各各散去。却是：

君王勤政名空在，承露恩纶世已无。

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

那包公同各官话别，心中耿耿不舒。自想：庞集如今又领兵往西追捉世子去了，但不知呼家侄儿是否在员外家里，切不要别了员外寻兄弟，撞着了庞家的追兵，那便坏了。难道呼老将军的神魂，竟然不默佑那两个儿子？待老夫一款一款的查实的，慢慢的奏闻。庞集他也恶贯满盈的了。古云：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人间私语，天闻若雷。况庞家父女两个，奸恶已极。上天岂不加怒亟诛？我想，冤杀枉死之人不一而足，以致滞魄沉魂，塞满酆都，其原因皆阳世问官，不能明察，或倚势冤枉人。须知阳世无屈杀之人，地狱无含冤之鬼。但既为人臣，毋负天之好生，不论臣庶，正直则能为圣为神。我官居辅弼，位列

台垣，治事应代天宣化，教育冥顽，罪罚须省刑穷诘，民不呼冤于道路，断无在死于酆都，一生如此，则仰不愧天，俯不作地，死后可见天地神明。

包公正在追思，忽有家将到来，说道：“王员外有事。请包大人一会。”包公听了员外的事，当即启奏：“乞暂假十日。”仁宗见本，批：“准假十日。”

包公飞马赶去，到了王员外门首，家人即忙通报，员外同呼公子迎接包公，来到书房里边，员外道：“贤婿先来叩谢了恩人。”包公听员外叫呼公子“贤婿”，包公道：“难得员外盛情，把小姐配了呼家大侄，恰是门户相当。目下呼家贤侄不过难中贫窘，承员外不弃，结了缔盟。”随后又对呼公子道：“贤侄，你先拜谢了令岳。”大家谦逊，只得一齐跪拜，起来，分宾主坐下。

包公道：“老夫回钦召赴京，不得奉辞，故呼贤侄聘娶贵千金，却是老夫不知，失了个礼。”员外道：“包大人，我们都是通家世好，不敢费心。”守勇道：“大人之恩，铭感五内。但差尊使到京，不知可有回音否？”包公道：“不要说起，都道你先人生前受到了屈杀，死后更惨；那尸骸又倒葬在狱丘坟内，外边立了一座大石碑，碑上刻的‘呼家将之狱坟’，四面差人看守。”守勇听得包公这般说了，才觉泪如雨下。

包公同员外相劝了一番，守勇听了，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日后能来祭扫，不要说一座石碑，就有十座，也要推倒他哩！”守勇正在唠唠叨叨，忽听包公的家将来说：“如今庞家又领了三万人马，分路追捉，只怕即日有兵马到王家庄哩。”包公道：“员外，你和翁婚商量，不可耽误。”包公说了，就别员外回府。正是：

屋漏更遭连日雨，行船又遇打头风。

员外道：“贤婿，事不宜迟，快快与小姐商议。”

那守勇见了小姐，把这番言语告诉了他。那金莲听了，心里犹如刀割一般，说道：“公子，这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总是我王金莲害了公子。”守勇含一包眼泪道：“恩妻，皆卑人累及小姐。”金莲道：“古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成了夫妇，那里讲什么你我。但是公子别去，教我怎能放心。况怀妊三月，男女未卜。”守勇道：“恩妻，卑人去后，倘然生了个男的，取名延庆，待他年长，好教他到新唐国来，便知卑人下落。”守勇说了这话，就别了员外。

小姐含泪道：“公子，但不知新唐在何处。”守勇道：“小姐放心，倘然孩儿想到新唐寻我，则父子相会有日了。当初我曾祖呼延均，因刘王失政，听信了宇文筠，把我曾祖冤杀，曾祖母遂生我祖呼延赞。那金头马氏道我祖必是

大器，将如花小姐许配我祖。恰好大宋皇帝征伐刘王，钦召我外祖杨业老将提兵征讨。我祖想起父遭宇文筠杀害，此仇未雪，正在想及，那晓杨老将军已奏闻宋主，我祖乘机投营效力，进兵与刘王大战。且喜皇天默佑，一战成功，宋太祖就封他为藩，子孙袭职，就是新唐的马千岁。今卑人往彼，把受屈未伸的话说了，就好借些人马到来。翠桃姐，卑人将小姐交托与你，早晚解劝他。若是产生了男儿，你同小姐耐心抚育，等他年纪大了，令他到西番新唐国来，访寻卑人下落。你的终身，请同小姐商议，切不可为了卑人，反误了你。”

翠桃道：“公子说那里话，我与小姐愿共生死，公子此去寻弟报仇，别有团圆之日，何出此言？”守勇眼泪汪汪，对着小姐，翠桃一看，含了眼泪，作别出房，又别了员外、安人。此时，小姐、翠桃一齐哭出厅来，守勇硬着头皮说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且暂飞。皇天若不垂青眼，屈杀忠良父子离。”员外，安人也是涕泪如流，说道：“贤婿慢走，还有话说哩。”守勇听得员外、安人叫喊，回身一望，喊道：“大人不必远送，小婿拜别了。”守勇就向空四拜。转身就走。员外急忙走出门来，一看，呀，头也不回，竟是去了。这教：

花落长川草色青，暮山重叠雨冥冥。

逢春便觉飘蓬苦，今日分飞一涕零。

员外呆了一会，来到里边。

那晓庞家的兵观已经围住庄子，放起轰天大炮，众军呐喊摇旗。庞丞相同了一班兵将来到王家厅上。员外毫无惧色，听从搜寻。庞家（的兵）就扭住了王家的小童，细细盘问根由。那小童怕极，只得招出：“呼守勇刚刚逃去了。”丞相道：“绑他起来。”唬得小童魂不附体，说道：“将军，你给我松了绑，招就是了。”丞相道：“快些招了，饶你的命！”那小童道：“将军，这呼守勇说，寻了他的兄弟，要到什么新唐国去了。”丞相道：“他到底几时去的？”小童道：“真正昨日向四首去的。”丞相即传令，从西路去追，把童儿放了。正是：

鳌鱼脱下金钩钓，摆尾摇头再不来。

且说呼守勇别了员外，来到牛府，拜见姑妈，说道：“侄婿呼守勇，多蒙姑妈规劝完婚，不料成亲半载，令侄女已孕三月，那晓庞奸又请大兵追捉，要来围困王家庄搜我。侄婿听包公说了，就别了恩妻，又托翠桃劝解，倘产了男儿，取名延庆；倘能长大成人，也好被他到新唐国来寻我。”姑妈道：“侄婿放心能去，凡事都在老身。”守勇道：“既承姑妈照察，侄婿呼守勇就此拜别”。

那晓牛府家人飞报进厅，说道：“夫人，不好了，外面许多兵马杀来，说

到我家来捉呼家兄弟。我想夫人的侄婿姓呼，不如快快放他躲过才好。那里晓得今日有此大祸，这教青天里打霹雳。”牛夫人道：“不必着忙，侄婿你拿了我的生铁棍子防身，从后门出去，只要随机应变，就可脱身。”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斗夫人怒打庞好赵凤奴山前大战

雪净胡天牧马还，月光羌笛戍楼兰。

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

话说呼守勇提了牛夫人的铁棍，出了后门，把这棍子一直飞舞过来。庞家那些兵将摸头不着，眼睁睁让他过去。守勇想道，好了，如今要大步的走哩。那庞丞相喝令兵士：“你们随我一同冲到里边，务要小心捉拿，不可放他过去。”那将士随了丞相冲进牛府。

那晓牛夫人大骂出来。丞相道：“牛夫人，不必着恼。自古道：无事不登三宝殿。因呼守勇躲在你家，所以惊动。”牛夫人道：“老庞，只怕你是强盗，今日领了许多喽罗，赶到我家抢劫么？”丞相道：“老夫乃朝廷钦命，领兵查拿反贼呼守勇。你不把反贼交出，反说老夫是强盗，好个不怕死的泼妇！”那晓牛夫人就伸过手来，在老庞面孔上打下半斤重的大巴掌。丞和道：“牛氏休得无礼！老夫是当朝丞相，你这泼妇胆敢骂我？”牛夫人道：“老身教训你这奸贼！”丞相道：“众将官快快捕捉那反贼呼守勇兄弟，出来见我。”谁知牛夫人赶上前来，一把揪住了丞相的胡须，举手又打。那庞丞相出于无奈，只得叫道：“牛老夫人，请息怒，有话好好的讲。”那兵将欲来解劝，又恐牛夫人不分皂白，一起打在里边。况他是诰命夫人，不好还手，倘然搜不出呼家兄弟，岂不是又要吃他的亏哩。于是个个不敢向前。

那庞丞相被牛夫人扭住，骂道：“你这奸贼，好端端为何打到我家？”丞相道：“夫人，你错怪了，老夫是奉旨追拿反贼，闻说呼家兄弟在此，老夫故来请教。”牛夫人道：“莫非皇上差你来抄抢我家的么？”丞相道：“总是老夫错了，请放了手罢。”那牛夫人趁势放了。这五营四哨的官将齐声道：“老太师且发令起营，不必在此耽搁了。”

丞相正要上马，那晓又被牛夫人拉住，丞相急得目瞪口呆，细细想道：“事到其间，不得不如此。陪下笑脸，说道：”牛老夫人，不必如是，老夫赔礼了。“牛夫人道：”你是奉旨到我家来拿反贼的钦差，为什么倒来赔我的不是？也罢，依你说是奉旨来的，我看朝廷金面，放你去罢。“丞相听说，十分欢喜，立刻上马，吩咐三军，速往西路追去，只要拿住了反贼，定即加功请赏。如敢不力协追，自有军法。三军奉令，星夜起行。正教：

日落辕门角鼓鸣，千群面缚出藩域。



洗兵鱼海云迎阵，秣马龙堆月照营。

且说呼守勇得了姑妈这条铁棍，急煎煎飞奔而逃，一路行来，忽已红日西沉。远远望去，只见隐隐一座高山，寻思道：我且赶上去，寻个庙宇，且歇息片时再走。那晓走近山坡，忽听一声大炮，守勇心里好不害怕，他想：难道庞家的伏兵在此？天啊，如今教我从那一条路走？

守勇正想，那晓来了两员女将，后面许多喽罗，上前拦住道：“汉子，你往那里走，快放下买路钱来！”守勇道：“你们错了。我是逃灾避难的穷人，劫我则甚？”那女将道：“好大胆？”提起刀来就砍，守勇急将铁棍架住。三人大战。胜败未分。

那女将重又道：“来将何名？”守勇道：“俺乃忠孝王呼得模之子，呼延赞之孙呼守勇是也！俺爹爹因遭庞妃狡奏，冤杀俺一家三百余命，庞家怕俺复仇，被他父女刁蒙，朝廷十分昏聩，差了妃父庞集，四处进兵追捉，俺无奈奔逃，在此经过。”那女将听毕，急忙跪下，通：“妾等不知恩人驾到，望乞恕罪。”守勇道：“请教将军高姓。”女子道：“啊呀恩人，妾等就是赵家庄上赵大郎的妻与妹。”道犹未了，忽听远处炮声不绝，人马声喧。那赵大姐同凤奴奔上山去，四面一望，只见西南上旌旗招展，相对说道：“想是庞家的追兵来也，我们且令军士送了公子上山，待我们杀退了追兵，然后同公子去见大王。”守勇随在山上安息。

且说庞丞相领兵追至高山，不道山场里放起一个大炮，山坡上吹号鸣金，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那丞相甚是惊怕，不道旁边冲出一班喽罗，挡住了去路，大喝一声：“呔，毛贼休走，快拿买路钱来！”丞相大怒道：“有你这班不怕死的强徒，胆敢拦住了大兵的去路。”那赵大嫂飞刀矿来，丞相即令与战，吩咐：“要取这女人的首级来见我。”那晓庞兵杀不过这两员女将，那赵大嫂趁他畏惧，乘势一战，杀得他北斗归南，庞家已是兵残将寡。这教：

何处吹笳薄暮天，寒垣高鸟没狼烟。

愁人一听头堪白，苏武争禁十九羊。

赵大嫂、凤奴这两员女将已经收兵上山去了。庞丞相忍气吞声，只得收了残兵，再行追赶，正是，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且说赵家庄的赵虎臣赵大郎，原是田间野老，溪畔闲人，娶妻孙氏，尚未生育，妹子凤奴，被庞丞相之子黑虎抢去，幸亏呼世子相救，兄妹得以团聚，故把妹子送与世子为妾。那晓庞黑虎被呼家妹丈打了几下，不多几日黑虎就死了。谁道是黑虎的妹子封了贵妃，那父女两个商量起来，把一个功臣之子呼

得模抄斩一家三百余人，因不见他两个儿子，故又起兵追捉。赵大郎恐怕庞奸害及，挈家而走。不道冒雨冲风已经半月，正在心焦，恰遇了一个救星，姓梁名玉，山西人氏，善用一十八般武器，大郎和妻妹一同拜他为师。那梁玉看三个人武艺精奇，教他们守了这座高山，自己下山去了。三人即守住了山寨，查点喽兵，立法最严，那些军士们人人称善，个个颂扬，这也不在话下。

方才巡军报大郎说，夫人同凤奴与一个小英雄战了半晌，后边又有人马追来，三人协同，杀得追兵望风而去。那道：

果然将相本无种，却是男儿当自强。

那头目进见道：“禀上大王，方才小将奉令巡山，夫人与凤奴把一个小英雄交小将带上山来，禀见大王。”赵大郎道：“那小英雄叫什么名字？”头目道：“他说是呼家将的子孙，因遭庞妃作对，杀了一家三百余人，尚在起兵追捉他兄弟两个。又说，他的兄弟叫呼守信，至今尚未会面。那呼守勇是单身逃难经过此处，恰好遇着夫人和凤奴，令小将引见，如今这呼守勇候在营门口，请大王下令。”

那赵大郎明了这话，立刻吩咐开门，军上都要披挂，队伍排列整齐。令四员头目跪道相迎，口称：“高山大王赵虎臣，特遣小将们接呼将军到营相会。”

守勇且喜且疑，喜的是虽然为寇，且系称孤道寡，也是凛凛威风，但不知可是俺父王昔年有恩于彼，如是殷勤接待；若非旧识，为什么这般光景？守勇正满肚疑想，耳边忽听笙歌嘹亮，头目道：“将军，俺大王在此接见。”守勇抬头一看，只见他：

头戴九龙达登，左右插的雉鸡毛，横搭一条狐狸尾，身穿大红圆领，周围绣了滚龙，腰间围的白玉宫绦，足登的粉底乌靴。

赵大郎踱出营来，见了守勇，说道：“恩人为何到此？”连忙搀了守勇，一齐进了营来，相见了一番，分宾主坐下，各将旧日之事细述一遍，大那道：“那年救舍妹的时节，觉得尊躯还懦弱些哩，如今恩人真正年富力强了。”守勇道：“俺有何技能，承大王谬赞。”

正在叙谈，那头目禀道：“夫人同凤奴来了。”那守勇听说，就立起身来回避。大郎道：“恩人，房下同舍妹出来叩谢大恩，何必回避？”守勇道：“俺有何恩德，安敢称谢？”大嫂、凤奴一齐出来相见。守勇道：“方才追兵赶来，如何退得他去？”大嫂道：“庞集亲自领兵追来，被我姑嫂两个与庞家血战山坡，杀得他兵残将损，大败而逃。”守勇道：“俺今日着不相遇二位，那庞兵将来时，叫俺如何抵敌？幸承二位神力，救了这个难。”大郎道：“我们都是至亲骨肉，理应排难解纷，何必讲这些套话。况舍妹前年已许过

恩人的了。”守勇道：“俺现在难中，死生未卜，且自漂泊山河，行止莫考，岂可耽误令妹的终身？”大郎道：“这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婚姻大事，不是耍的。一家夫妇，那有不同患难的么？古人云：”夫唱妇随‘，即此也。“正教：

高梧叶尽鸟巢空，洛水潺湲夕照中。

寂寂天桥车马绝，寒鸦飞入上阳宫。

赵大郎道：“妹子，你同姐姐进去梳洗罢，待我吩咐头目收拾起来。”赵大嫂同了凤奴来到里边，头目进营端正。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面分解。

第十二回赵大郎与妹完婚庞丞相高山大败

玉楼半天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

月殿影开闻夜漏，水精帘卷近秋河。

且说那高山大王赵大郎自叹道：掩昔年若没有呼世子救我舍妹，俺一家儿性命就难保哩。那晓得呼家世子打了庞黑虎，恰巧他的妹子，朝廷又封为贵妃，故尔引出许多事来，把一个功臣府化为乌有，杀了呼家三百多人。俺想起来，那呼家之变，明明是由我们而起的。若庞黑虎不抢我的妹子，那时，我夫妻两个也不求告人救了，即使呼家在赵家庄经过，断然不会去打庞家，就没有这些灾难了。那晓呼世子被庞兵追到这里来，恰恰又遇俺的妻妹巡山，所以先令头目上山通报，俺一见了他，就说将妹子与他完姻，再作道理，但不知梳妆可完？

大郎正自言自语之时，只见一班使女簇拥了小姐出来。大郎见了妹子，说道：“贤妹，愚兄将你配与呼世子成亲，这是义不容辞的事。若非世子救你回来，我们一家性命早已被庞家害死哩。”凤奴道：“小妹亦知大节。”大郎道：“难得贤妹才智不差，呼世子这般义气，俺当捐躯相助。”凤奴道：“这个自然。”大郎又令头同唤齐乐工宾相，营门上挂彩张灯，今日与凤奴完姻，明日领赏。那一班军士，都在营门侍候。乐工宾相，齐集内营。吹打了一番，大郎吩咐乐工宾相到前营请了呼将军来，与小姐结亲。

那乐工奉令往请，宾相念了诗赋，三请新人，来到里营，喝请凤奴与呼将军参拜，行过夫妇札，两位新人拜谢了哥哥嫂嫂，一班军士上齐在营门道喜，女使仆从一齐叩见。到了日落西山，点齐了宫灯，送那新人进去。真是：

洞房花烛蟾宫喜，月殿姮娥下九重。

一宵晚景不题。

到了来朝，大郎夫妇重又相见了两位新人，各述了一番衷曲。大郎夫妇再三劝解，那守勇时刻想着爹娘死的如是之惨，怎忍心受这般快乐，人子之心岂

得放下？凤奴道：“公子，你且放心，我家哥哥嫂嫂已经说明，帮我呼家杀庞贼报仇。妾劝公子，留心兵将要紧。我们且到外边与哥哥嫂嫂商议，必有奇谋。”不道谈谈讲讲，又是黄昏月上，别了兄嫂回房。

凤奴道：“公子，昔年与你一别，不知后事如何，请说一遍。”守勇道：“凤奴，我说与你听：俺那年打了小庞，夺你回庄，那知黑虎不多几日死了。谁想他的妹子，朝廷封了贵妃，不道他僭用正宫娘娘的仪仗，往岳庙进香，偏我爹爹巡城，看见了他，不许僭用。那晓庞妃假公济私的一奏，仁宗也不同是非，把我呼家三百三人，一旦死于非命。那庞奸又查点首级，少了我兄弟两个，他又奏了仁宗提兵追赶。这教：奸权衡厌忠孝，昏庸朝政失纲维。那晓白黑夜逃来，走了一日，所得后面炮声不止，回头一望，却是兵马来，那时急杀我也，幸见有扇小门半掩，我且挨进了门，却是王员外的一座花园，且喜无人，我就到假山洞里躲下。那晓身子疲倦，且打个盹，待庞兵去了，我好再走。谁想竟睡了一夜。来日，他主婢两人到园，看见我睡在他园里，那侍女翠桃看见我就叫喊起来。幸亏小姐喝住，于是查究我的来由，刚说了几句，就听炮响不止，唬得我胆战心慌，亏得小姐教我改妆成女子，叫翠桃送我上了绣楼，说是李员外家来学绣的。那晓老庞领了兵将，到王员外家各处搜寻，来到绣楼，指定卑人，说要洗剥衣裙，那是真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全亏王员外请了包文正来，退了庞贼。又蒙包王二公，姑念我是功臣之子，留住花园，早晚与员外相叙。正是：道古谈今皆学问，悟参世务即经纶。那王员外道我不凡，将金莲小姐配我，在他府中欢娱，已是半载。那日，包公密差人来，说老庞添了三万人马，分作东南西北四路追捉哩。我听来人说了这话，若是逗留不走，未免漏了消息，反害及员外，于心怎安？是以嘱托翠桃一番，小姐怀妊三月，切勿唬坏了他。日后若生了个男，叫他延庆，将来也好到西番来寻我。用这样的话，又去叮嘱了小姐一番，就叩别员外起身。不道走了许多日子，才到这里。若不是你姑嫂在此，俺怎得相见令兄，庞兵如何败走。但是承兄姐恩德非浅，退了庞家的追兵，又让我和你完婚。教俺怎么消受？”

凤奴道：“说那里话。自古道：以德报德，天下皆然。况我公公婆婆身死非命，公子的受苦含冤，皆由妾引起，我一家敢不捐躯图报。与这个庞贼决个雌雄？”守勇道：“既如此，我们且睡，明日再与大舅细谈。”正是：

琵琶先抹绿腰头，小管丁宁侧调愁。

半夜美人双起唱，一声声出凤凰楼。

话说庞集请了那三万人马，分了四路追赶，那晓一路而来，又经两月，到此高山，不道反遇了一哨人马，挡在山坡，讨取买路钱。庞集口出狂言，妄想就此现成军马剿灭山寨。谁知倒被这两个泼妇杀得大败亏输，人马已伤其半。

参谋道：“丞相，我们且收了残兵，退到后面那大王庙，扎下营盘，再作道理。”那庞家的人马已杀得力倦精疲，到了大王庙扎下营寨，那些兵将，个个垂头丧气，锐气全无。这教：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策马与刀环。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庞太师无计可施，一时捉拿不到呼家二子。不知不觉过了十几年。

一天庞集朦胧睡去，忽然见呼家将的兵马一直杀进京来，放那连珠炮，震得天摇地动，神鬼皆惊，旗上写道：“呼必显孙女、孙儿呼梅仙，呼碧桃、呼瑞珠、呼彩鸾、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忽内中一员小将闪来，指定了庞集骂道：“奸贼招箭！”话犹未了，只听嗖的一响，那晓射中了庞集的左额。庞集大喊一声：“啊呀！不好了！”醒来却是南柯一梦。庞集想，呼守勇、呼守信日后必有扰累，若不去追他，犹恐放虎归山，虽是提兵追捉，总是画饼充饥，捕风捉影。于是，下令速速回京，请旨添兵助战。那中军赉了奏章，到京上达。这教：

军前告急非通小，直达丹震下九重。

仁宗据庞集奏称：逆贼呼守勇等，未免盘踞山林，集众猖狂，必得请兵追剿，以除恶逆。仁宗降旨，命众卿议奏，那晓合朝文武并未议复。仁宗想：这样看起来，忠良都是假的，朕再降旨前去，若不速议具奏，一律按法治罪。自古到今，那个不晓得，食君之禄，分君之优，岂不伴食不理？

仁宗正大怒，恰好皇叔出班启奏道：“臣康亲王启奏陛下，那逆贼呼家将已奉旨歼灭，尚有两子逃去，未尽剪除。我皇钦命贵妃之父庞集，提兵追捉，经久未获。臣想，我皇祖太宗开创宏基的时节，原亏了杨业、呼延赞、王贵辅治我朝的天下，他三人南征北讨，在荡西除，那夷狄听了这几个将官，人人恐惧，个个佩服，无一不钦敬他们，就是太宗，也知他赤胆忠心，有功于宋，故太宗都封为藩爵，令他子孙袭职。臣思太宗这般恩宠，他谅不敢悖，今庞集具奏，可谓大逆。臣等曷敢妄议？据臣愚见，我皇颁诏招抚，仍敕呼守勇守职，他如果赤心为国，就好将功折罪，倘不能克尽厥职，立可拿正问法，何必提兵远追？臣今旨昧干瀆，统望圣裁。”仁宗听奏，心里甚是犹豫，道：“朕听王叔的话，极是情理。庞集的奏，也是为国。这便如何？且传旨前去，仍着庞卿作速领兵追捉。”却是：

遥知社稷山河水，全在廷臣战守功。

仁宗一腔心事回进官来，庞妃接见朝廷，奏道：“万岁今日为何圣容加怒？”仁宗道：“朕今升殿，王叔奏说呼家的事，朕心深有不忍。”庞妃听说“不忍”两字，心中好不害怕，说道：“高山的女寇，定是杨家十二寡妇，他

同呼家是亲，只怕逆贼呼守勇必然躲避他家，但臣妾之父庞集，年老不堪报效，父臣不谙戎机，要求皇上格外赦免，敕召进官一议，便知分晓。”仁宗道：“卿言甚是。”即敕召庞集进京候旨。这教：

一封丹诏离金阙，马头行处即长城。

庞集接了圣旨，星驰上马回京。召进宫来，见了贵妃，说道：“娘娘，可晓皇上召我到京，却为何事？”庞妃道：“爹爹，召请到官，不过是女孩儿的意见。要请教呼家到底有何踪迹？”丞相道：“娘娘不要说起。我起兵一路追赶，到了高山，那晓两个女寇有许多喽罗，挡住了去路，要我买路钱。那五营四哨的官将，大家与他一战，再不想人马被他杀伤了一半，只得将残兵移驻大王庙。此后多年，连连有本章送达帝王，不知圣鉴如何？”贵妃道：“爹爹，皇上看了本，交臣议奏，那晓八王叔奏了一番，朝廷竟有不忍的心肠，被女儿也是一奏，如今平允了些。我说爹爹年老，且文臣不请兵政，求皇上赦免罪过，召请爹爹到宫商议。”丞相道：“娘娘，我向来自无主见，如今弄得这样光景，我还有什么见识？”贵妃道：“女儿有一计策在此，叔父庞天德现挂印总兵，他有四个儿子，极甚骁勇。何不启奏了朝廷，召他同往军前出战。我们嗣了他一个，朝廷封荫了他。”丞相道：“果然妙计。女儿赛过陈平。”正教：

弟兄竭力山成五，父子同心上变金。

且说仁宗恰好进宫，那庞妃父女接见了圣驾，就把敕召挂印总兵庞天德父子同往军前效力的诏启奏了一遍。仁宗大喜道：“既是庞天德有四个儿子，应将他长子赐卿为嗣便了。”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庞总兵钦召进京赵大郎演习兵法

衡阳一纸鹧鸪飞，奉召金门著赐衣。

挂印将军能破敌，海东名镇在西岐。

话说庞大师听了仁宗旨意，就写一封家书。差四个伶俐家将，教他到挂印总兵海东公府中投递。那家将来到公府门首，只见一个中军官问道：“什么人，在此窥探？”家将道：“启爷，俺奉太师爷差来投书的。”中军道：“取出来看。”家将把书呈上，中军接了一看道：“家将，你且在此等候。”

中军来到里边，道：“启上公爷，京中太师爷差了家将到来，有家书在此。”海东公接过书来，拆开一看，道：“好奇怪，几十年来毫无音耗，近年老夫人封了公爵，哥哥想起兄弟了。”却是：

穷来休要寻亲眷，富在深山有远亲。

庞天德道：“昔年我在军政府做监军守备的时节，求他几次到兵部里说个

人情，免些差徭。他说，宰相同兵部没有交往的。怎么去托他？况派差升调，关乎国政，谅难徇私。我听他这般说法，以后就不讲了。近年他晓得我征服了边夷，现在镇守辽蛮，他就差了家将来投家书了，我且不必讲他的势利，再把来书细看了一遍。”上写着：

愚自少壮时与贤弟握别，倏尔韶光屡易，岁月频更。欣吾弟恩荣盖世，功冠古今，爵尊挂印总兵之职，位列台垣之重寄，以为我氏增光第，无不乐也。兹奉大宋仁宗皇帝留心治事，谈及我弟的英雄四位老侄的技勇。忽奉恩纶，命愚火速修候，召我弟同四位贤侄齐赴京见驾，不得迟延。因有紧急重情，事关非细，为此特遣家将，赍来钦命的家书，兼程飞奔，望贤弟得阅来书，星驰就道入觐，稳叨天禄盈仓矣。

庞天德把家书看了一边，忽然哈哈大笑：“且喜我生四个儿子，却也个个精强，大儿龙虎，使一根梨花枪，次见牛虎，用一把开山斧，三儿毛虎，专用一对钢鞭，但是圆睛突出，赛过铜铃，面赤发红，犹如火部神将。惟四儿飞虎，生得面如傅粉，唇若丹砂，宛如瑶宫仙子，用一柄方天画戟。我想老夫的公爵，也亏这四个儿子帮助起来的。就是我庞家的祖宗坟墓，那风水也不算丑了。闲语休提，且唤那家将进见。”

中军来到外边，说道：“公爷着你进见。”那家将听唤，随了中军来到里边，叩头道：“相爷差家将叩见公爷，请同四位公子一齐进京议事。”公爷道：“你们且到外厢，消停两日再讲。”家将来外厢，公爷到了里边，见了夫人，李氏道：“公爷今日有何喜事，这般快活！”公爷道：“夫人，说也奇怪，那晓我哥哥在京做了二十多年丞相，从来没有书信寄我。如今晓得老夫封了海东公，更且四个儿子正在血气方刚，都是技精力胜，我哥哥今日差了家将，下一封书来。”夫人道：“不知书中若何？”公爷道：“这一封书，说是朝廷的钦命，令我父子一同到京，想是要我父子帮他。”夫人道：“论理该嗣一个儿子给他，但是大伯朝廷虽宠，同僚不睦。因害了呼家一门，尚在捉他儿子，倒被呼家的儿子杀得十败其九，所以大伯想起了兄弟侄儿进京去商议，不过要你帮他。”公爷道：“夫人差矣，任使他无情，不可我无义。老人应同孩儿到京，或者得了前程。倘然进兵获了呼家，就可名扬四海，威镇天下。就是大丈夫从兹建功立业，为之栋梁。如今你大伯差人来请，总不过手足至情，有此关切，进退老夫自有成见。家人过来，请公子上堂。”

那家人来到里边，说道：“公子，有请。”公子听唤，一齐上堂叩见公爷，说道：“爹爹唤孩儿们出来，有何吩咐？”公爷道：“因你伯父庞集为了追捉呼家将，要我父子进京商议。若是拿住了呼家将，就是个功臣，不怕不做大官哩。”公子道：“爹爹，孩儿们应该去的，一则代朝廷出力，二则建功立业，为国除奸，为臣份内之事。”公爷道：“难得我儿有志气。”你看他都是雄赳赳，气昂昂，齐往上道：“母亲在上，孩儿同爹爹进京，就此拜别。”夫人道：“儿啊，你们年纪都轻，不要轻信别人的言语。况你大伯如此势利，因自己不能追获，骗你们替他死哩。”公子道：“母亲不必过虑，孩儿此去，少不得也要看风使船。请母亲放心，孩儿就此拜别。”夫人道：“畜生，我做娘的舍不得你，你道撇得下做娘的么？”公子道：“并不是孩儿撇你。自古道：男儿志在四方。”夫人道：“呸！有其父必有其子，都是蛮牛！”夫人就含一包眼泪道：“燕子衔泥空费力，初丰毛羽想离巢。未知何日还乡井，可能相会小儿曹。”

公爷听他母子说了多少唠叨话，如今孩儿别了夫人哩。公爷吩咐家将：“今日与四位公子起身，路上须要小心伺候。到京见了太师爷，说我耽搁一两月就到。”家将请了四位小将军齐上马，公爷又叮咛了一番，说道：“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海东公道：“你兄弟四个见了伯父，不可仗恃自己的伎俩夸口。”公子道：“晓得。”答应一声就走。

不觉行了数日，已是长安地面。来到军前，家将就同四位小将见了太师，说道：“伯父在上，侄儿们拜见。”丞相道：“贤侄请起。”兄弟四人起身，又道：“爹爹随后到来，令侄儿先行，问安伯父。”丞相看了这四个侄儿，心中大喜，说道：“老夫闻你四个弟兄，都是武艺高强，明日先到教场，我要试看一会，就好分别官职效用。”

到了来朝，丞相令侄儿们齐赴教场比试。那庞龙虎提了银枪，使得双龙争胜八面回绕，那庞牛虎拿一把开山斧，使了五六十个盘旋，犹如电光闪闪，那庞毛虎用一根竹节大钢鞭，乒乒乓乓舞得爽利；只见那庞飞虎，拿一根方天画戟，使得来飞舞惊人。丞相看他兄弟四个比试一番，心中十分快活：果然英雄出少年，你看兄弟四个，都是凛凛威风，是将门之子。吩咐回营，一齐上马。

到了帐内，丞相吩咐丫环，请众位嫂嫂出来相见。那丫环请了众位嫂嫂，到帐前见了丞相，道：“公公万福，今日呼唤媳妇们出来，有何吩咐？”丞相道：“今日请众媳妇到来，非为别事。我想黑虎死后，老夫自苦膝下无儿，今有四个侄儿到来，欲待嗣他为子。”众媳妇道：“公公极是。自古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不早为嗣立，我氏何人接续。”丞相哈哈大笑：“我大房庞集有传了！”吩咐快排香案，拜谢了天地祖宗，收大侄龙虎为儿，叔嫂各



各相见不题。丞相道：“假子真孙从古说，宗祧有继怕谁欺。”

丞相带了嗣子龙虎，侄儿牛虎、毛虎、飞虎一同上京启奏。见了仁宗，奏道：“臣庞集蒙我王命，召胞弟天德，自因有病未至，先令四子谢恩。”仁宗即日召四虎将上殿，见了，甚是欢喜，就将四虎均封为将军，随营听候调遣，又令龙虎等人：“速随尔父尔伯前往军前效力，计功升赏。”四人一齐谢恩出朝，仍回营整顿不题，这教：

今日龙城飞将至，管教胡马度阴山。

且说呼守勇自从逃到高山，遇了赵大嫂同凤奴救了上山，见了大舅赵虎臣，十分要好，收他妹子凤奴与他完姻；幸喜凤奴倒也贤惠，守勇时常想起爹娘，心里如何得安，且同凤奴商议道：“我往新唐国去，借了兵马来再处。”那赵凤奴听了公子这些言语，只得苦劝，说道：“官人休得如此，今日哥哥嫂嫂在山下比试，我和你且去看来。”守勇道：“这倒使得。”

二人来到山下，只见那里摆的一字长蛇阵，一声炮响，化做四门阵，变了八卦阵，又化一个五行阵。守勇道：“好阵也！”那五行阵取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之意。虎臣收兵，忽见妹丈、妹子，立起身来问道：“妹丈几时来的？”守勇道：“才到。”那凤奴把守勇的话说与虎臣商议，虎臣道：“贤妹，那妹丈的事不必心焦，我在此招兵买马，也为了妹丈。”守勇道：“即承大舅救助，在此招兵买马，何不同往新唐借了些兵马，就好与他决战哩。”虎臣道：“但此去新唐，说有八九千里，一路羌兵看守，恐不能去。妹丈你且耐了性子，还在此间耽搁的好。”那守勇听了，心中闷闷不乐。

虎臣见他烦闷，备下酒筵与守勇散闷。饮至半酣，忽有喽兵报道：“启上大王，庞妃又差了四虎将领兵到来，要擒呼将军哩。”赵虎臣听说，即刻发了十二枝令箭，教喽兵四处再去打听，令头目守好了山寨。那喽兵奉令去后。赵大嫂道：“官人，我想必要敌住了他，再作计较。”守勇听了，吓得面如土色，说道：“我们兵稀将寡，那里杀得过他，不如大家逃往新唐去罢。”虎臣道：“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常言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是妹丈害怕，快去同舍妹商议。”

那守勇来到里边，与凤奴计议同往新唐的话，那凤奴道：“公子，非是不依，闻此去新唐，路有万里，我且同哥嫂在此，省得公子路途担忧。”守勇道：“但是你身怀六甲，凡事须要小心。”凤奴道：“这个自然。”守勇又叮咛了虎臣夫妇一番，作别就走。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庞四虎四路追赶杨令公显圣惊庞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获楼兰终不还。

且说呼守勇正要作别下山，不道被庞兵围住，不觉惊呼道：“这山前山后都扎下营寨，教我从何处走出呢？”虎臣道：“妹丈休要心焦，你且住在此间，待我夫妻与他厮杀便了！”庞臣说罢，即吩咐披挂，自己头戴一顶金扑头，穿一领金锁甲，提一根长枪。赵大嫂用一副扎额，两根鸡雉毛，使一对飞剑。他二人一齐上马，飞赶下山，勒住一看，说道：“娘子，我想必要杀他个措手不及。”赵大嫂道：“官人讲得不错，同你冲将出去。”二人就拍马加鞭，冲入庞营，道：“呔！那里毛贼，敢在此处讨死！”

那庞家才到，没有防备他，倒被赵家夫妇杀了四五百个人马。那庞龙虎、庞牛虎兄弟两个，各执了一根长枪，也就上马追来，喝一声：“狗男女休走，快把呼家兄弟献出，饶你的狗命！若再支吾，管教山林扫平，砍取你的狗头。”赵虎臣夫妻听说，不觉怒气直喷，骂道：“你这乳臭的龟孙，着枪！”庞龙虎也就挺枪迎住。赵虎臣与庞龙虎战三十余合，胜败未分。赵大嫂拍马追来，庞牛虎也来厮杀。赵家看这庞兵，一个青脸，一个红脸，好象魔怪一般，说道：“我们且诈败了罢。”

庞家两个少年，不知赵虎臣夫妇是诈败，反大喝追来，道：“强盗休走！”挺枪正刺，那晓旁边有一把板斧直砍下来，牛虎连忙闪过，赵大嫂扳弓连射两枝神箭，只听飕的一响，已中了庞龙虎和牛虎。那毛虎、飞虎看见两个受箭，各领兵杀来，把赵虎臣夫妇围将拢来。赵虎臣夫妇心里十分着急，只得拼命的交战。叹道：

五六年来多战场，至今犹恨在山冈。

不思吞国兴王霸，为根深仁义不忘。

呼守勇望见虎臣夫妇被庞兵围起大战，急同凤奴商议道：“贤妻，如今大舅、大嫂被庞兵围住，在那里大战，我和你快去解救了他。”凤奴听说，就令众人目吩咐喽兵披挂停当，速将连珠炮放起，一同杀进庞营，解救大王上山。那喽兵奉令，满山都用鹿角、擂木、石炮守住了这山头，一面放起炮来，一面同了守勇凤奴冲进庞营，杀得庞兵措手不及，如何抵挡。

赵虎臣同大嫂看见守勇、凤奴领兵杀来，又是一场泼战，趁了守勇的势，一齐杀出重围。虎臣道：“若非妹丈与舍妹领兵杀来，如何能得解救？看来庞家的人马果然充足。”守勇道：“大舅，我想此处，凉亭虽好，终非久恋之乡。不如再到别的山头去住罢。”虎臣道：“妹丈放心，我山中也算兵精粮足，可守数年，只要严加看守，待他营里疏防，乘机冲杀他一场，岂不是好？”守勇道：“高见甚是，倘庞家杀上山来怎么处？”虎臣道：“已经吩咐头目，令众喽兵分守山头，准备了弓箭石炮，待他攻上山来，四处齐发，射箭的

射箭，打炮的打炮，谁敢上山？”守勇道：“此计恰好，到底打点一条去路才是。”虎臣道：“妹丈你同舍妹且住在此，庞家倘有骚扰到来，我自抵挡，怕他则甚？”这教：

三戍渔阳再渡辽，驛弓在臂剑横腰。

边疆似欲知名姓，休傍阴山更射雕。

按下虎臣、守勇议论守山之策不表，再说庞兵营内。那庞集道：“方才四虎将已经围住了一班草寇，稳稳的擒他，谁想反被逆贼呼守勇领了许多喽罗冲进阵来，劫了草寇上山，那晓龙虎、牛虎孩儿反被他射伤了。也罢，且消停几日，与他决个输赢。令三军且围了高山，再作理会。”丞相正在吩咐，忽见巡兵报来说道：“满山都是鹿角擂木，栅旁堆积许多石炮，周围伏了藤牌，势难劲敌。”丞相听了大怒，就命三军领兵杀上山去，一声号令，众军披挂齐全，三声炮响，各提器械上山。却是：

军威赫赫敌人怕，将令森严神鬼惊。

那庞家四虎奉了将令领兵上山，见一个女将，顷刻间乱箭如飞，吓得那四虎将不敢上山对敌，丞相心里好不慌张。牛虎道：“伯父不用慌张，待侄儿同毛虎、飞虎领兵齐往后山攻打便了。”那牛虎兄弟领兵飞往后山，那晓树边立一小将，口称：“俺呼守勇来也。”道犹未了，忽听轰的一声炮响，庞家未曾防他下山，谁想呼守勇领兵直冲下山，杀得那庞家措手不及，又伤了一千余人。

那牛虎同兄弟追上山来，大喝：“逆贼休走，快快了马受缚。”守勇听了大怒，挺枪直刺过来。那牛虎正要与之厮杀，忽听号炮连声，难以进兵，只得退兵来见丞相，说道：“侄儿蒙伯父令往后山进兵，不道呼守勇冲将下来，伤了八九百人，上山又是炮打，侄儿不敢领兵前进，为此缴令。”丞相听了大怒，说道：“贤侄差矣。自古道：休长他人之志气，不可减我的威风。那呼守勇虽然诡计多端，前山放箭，后山抛石，难道我奉旨捉他的官将倒怕了逆贼不成？”牛虎道：“伯父，侄儿想他是个山林草寇，没有城郭的，只要担些芦粟秆子，拌了些桐油松香，周围树旁都堆将起来。到二三更天气，放起火来，他必然逃走，我们趁势上山，不要说一个呼守勇，就是十个，也要捉住哩。”丞相道：“好妙策。”就吩咐三军依计施行。不题。这教：

怨气难凭浊醴消，血天泪海恨滔滔。

统兵欲斩仇家首，全赖干将砍万刀。

那赵虎臣道：“妹丈，亏得我们早为埋伏，不然，他领兵杀上山来，如何抵敌？且喜前山一带，都用的火箭药箭，后山一带，尽是石块石炮，他家谁敢上山。此次，庞兵被我们的埋伏算计，吃亏不小，谅他不敢再来的了。我们安

心守住在此，怕他做甚？”吩咐：“拿酒来，我同妹丈快饮几杯。”并劝慰：“妹丈，不必过虑，自古道：遇有酒时须饮酒，得宽怀处且宽怀。”

呼守勇转身对凤奴道：“恩妻，我想令兄令嫂虽施妙策，把前山后山都已设伏，庞家不能上山，以为得计。恐庞家亦有奇谋，他别开生面杀来，就难以抵挡哩。”虎臣道：“妹丈所虑甚是。我已密令众头目四处巡探去了。”守勇道：“大舅，我们既在此督守山寨，亦宜披挂以防不测。”虎臣就吩咐三军，速令众将披挂完备，以威军政。果然一声号令，火速就行。

不多时，只见巡兵纷纷飞报上山道：“启上大王，那庞家的兵将运了许多芦粟秆子，推在山冈，听他说是半夜里引火的。”虎臣听说，呆了半日，说道：“我只防他杀上山来，不曾想他放火，这便如何是好？”守勇道：“这倒不妨，快快传令兵将一齐冲下山去，与他决一死战。”话犹未了，忽见火光冲天，守勇道：“呀，不好了，快快杀下山去再处。”那赵虎臣、赵大嫂、呼守勇、赵凤奴，领了合山的兵将，一直冲下山来。

谁道庞牛虎、庞龙虎大喝一声：“反贼休走，快快下马受缚！”那守勇提起画戟就刺过来，龙虎即忙架住。正在不分胜败，那赵凤奴手舞双刀赶来，庞牛虎抡起板斧，架住双刀。那时高山大战，杀得庞家兄弟战战兢兢。那呼守勇架起画戟刺来，刚中了牛虎的左腰，忽听一声“啊唷”，不道那庞牛虎跌下马来，呼守勇就趁势冲杀过去。庞毛虎、庞飞虎统兵掩兵过来，随将守勇围住。守勇心里急个不止，看来这般光景，只好与他决战。那晓战到一百余合，精神愈加强壮了。

不想庞集也领兵追来，逐渐围拢，只听耳边喝叫：“众将官，快擒反贼来领赏！”众军答应如雷，呼守勇唬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知妻子同大舅、大嫂如今在那里。此时，呼守勇被庞家四虎围住大战，杀得气喘吁吁，身不由主，忽听隐隐的一声炮响，只见一支人马冲过山来，那号灯上大书“杨家将”三字。庞家人马见了杨家的号灯，都是人疲马倦，死的死，逃的逃，刹时十去其五。

那呼守勇就借势冲杀了一会，出了重围，一想，这支人马是何处来的？想了一会，在马上打起盹来，醒来一看，只见前面黑隐隐的一座村庄，近前一看，呀！原来是钦赐的杨侯庙，不免进去少睡片时再走。下得马来，神思困倦，合眼睡去，只见那神人云：“生前扶社稷死后作神明。俺杨业因当时扶宋征辽，潘仁美不肯发兵救援，俺遂阵亡，且害俺一家都撞死李陵碑下。蒙上帝矜恤忠魂，封为神道。不想俺女婿呼必显被妖妃庞多花屈杀了一门三百余命，昨日庞兵追来，把俺的外孙呼守勇围住，不能解救，俺只得遣了三千阴兵，冲破庞营，把外孙救了出来。待俺差了鬼判引他到来，指他一条去路。”那鬼判奉

命，召了守勇的魂魄上殿。只见那神人高声大喝道：“呼守勇，你还不快到新唐续完了后段姻缘，相会了夫妻父子兄弟，共庆骨肉团圆。那杀父之仇，报亦不远的了，还不速走，庞兵追来就难解救了。”说毕，那神人去了。

守勇如梦初醒，心里甚是恍惚。急叫：“外祖老令公，快救了外！”恰在门槛上一绊，醒来一想：“呀，原来是一场大梦。方才明明叫我至新唐国去，日后自有团圆，报仇不远。古云：”任使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既如此我拜别了外祖，快些走罢。呼守勇叩别了神人，立刻起程。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五霸山大郎遇寇王金莲喜产麟儿

樗蒲百万不言贫，犯阵冲竖止赤身。

常诵《汉书》笑樊哙，但能屠狗不屠人。

话说赵虎臣夫妻，那日被庞家的兵马困住，忽见远远标灯大书“杨府”两字，后面又是一支人马追来，冲散了阵势，庞兵都不见了，那时两人就借这灯光，一直走出战场。赵大嫂道：“官人，我和你脱了重围，不知凤姑同姑丈如何？”虎臣道：“我们一边走一边寻便了。”

正在行走，忽见一人一骑隐隐的走来，虎臣大喝一声：“呔！来老是谁？”答道：“小将赵凤奴！”虎臣哈哈大笑道：“贤妹，愚兄与你大嫂在此。”凤奴同兄嫂把大家被困的话讲了一会，虎臣道：“不知妹丈可曾脱出重围？”凤奴摇头道：“不知。”大嫂道：“此处离山已是二三百里，我们且脱了甲冑，算为土民，方好再等救兵。”凤奴道：“这倒不错。”大家卸了甲冑，改作土民不题。却是：

干戈暂且权收拾，甲冑包藏为土民。

志存宋室忠良辈，尧廷指佞恨奸臣。

庞丞相收住了人马，然后说道：“侄儿，我想费尽心机，使这个神通，已是十全的妙计，稳稳拿住的了，谁道旁边冲出一支人马来，把我们的兵马冲散。那呼守勇想是混出营头，不知又往那里去了。众将官，冲杀这支人马，究竟那里来的？”众将道：“启上太师爷，昨晚临阵之时，小将以为得计，忽见旁边冲出一支人马，灯上写的‘杨府’两字，被他杀得昏天黑地，七颠八倒，想是呼家子趁此走了。”丞相道：“灯上既然写的‘杨府’，必定是呼守信借来的杨家将。速令三军且到太行山一路追去，必然拿获他兄弟两个。”那四虎奉了将令，星飞追往西羌去了。却是：

凭他妙策难逃网，管取头颅献玉皇。

且说赵虎臣被庞家灭了山寨，杀得抱头鼠窜，东三西四，幸亏有一支人马到来，救他出了重围。且喜他妹子凤奴倒也足智多谋，人家卸了军装，扮做了

乞儿，日间沿途求讨，晚间古庙安身。虎臣道：“我忽此非久计，不如仍回故里再处。但不知妹子、大嫂意下如何？”凤奴道：“哥哥尊见极是。古人说得好，树高千丈，时落归根。”大嫂道：“既是这般，何不就走？”

那三人就此晓行夜宿，不觉已到五霸山了。那晓山旁冲出一班喽罗，拦住去路，又有五个头目赶来，说道：“俺等叫扳着天钱富、小霸王李兴、滚龙球吴大海、独角犀金胜、飞天鹏任大羽。”那五个头目各带一根齐眉棍，喝道：“汉子休走，快把姣姣留下，你也好在此享些受用。”那虎臣听了大笑，说道：“好大胆的毛贼，你快快送些金银与俺做个盘缠。若不送来，你休想在这里称霸！”那五个头目怒道：“也罢，不战不胜，且与他决个输赢。汉子看棍。”这五根齐眉棍一起打下。虎臣架住了棍子，心里一想，且诈败过去。

那头目逼住虎臣，举棍打来，虎臣趁势抢将进来，夺了一根棍子，打将过去，把那扳着天钱富一棍打死。那四个头目见扳着天已死，他们心里想道：“我们不如拜伏了罢。”大家跪倒在地，道：“小可们不识英雄，多多有罪，如今大哥哥扳着天身死，求英雄在此做个寨主，小可们同这部下喽兵甘愿听令！”那虎臣同妻与妹商议，凤奴道：“哥哥，既有此说，应允何妨。”虎臣道：“你们愿听俺的命令么？”头目道：“小可们愿在大王麾下效力。”虎臣道：“也罢，俺且在此做个寨主。”那头目们听他允了，即传齐各部喽兵，披挂去迎赵大王升帐。

虎臣同了妻与妹上山，吩咐众喽兵免参，着头目进见，四个头目一齐参见虎臣道：“这里共有多少人马？多少钱粮？细细说与孤家知道。”头目道：“启上大王：这里有五霸，部下有二十名校军，二千人马，钱粮够吃两年多些。”虎臣道：“古人云：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今孤家在此，少不得的夫人妹子逐日总要比试，你们四人既在孤家麾下，做个总监军罢了。那钱粮不足，不可害人性命借来，违则惟你监军是问。”那监军把大王的号令，吩咐各部人马奉令依行。果然：

图王霸业非我愿，孝义堂前集众英。

且说王金莲与呼公子成亲才半载，公子走后，金莲想起：自从庞贼领兵追捉公子，害得我夫妻分离，如今不知怎么样了？金莲正在思想，忽然肚中疼痛起来。那翠桃看见小姐疼痛，说道：“小姐，只怕今日要分娩了，待我报知员外、院君。”翠桃到里边说了，回到房来，只见小姐睡熟，那小姐梦见一位金甲神从天而下，正要看来何神，忽又一阵大痛，睁眼一观，呀，原来睡在这里，方才却是一梦。又是一阵紧痛，喜生一位小官人。那翠桃抱来一看，说道：“小姐，小官人生得鼻直口方，声音响亮，与公子面貌一般的。小姐与公子伶伶俐俐，自然生的小官人也是清清秀秀。若是齷齪齷齪的父母，必定生个邈

邈邈的儿子。”

那翠桃同小姐在里边抱着小官人，好不快活。那晓外边这些田夫们见王员外家火起，急急赶来相救。员外听说后面火起，急唤翠桃出来相问。那翠桃道：“方才小姐肚痛，幸喜生了一位小官人，小婢正来报员外、院君知晓，里边并没有火光。那小官人出世的时节，房里不过有些香气，那里有什么火光？员外睬他则甚？”那员外听说小姐添了小官人，心里十分快活，来到外边，说道：“各位乡邻，舍下并未失火，方才小女生了一个小官人。”那些乡邻听说员外添了外孙，众人齐道：“员外恭喜，这位小官人长成，必然是个大器，我们惊动了。”员外道：“多承各位问候。”众人各自回家。却是：

从来将相原无种，天怜忠孝降麟儿。

那员外、院君晓得小姐生了一个小官人，十分欢喜，来到小姐房里，恭喜一番，抱那小官人一看，果然大庭高耸，鼻直口方，说道：“女儿，你生了这样的儿子，日后一定享他的洪福哩。”金莲道：“多谢爹爹、母亲。”员外道：“待我与外孙取个名儿来。”金莲道：“爹爹，那呼公子临去叮嘱，说道，生了个男的，叫他延庆便了。”员外道：“女儿，方才你说呼公子，且喜没有外人在此，倘若人家晓得呼公子是王家的女婿，岂不是又要弄出祸来？如今叫他王延庆罢。”金莲道：“爹爹主见不差，竟叫他王延庆便了。”正是：

文身断发贡苍茅，不反南人格有苗。

竭力致身分次第，先职子职后登朝。

且说庞妃闻西宫刘妃娘娘已经怀妊，心里很不爽快，恐他生了太子，朝廷必然宠爱。庞妃正想间。那晓刘妃腹痛起来，那庞妃已令心腹太监翁贵，买了一个女娃子进来，恰好刘妃正在收盆，庞妃假意殷勤看顾，一心要想调换。不道刘妃生了一个太子，被庞妃暗嘱了宫娥，调换了太子出去，就命宫娥寇直，将太子抛送御河里边。

那寇直不敢违拗庞妃，只得奉命依行。来到御河边，将太子取出，细细一看，不觉掉下泪来。寇直捧了太子，正在痛哭，忽听一声咳嗽。寇直急将太子藏好。恰是陈太监走来，见那寇直女在金水河边，上前问道：“寇直女，你在河边则甚？”寇直道：“陈公公，不要说起，庞娘娘调换了刘娘娘生下的太子，教我拿来送入河内，我不忍将好好一个太子弄死，所以在此悲痛。”那陈琳听了，倒是一吓，说道：“寇直，此事断不可行，况皇上晨夕想生太子，岂可弄死储君？”寇直道：“我原是一般念头，为此啼哭。”陈琳道：“寇直，咱去也。古人说得好：闭口深藏舌，安身处处牢。况这个庞娘娘，何等厉害，咱不要惹出事来。”这教：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双子铺开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门。

陈琳说了这话，回身就走，寇直一把拖住，说道：“陈公公，你若不与我  
想个方法救这太子，还想做宋朝的太监么？”陈琳道：“寇直，依你便怎么  
？”寇直道：“依我，想个法子救了太子的性命。”陈琳道：“不依呢？”寇  
直道：“公公不救，我们大家死在河里便了。”那陈琳吃了一唬，想道：“他  
不过一个官娥，也知大义。难道咱是仁宗皇帝的得力太监，倒不如个女子？也  
罢，待咱把这太子藏在身边，且到园内采桃子，一齐送到八王爷府中。那八王  
爷最是修善的，待咱细细与他说明，再无不依。”寇直听了大喜遂将太子交付  
陈琳，寇直一径回宫，来见庞妃，说道：“启上娘娘，这事办过了。”那庞妃  
道：“你须秘密些儿！”寇直应道：“晓得。”庞妃自言自语道：

“一计操成真妙策，万千辛苦乐今朝。”

且说陈琳，被寇直将太子托我，心里好为担忧。不免采了几颗桃子，竟往  
八王府去。陈琳想了一回，来见王爷，说道：“咱奉旨进桃，与王爷庆寿  
！”那八王开盒一看，只见桃内一个孩子。八王就查究起来，陈琳把缘由细说  
。那八王细看这小孩子相与仁宗相似。说道：“陈琳，你既送来，说话须要小心。”陈琳道：“理会得。”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太行山守信拜别杨家将保送甥儿

太行回首望秦关，未卜家乡几日还。

今日拜辞唯有泪，不知风景在何山。

且说呼守信自从太华进香，又来到太行山，见了老令婆，又见了舅母、姨  
母、嫂嫂，一住就是三年，心想，承他们再三留住，教我兵法，光阴过得好快  
啊。时常想起家园，外婆只管叫我耐性，说什么免祸，始终未解其意。那八角  
琉璃井内的水，也曾吃过几杯，这长生诀可惜尚未学全。

守信正在思想，忽听一声炮响，震得地动天摇，却是为何？只见家将飞奔  
上山，说道：“公子，不好了，听说朝廷差了庞太师，领了三万人马，把一座  
太行山团团围住，说来捕捉公子哩。”守信听说，吓得魂魄俱消，问道：“朝  
廷何故拿我，只怕你听错了。”家将道：“听得明明白白，一些不错。”守信  
道：“你再去探来。”家将重又探听去了。

守信急往里边，见了老令婆，说道：“外祖母，不好了。”守信道：“孙  
儿，为着何事？”守信道：“方才家将报来，说道朝廷差庞丞相领兵围了太行  
山哩。”令婆道：“你可记得同守勇出猎回家，打死那庞集的儿子之事吗？后  
来庞多花做了贵妃，就寻你爹爹的事，把一家三百多人尽遭涂炭，唯逃你兄弟  
两个，不知你哥哥逃到那里去了，所以提兵四处追捉。”守信听令婆这番说话



，一交跌倒，令婆倒吃一惊，幸喜八姐九妹在旁，扶了守信起来，说道：“孩儿醒来，你切莫悲苦，须定出个计来才是。”守信道：“甥儿原想会见了哥哥，商议个计策，那里晓得弟兄南北，教甥儿独力难施。”令婆道：“你也不必啼哭，量你哥哥必在新唐，如今庞兵虽围山下，你且拿了这一根生铜棍下山去，待我吩咐八姐九妹送你下山便了。”守信道：“多对外婆。”话毕，就拿了铜棍作别下山。

八姐、九妹各取了双刀飞舞，一齐赶下山来，只见：

旌旗耀日张威武，甲冑如云布满前。

那八姐、九妹见了庞家的阵势，心里顿生一计，道：“公子，你且慢走，待我们先去与他厮杀，你看我们势欲败走，他家必来追赶，你就乘势逃出营头去罢。”守信应声领教，称谢不已。那两员女将不问情由，竟一直杀进庞营去了。

牛虎正在帐中与龙虎兄弟商议追捉呼家两个儿子，难道前营里人声沸腾，不知为何。忽中军报道：“外面有两个女将冲杀进营，必须将军抵敌。”龙虎听说，提枪就走，大喊一声：“谁敢来受死？”那姐妹听了大怒，舞刀飞砍，龙虎疾忙驾住道：“你不将呼贼献出，还敢冲犯天兵，只怕这座太行山不能姓杨了！”女将道：“你这奸贼，休夸大口，看刀罢！”龙虎挺枪直刺，战斗三十余合，那女将拖刀败走，龙虎兄弟领兵追赶，守信乘机冲杀过去，却被毛虎看见，就拍马追来，大喝一声：“小呼！你还不快来受缚，要想逃到那里去？”守信想来不能逃脱，只得举棍就打，毛虎道：“兄弟快来！”

那庞兵看见他沙场决战，急报到营，说道：“此刻大将军与山上下来的一大将大战了二百余合，只怕是反贼。看来三位将军会战，可能获住。不然，恐难相敌。”那庞牛虎、龙虎、飞虎听说，一齐上马冲来。守信在阵中望见，倒唬得毛骨悚然，只得与他泼战，心想：自古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想必我呼家只好靠天的了。却是：

死生由命不由人，拼得微躯报二亲。

杨家未备三军令，难破重围降救星。

且说那五台山的和尚杨五郎，自从上山做了和尚，不道已是数年，心想拜别师父，到太行山探望母亲。那五郎见了师父，说道：“徒弟想回太行去，望望母亲就来。”师父道：“你要回去倒也不难，只恐你性子全然不象出家人。”五郎道：“师父，如今徒弟的性子，比前大不相同了。蒙师父这般化度，弟子亦知五戒三规。”师父道：“既如此，须速去速来，常存佛在心头不可少懈。”五郎道：“这个自然。徒弟去了！”师父道：“且慢，我有偈言四句，汝须切记。偈云：酒能乱性，色是败真，财乃致命，气动杀身。”那长老说完了

四句偈言，回身进去，不题。

杨五郎就拿了禅杖，背了包裹，匆匆了山，一望，道：“好爽快也！这几年俺在山上做和尚，何曾有一些酒肉到口，熬得个身子小了一半，你道苦也不苦。幸亏今日俺的命不该绝，如今倒要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吃他个爽快哩！咦，那里鸣金掌号。待我来看。”五郎上山一看，道：“好奇怪，见一个将军在那里大战。啊哟，不好了！你看这一员将，被兵马围在里边了。”

五郎看得怒气直冲，就拍马追来，抡起那根样杖打将进来，呼守信也就乘势杀出了重围。那庞家的兵将被这和尚拍马冲来，倒杀得天昏地暗。众人道：“难道他也是呼家羽翼？这个和尚却是十分厉害。闲话休提，且收了残兵再作理会。”

且说五郎见那将军乘势杀出，就飞马赶上，道：“将军休走。俺不知你姓名，在此则甚？”守信道：“俺乃后山呼家将的世子呼守信，从太华山进香，母亲教俺往外婆家去来。”五郎道：“你外婆在那里？”守信道：“俺外婆是太行山老令婆。”五郎道：“如此说来，你是我的外甥了。”守信狐疑未信。五郎道：“俺就是老令婆第五个儿子，在五台山出家的杨和尚便是。”守信一想，道：“呀，原来是五舅舅，如此请上，待甥儿拜见。”五郎扶住守信的手，说道：“甥儿少礼。”

那甥舅正在相叙，恰杨家一班寡妇追来，看见五郎同守信叙话，一齐上前相见，将守信受屈的活，细细说了一遍，大家上马回山。众寡妇道：“叔叔，我们先回，你送外甥一程罢。”守信道：“多谢众位舅母、嫂嫂。”五郎送了十里，守信拜别和尚，各自勒马前行。诗云：

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

近来扳折苦，应为离别多。

且说五和尚回山，见了令婆，说道：“孩儿从五台来，今日救了一个将军，正在查问他，恰好众位女将军都在阵前助战。后来说起缘由，孩儿才晓得是呼家外甥。”令婆道：“五郎，我想庞奸贼只怕不肯退兵，还要上山来搜寻哩。”五郎道：“母亲休恼，待俺去与他讲究，不怕他不迟兵回去。”五郎提了这一根防身的禅杖就走，令婆晓得五郎的性子最躁，就一把扯住，道：“凡事不可任性，总要定了主意，与他抵敌才是。”五郎道：“不错，我们且定了主意，再作理会便了。”自古道：君王有道臣民乐，无道之君可奈何？

那庞家四虎与这两员女将正杀得十分热闹，又将呼贼围拢，正拿住他，那晓又被和尚冲将过来，杀了半日，好不厉害。众人商议道：“那晓得这个和尚就是征西时杀了无数大将，回到五台山出家的杨五郎，偏偏我们晦气，撞了他来，杀得这般苦恼，怎么好去回复？”牛虎道：“不妨，只说已有了呼家的

踪迹，必得再添精兵五千，方可前去擒拿呼贼。”龙虎道：“好计策，明日竟去请兵，不必提起今日的事了。”那四虎商议已定，就吩咐中军前往京师请兵，不题。

那晓这五郎和尚，拿了禅杖，赶进庞营，大喊一声：“奸贼在那里？还不退兵逃命，想是要俺动气才走！”话未说完，禅杖已经飞舞，吓得这些兵将东奔西撞。那四虎在中军帐里，都是伸头缩脑，不知这个和尚赶来做甚。龙虎道：“兄弟不要管他，我们一齐出去，看他如何说法。”牛虎道：“哥哥讲的极是，我们大家出去。”

那龙虎兄弟来到外边，五和尚见了庞家四虎，抡杖就打，吓得四虎口里喃喃齐道：“望师父慈悲。”和尚道：“你们既要俺慈悲，还不起营快走！”四虎即传令三军，作速收拾拔寨。牛虎道：“我们收了兵马，也不必别处再屯，教他们离京二三十里住下。等我们与太师请了兵，同他一齐进赶，以为何如？”龙虎道：“我弟言之有理。竟是收兵进京去罢。”和尚见他吩咐拔寨，就拿了禅杖回山，不题。

且说呼守信一路行走，想：我这位五舅倒也骁勇，不是他这场泼战，俺今日焉得到此？呀，此处为何写是皮帐，莫非是西凉界上了？不免少坐片出再走，有何不可？守信跳下马来，把身子抖一抖，便觉有些困倦，且在此打个盹罢，咳，我呼守信今日才晓得苦恼。果然：

跨马自知皮肉瘦，解衣才见箭瘢多。

话说有个齐国宝，乃杨家将的花花太保，因同十二寡妇征西失踪，流落西羌，且喜在这里收了一班人马，自称定天山寨主，倒也快活，只落得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夫人脱氏，所生一男一女，孩儿名唤齐雄，武艺倒也十分骁勇，年方十八，娶邓氏三娘为媳。喜他一对夫妻，都是武艺高强。女儿月娥，年交十六，生得十分秀丽，果然佳婿难求。这脱氏夫人，精通韬略，每日教儿女习演武艺，愈加精熟。且喜那日天气晴和，国宝又闲暇无事，不免请了夫人、小姐，同往教场操演一回，有何不可，说犹未了，随吩咐侍女去请夫人、小姐。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齐国宝大演阵法老夫人擂台选婿

尘饭涂羹旧话填，或言坚壁或开边。

新奇暂赏刳菟策，谋事由人成事天。

且说齐国宝请了夫人、小姐同去观兵比武，三军齐集营门伺候。那齐国宝同夫人、小姐上马下山，军兵拥护前后，一路行来，好不威风。国宝道：“夫人，你看前面柳绿桃红，半天鹤泪，西羌风土，不弱中原。俺在此数年，集兵

数万，垦地千顷，也不在做定天山的寨主。时逢庆会，满殿嵩呼；比那大宋皇帝还觉快活。”夫人道：“大王，今日一路而来，果然此间山色与西夷不同。”国宝道：“前面是那里了？”都管道：“启上大王：前面是演武场了。”国宝道：“既如此，吩咐扎下了营。”都管道：“大王有令，在此扎营了。”话声未了，军兵盘扎下营，国宝同夫人、小姐下马升帐。

忽有一匹带鞍子的五花马飞跑过来，大王即问管马军：“你在孤家帐下管的什么马？鞍子也不去掉。”那管马军道：“启上大王：这马委实不是我们的。”大王道：“不是我们的？倒是天上掉下来的？”管马军道：“启上大王：这马只怕是放草的。”国宝道：“胡说！孤家在此数年，从没有大胆的人敢来放马。据你说来，明明有奸细在此，快去拿来见我！”那管马军奉了大王将令，来到前营，把话细细说了一遍。大家齐道：“既是如此，我们同去找寻，倘然果有奸细，拿来也好请功。”

这些将士四处寻获，只见青草齐倒，众人心想，莫非奸细躲在草内，也未可知。那些将士近前细看，谁道一只猛虎跳将出来，吓得那些将士个个魂飞魄丧，都说道：“大王，不好了，方才有鞍子的却不是马。”大王道：“不是马倒是牛？”将士道：“不是牛，却是一只猛虎！”国宝听说是虎，心里又惊又喜，道：“若说青草里有虎，孤家倒要去看的。”于是坐了一匹白马，军兵紧随后面。

来到草间一望，不见有什么虎。国宝就往草边细看，只见一个英雄睡在草里，那人手里拿了一条棍子：“想必是奸细了，待孤家盘问他一盘，便知明白。”齐国宝大喊。声：“汉子，你在此做甚勾当？”守信听得耳边叫喊，睁眼一看，只见许多官兵，心里好不着急，只得硬了头皮说道：“老将军尊姓，镇守的是什么地方？”国宝道：“俺乃太行的巡军太保，姓齐，在此做定天山的寨主。”守信道：“失敬了。愿大王听禀：俺是大宋皇帝的功臣呼延赞的孙子，因父王呼得模为了金鞭执法，见庞妃僭用了曹皇后的銮仪，父王要他换用，那晓庞妃不从，俺父王怒执金鞭要去打这庞妃，却有内监陈琳再三劝止。谁想这庞妃不思僭越违制，反在朝廷面前奏说俺父王打妃骂君，不久就要兴兵灭宋。那仁宗轻听妖妃谎奏，一时发怒，就差了妃父庞集，领了校尉到俺府中，抄斩一门三百余命。俺兄弟两个，蒙爹妈再三令俺兄弟逃出。原谓报复此仇，那晓逃出后，庞贼又领兵四处追捉。吓得俺兄弟分飞，不知何日会面，图报此仇。古语云：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俺见大王重义，敢不剖心实告。”国宝道：“说起来，就是呼老将军的令孙小将军，但不知今后往那一方去？”守信道：“大王有所不知，目下是水面浮萍随恨去，何分南北与西东。”

国宝听了这两句，想起流落西羌的日子，说道：“将军若不嫌弃，请到山寨谈讲谈讲，且憩息几天，再做计较何如？”守信道：“承大王如此大恩，教我从那里消受？”国宝听说，哈哈大笑起来，说道：“你我只讲一个‘义气’两字，凭它到那里都可去得。”守信道：“既蒙大王恩义，敢效执鞭。”国宝道：“太言重了，呼将军请上马。”国宝也跨上雕鞍，径回山寨。

守信远远看一位头戴雉尾的小将，迎道赶来。守信道：“大王，这位小将是谁？”国宝道：“这是小儿齐雄。”那少年闻言下马施礼，国宝把守信一家受屈的事，细细说与齐雄知道。那齐雄听了，不觉怒上心来，说道：“爹爹，若是这般说起来，忠臣受屈无伸了。”国宝道：“不要管他，我们且到营寨里去细讲。”古人说得好：

从来好汉惜英雄，狐兔皆悲义侠同。

君王无道听奸佞，屈杀清忠忘大功。

国宝已经吩咐摆宴，款待呼家将军，一面打发中军下山去，接了夫人，小姐回寨。那中军奉了大王的命令，接了夫人、小姐上山进寨。那女侍见书房里，有一个俊俊雅雅的英雄，在那里吃酒，倒也奇怪，心想：待我去与夫人说知，便知分晓。女侍来到里边，说道：“夫人，今日大王替小姐招了一个女婿，在书房里边吃酒哩。”夫人听说，又去告诉小姐。

小姐并不瞅睬，心里甚是疑虑，悄悄的唤了女侍，同到屏后看了一回，转身来坐下，又呆想了半日，咳，那得这样好人品，就与他做下了夫妻，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但看人品却好，不知他才技如何？我爹爹如何讲说，就把奴许了。这时国宝正在道问，月娥方听明白。只见国宝问那英雄贵庚，守信道：“今年已是二十有余。”国宝大笑起来道：“将军长小女两岁，愿结成婚姻。但不知呼将军意下如何？”守信道：“多蒙大王抬举，把小姐终身托付于我，须待俺去寻了哥哥，先将父母之仇报过，再来求亲便了。”国宝听说，沉吟细想，莫非他不肯攀我女儿，故把这话说来我听，也未可知，随说道：“呼将军，方才这话明日商议。”守信乘此谢酒安睡。

国宝来到里边与夫人商议。齐雄进房，那邓氏三娘道：“今日请的是谁？”齐雄道：“今日请的呼延赞的孙子呼延守信。”邓氏道：“请他则甚？”齐雄道：“不要说起。就是今日巡山观兵的时节，见了一骑有鞍子的花马跑来，那时父王查问不出，令军上巡查，报说一只猛虎眠在草里。父王不信，亲自往看，才见那呼守信睡在草中，并没有什么猛虎。父王的心里就想他日后必是个大人物，故此唤醒了，一同上山，让他细细的把庞家害他的缘由说了一番。父王欲将月娥与他。”三娘道：“既如此，待我去恭喜了来。”齐雄道：“虽然讲过，还未定准，且等明日定准了，去恭喜未迟。”三娘道：“如

此，且睡，明日再做理会便了。”语云：

世间千万惊奇事，磨折多番出类群。

且说齐用娥来到屏后，听得父王在那里对这位英雄说道：“小女少将军两岁，愿与将军匹配，直正难得。”你道这位将军怎么回我爹爹？他说报过了父母的仇，然后再来求亲。月娥想，听他这般说法，你道气也不气！难道结了亲，就报不得仇的么？他明明在那里推托，不要讲他。且进房去罢。那月娥回房长叹道：“不是姻缘莫问亲，那能红叶去传情。徒望老人来月下，休题石上定三生。”

邓三娘到了次日抽身起来，径往里边，见了月娥，说道：“姑娘，你今日的面孔上好象有什么心事么？”月娥道：“嫂嫂，我心事却没有，只是听得爹爹同那呼家的后生提亲。倒被这后生推托。嫂嫂，你道气也不气！”三娘道：“怎么推托？”月娥道：“他说报过了父母的仇，然后再做那对亲的话，岂不是被他推托？”三娘听说，细细想一想，道：“姑娘，你不用着恼，我有绝妙的计策在此，不怕他不来求我。”月娥道：“既有妙策，倒要请教嫂嫂。”三娘道：“我们去向我公婆商议，搭起一座擂台来，张桂些榜文，择了日子，我们一家都到台上，少不得这些有武艺的都来比试，只怕这姓呼的见了姑娘的容貌武艺，他要来求我哩！”月娥道：“好妙计！果然足智多谋。自古道：有志妇人胜似男儿。既如此，闲话少说，且同嫂嫂去与爹妈商议起来。”正是：

春风吹得园林茂，蛱蝶穿花绕苑墙。

那月娥同了三娘来见爹妈，道个万福，国宝道：“女儿媳妇出来何干？”三娘道：“闻公公昨日与姑娘对亲的话，儿媳倒有一个计策在此，故尔特来商议。”国宝道：“你且说来。”那三娘把这擂台择婿的话细说了一遍。国宝听了大喜，即刻吩咐军兵搭台，一面挂起榜来，招集群雄，在擂台比试。

那些军士，奉了大王命令，齐往下山，纷纷嚷嚷，不多一会，搭起了一座擂台，顷刻间，灯彩齐全。那正管军吉屹罗飞奔上山禀见，说道：“正管军启上大王：擂台已经完备，榜文已挂台前了。”国宝道：“既如此，明日乃黄道良辰，早早传集军兵，伺候夫人、小姐上台比试，不得有违。”那吉屹罗领了大王将令，来到山上，晓谕这些前军后校。各各欢喜，不胜快活，大家专等明日问候夫人、小姐上台，看他们比试。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石头陀打下擂台呼守信访兄别丈

少小离家受苦辛，剑囊空佩未邀勋。

昔日功臣今受屈，旁仇未报暮云生。

却说齐国宝为了女儿月娥婚事，高搭摆台比武来选东床。此时红日已升，那国宝来到里边唤起夫人女儿，妆束起来。那月娥小姐已经妆束完了，这些使女与小姐一样妆束。你道怎生打扮：

头上高飘雉尾，身穿红锦绣衣。罗裙低系，金莲似铁。双剑如飞，将军不敢近，神鬼皆逃避。

那齐国宝同了夫人、小姐跟了一班女从。都来到台上。那管军、力士一同来到台前参见，国宝就令管军，把珠灯彩球都要张挂齐备，四面都要扎营。管军奉令，吩附力士把灯彩张齐，营伍完备。国宝又令：“四路省军领兵暗伏，倘有人敢台前喧嚷，立即擒住了他，拿来见我！”那四路管军、力士各各奉令把守。诗云：

今日雄才施技勇，擂台比试选东床。

那齐国宝为了女儿月娥招婿，搭起这座擂台，挂了榜文，就有多少勇士齐到台上来比试武艺，倘然中选，也显得英雄盖世。

却说西番单于的儿子叫做单于吉，年尚十七，生得面青发红，手似钉钯。听说齐国宝擂台选婿，那单于吉也想中选东床，出厅见父亲，禀道：“父王在上，孩儿有话禀明。”单于道：“我儿有话，且说来为父的听。”单于吉就把擂台比试的话细说了一遍。单于听了大笑，说道：“定天山齐国宝的女儿，那个不晓得他的将才，你如何去得。”单于吉道：“爹爹放心，孩儿若去，包管中选。”单于道：“我儿既要去，须得见机才好。”单于吉诺声道：“是。”就带了勇壮家将二十名，同往定天山比试，诗云：

年少辞家独出群，金鞍宝马去邀勋。

一枝百年姻眷好，英雄盖世古今闻。

且说呼守信在定天山，远远听见人声如沸，金鼓喧天，不知何故。守信正欲来问，恰好都管军走来，说道：“呼将军，为何不到山下去打擂？倒在此间闲耍。”守信道：“打擂台则甚？”管军道：“为小姐招亲。”守信听说小姐招亲，心里想道：向闻月娥貌似西施之美，不免踱到台前观看一番，有何不可？正是：

日高三丈群英集，齐望合同美玉真。

那月娥吩附女婢往台前高叫道：“俺奉小姐之命在台上赌胜，如有不怕死的，请上台来与俺比试。如果俺胜，好与小姐亲向比试，胜，则与他花烛。”道犹未了，那晓闪出一个和尚，上台喊道：“俺乃外国和尚石头陀，在此与你小姐比胜！”那女婢见了这个头陀，心里好不着恼，即使武艺高强，怎么与小姐成亲？

那晓月娥在里边见这头陀生得恶状，倒在此撒泼，怒道：“待俺打他下台

去！”月娥走到台前大骂：“秃驴，你来送死罢！”那和尚见了月娥就呵呵大笑道：“你休得夸口，只怕洒家这一拳，也够你受用了。劝你不如快与洒家做亲的好。”月娥听了大怒，使出一路长拳，那晓这和尚纵上台来，被月娥一个双飞脚踢将过来，那和尚就一个斤斗摔下台去，引得一群英雄拍手大笑道：“你看，金刚这样的胖和尚，原来是纸糊的！”

那晓单于吉也就纵上台来，喊道：“俺西番单于的三太子在此！”月娥道：“呔！你象个什么东西，也来送命。”太子听了，怒上心来，就飞纵上台。月娥摆一个金鸡独立势，打将过去，那太子连忙一躲，也摆个猿猴献果势打来，月娥就趁势打去，那太子一个斤斗跌下台来。

守信看得火气直喷，跳上台来，把眼睛轱辘看了一回。月娥也是暗想：这个好象姓呼的一般，不免待我叫他一声，看他如何。月娥道：“小将军，你何苦也来送命？”守信道：“为将之人，从来不顾身命的。况俺乃呼家将的子孙，谁人不知。”月娥心里已是明白，假意把两拳擎起，做个扑天雕舞势打来，守信乘势踏进，破了这势。月娥又摆一个蛟龙舞爪势，守信就钻将进去，一把抱住。那月娥低低说道：“冤家，抱松些。”守信心里好不喜欢，只得放手，挽住了一根鸳带。

正要一同回营，忽见台下这些人儿说道：“快走，那边兵马杀来也！”守信听了，心中好不忧疑。忽听巡报说，西番单于吉领兵围住，要抢小姐，亏齐英雄小将和三娘在那里征战，不能取胜，要请小姐去助阵。

守信不问情由，捉棍飞跑，见了单于吉就拦头一棍，恰巧中了肩膀，趴闷在地，那些将弁见太子如此，说道：“不如收了器械，扶了太子起来去罢。”那单于吉道：“啊唷唷，好厉害！快回西番去。”单于吉领兵起身去了，齐英雄同三娘、守信一齐上马回山。这教：

姻缘巧遇呼家子，中选成亲齐月娥。

那月娥自选中呼郎，就同国宝夫妻上山，国宝道：“女儿选中了呼守信，为父的也称心了。女儿你且到房里收拾打扮，待俺端正花烛，请呼郎与女儿成亲。”国宝吩咐这些力士：“将灯彩挂好，快唤乐工宾相。今日黄道吉辰，与小姐完成花烛。”

国宝因月娥选中东床，不胜快活。那呼守信想起哥哥守勇，不知流落何方，爹妈被庞贼父女所害，冤死一家儿性命，此冤何日伸雪？想到其间，令人心痛。这是：

父母劬劳恩似海，沉冤何日与亲伸？

且说齐月娥与守信成了夫妇，已经两月，齐月娥向呼守信道：“我看你终日愁眉不展，却是为何？”守信将爹妈含冤的话说了一遍。月娥听说，不觉掉



下两行珠泪，说道：“公子不必心痛，我去向爹爹商议，招些人马，也去杀他满门，就伸了公公婆婆一家儿的深冤了！”守信道：“但得如此，就是九泉冤苦亲魂亦感激不浅！”月娥道：“公子，古云：父母翁姑，恩亲无二。不免同去与我爹妈商议便了。”却是：

且看翡翠兰苕上，欲掣鲸鱼碧海中。

话说呼守勇一路行来，过了许多峻岭，看此处山色，与中原无二，人物恰是不同：面上好似有漆，身上臊腥，穿的羊皮，身上倒挂大圈，问他姓名，也不知他说的什么。恰好有一个年老走来，守勇就上前问他，他说是新唐国差来，查点马匹到此，不然也不到西凉。守勇道：“这里到新唐还有多少路程？”那老者道：“这里到新唐，只有三天了。想是你要去么？”守勇道：“正是。”老者道：“你到那一个府第？”守勇道：“俺不到府第，要到王府去的。”那老者听了又道：“小英贤，你怎么要到王府去呢？”守勇道：“那新唐国的主公，就是俺祖呼延赞的妻舅马化风。他当初原想在中华做一个藩主，因出了赵匡胤，做了大宋皇帝，他就到新唐国来做了个番王。那大世子马韬，就是俺父王呼必显的表兄。”老者道：“小将军原来是马千岁的亲戚，如此，失敬了。”守勇道：“你在新唐做什么？”老者道：“不瞒小将军说，俺在新唐，蒙千岁容我，做了一个查马军，所以到西凉查马。今日幸遇小将军说起，又是千岁的亲戚，俺真正有造化。”守勇道：“前面是什么地方？”老者道：“就是新唐了。”守勇一望，心中大喜：我道新唐怎样，原来与中华不相上下，两国的城垣宫殿都一样。

守勇正在观看，只见前面许多官军、太监摆队行来。那老者道：“小将军，快请回避，前面花花公主驾来也，另日再会罢。”言犹未了，那老者就拍马飞去。呼守勇只得回避。公主在马上飘然而过，守勇伏倒草内偷看了公主心里想道：“只说中华人物丰来，难道番邦女子倒比中华更美。方才马上的公主岂不是绝色？就是这些女侍，也有几分姿色。正是：

休说中原有美女，谁知西番胜西施。

呼守勇看见花花公主驾已过去，就立起身来，心中想了一会，不知公主到那里去。守勇正在那里心焦，恰好有一队武士经过，上前施礼道：“请教列公，今日公主何往？”一武士答道：“今日公主到桃花潭去，因潭里出了妖怪，已经在地方上吃了些百姓，俺国王故尔差遣公主前去看来。”守勇道：“桃花潭离此多远？”武士道：“不过三十余里。”守勇道：“噢，离此不远了。”武士道：“看你这妆束打扮，不象俺新唐人士。”守勇道：“俺乃是大宋的呼家后代呼守勇也。仁宗皇上偏听宠妃妄奏，说俺爹爹欺君傲上、心怀反意，故尔将俺全家抄斩。俺为了伸冤报仇到新唐国来。”武士道：“将军，咱们

各奔前程。”守勇道：“请了。”大家分手。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桃花潭守信收妖新唐国公主招亲

新唐公主逞英强，奉命歼除妖逆狂。

天姿映出桃花面，笑带芙蓉香柳娘。

那花花公主奉了国王的命，选了三百个雄兵，来到桃花潭下面，听那百姓讲这个妖怪好不厉害：“到了日午将西，那河里就要翻风作浪，性命被他害的也不少哩。”话犹未了，忽然起了一阵大风，河里顿翻白浪。公主就令番兵一齐放起炮来。谁想，这个怪物全然不怕，在空中飞舞，好象要来吃人的光景。公主吓得浑身冷汗，就带了番兵勒马回宫。

遂见国王，说道，“孩儿领兵桃花潭去，讨图扫灭那怪物。那晓这个怪物果然十分厉害。孩儿看见风浪大作，即忙传令放炮，那晓这个怪物，忽地到半天里舞将起来，好象一条金龙向下飞来，势要吃人光景。吓得孩儿浑身大汗。料难抵敌，只得回宫。望父王赦罪。”国王听了公主的话，心下忧思，进宫又见公主吓得这般模样。

到了五更时分，国王升殿，百官朝见毕，忽王门官上殿奏道：有一大宋功臣之后呼延赞之孙呼守勇，有事奏闻殿下。“国王沉吟半晌，想起父王曾说，有位姑妈，嫁给大宋赵匡胤的功臣呼延赞为室，因说道：”既如此，着他上殿。“即传旨召宋臣呼守勇见驾。

守勇俯伏银阶，口称：“臣呼守勇祝愿晋王千岁。”国王道：“你既是功臣之后，先把家世奏来。”守勇奏道：“臣祖呼延赞，扶宋社稷，功显日月；祖母新唐马氏，止生臣父必显，世受国恩；母前山杨氏，老令婆之女，生臣兄弟二人守勇、守信。”国王道：“你今来此何干？”守勇道：“臣缘父母痛遭仁宗无道，宠妃庞氏僭欺正宫，臣父必显执先帝迹赐金鞭，恐吓庞妃。不料庞妃捏词狡奏，宋主听妃之言，即差妃父庞集统兵围住府第，放火烧杀，毁我家口计三百三人。臣弟守信幸代母往太华进香，未逢惨毒。俺的性命，方得爹妈逼俺从地穴里逃将出来，以便代亲血恨。那晓逃命至今，历被庞家追捉，且喜屡遇救星，未遭杀害。今日到此新唐，得见千岁，以为万幸。伏祈千岁怜念至成遭此惨杀，借给雄兵十万，剿灭庞贼父女，庶雪此仇，地府幽灵永沐洪麻。”

国王道：“你既是呼延赞的子孙，把那御赐的金鞭来看。”守勇道：“千岁，难臣被庞兵围捕，爹妈逼俺逃命，那里还想带这金鞭？”国王拍案大喝道：“你既是呼氏的子孙，岂能换带金鞭？明明是个歹人，将这番胡言哄弄孤家提兵与大宋为仇，岂不是个奸细！”令将校：“将呼守勇绑赴法场！”

那将校把守勇正欲捆绑，班中有几个老臣奏道：“臣等愚见，千岁如将呼守勇处刑，还不如加恩免其死罪，令其领兵将桃花潭之妖逆荡除，可谓两全。”国王道：“卿等奏得甚妥。”即降旨赦了。呼守勇俯伏谢恩。却是：

几希一命入幽都，幸赖先灵暗保扶。

国王道：“今众卿保奏，说你既是呼延赞的子孙，必定有些武艺。金鞭虽然失带，将略决定随身。孤家今日试你一试，就知明白。你今领兵三百，前往桃花潭去，除了这个怪物，你爹妈的仇，孤家自有商议。”守勇听了爹妈的仇“自有商议”的话，心里好不快活，疾忙谢恩退出，就上马加鞭，来到桃花潭，只见：

绿阴深处柳垂腰，隔岸桃花粉面姣。

河内无风波不起，鸟啼花笑寂无妖。

守勇看了一会，毫无踪迹，惟对天祷告：“弟子呼守勇，因爹妈一家三百三人惨遭庞奸杀害。俺弟守信代母太华进香去后，没有下落。俺今来到此间，几乎性命不保。蒙番官保奏，领兵来此除妖。惟愿苍天默佑，万圣阴扶。”守勇祷毕，不觉日渐沉西，但见微风细浪，河内好似迷雾一般。守勇道：“俺今日行事，乃奉国王之命，全赖众将官尽力攻击。倘能擒获，俺与众将计功。”那将校应声如雷，即忙整枪搭箭各各齐备。

那河中正在起风作浪，迷雾漫天，远远望去，云里好似有条金龙在内旋绕，势欲飞将下来，那将校见了，都是心慌意乱。忽听一声炮响，就呐喊起来，提枪的提了枪，射箭的扯起了角弓。那守勇提了一根铁棍，向前直冲，对着云里的龙道：“你这逆畜，难道不晓得俺是大宋的呼家将在此，还不快来受缚。”那晓道言未了，这逆畜张牙舞爪的飞来，谁想守勇真灵，也化现了一条青龙，与那金龙两下里盘旋。忽地里起一阵怪风，吹得眼睛都不能睁开。只听半空中一声大震，好似地裂山崩，抬头一看，依旧红日青天，众军道：“好奇怪！如今天上云也没有一一片，龙也全然不见，方才明明是的两条龙盘旋不了！”

众军正在疑想，忽小校报说：“前面哈都哩地方，天上掉一根鞭在那里，咱要拿他，实在拿不动。”守勇听说，也称奇怪：“俺去看来。”守勇到那哈都哩，见了金鞭，倒下身便拜，道，“金鞭金鞭，帝赐流传。”拜毕细看，果然是呼家之物。上面刻的“鞭赐御弟呼延赞，世世相承勿忘朕意。”一面又刻：“勿论王亲国戚，文武朝臣，不遵规制，鞭死无情。金鞭铁面，代朕施行。”守勇收了金鞭，回到桃花潭营里，安息了五六日，那方百姓也不讲起妖怪，潭里也不生风兴浪了。

守勇带领将校，来见国王，把领兵伏妖的话，细细说了一遍。那得鞭的话

，又说了一番。国王听说，十分欢喜，接过金鞭细看，拍手大笑道：“好，果然将军是呼氏子孙，不然，那能恰巧就得。若说这鞭非将军得取，咱这里就闹个不停哩。将军除妖辛苦，请到内书房安息，早晚便于叙谈。”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花公主许配东床呼延庆书房讲武

才略应堪夸数公，只今方信有英雄。

喜看翡翠金枝贵，欲钓鲸鱼沧海中。

且说呼守勇自从除妖得了金鞭，见过国王，就请守勇到内庭将息几天。那守勇将这金鞭逐日在手中舞弄。一日，国王来到书房，守勇正舞得高兴，国王看了一会，连声称赞：“果然将门之子。”守勇回转头来，看见了国王，急忙放了金鞭，道：“难臣不知万岁到来，有失跪迎。”国王道：“咱家与山前杨氏、山后呼氏，原是世代老亲，何必这般谦逊？”守勇道：“难臣承千岁如此抬举，也是叨祖宗的荫庇。”国王道：“前日的金鞭得手，这是你令祖阴空默助，将来贤侄必作栋梁之器。”那国王讲了一番叙亲的话，依旧回宫去了。这教：

相才还是将才高，万里江山一举劳。

皇封御弟呼家将，荫子蒙孙穿锦袍。

同王来到西安官，娘娘接了万岁，进宫坐下，说道：“孤家有一桩事，与娘娘商议。”娘娘道：“千岁有何见谕？臣妾谨当领听。”国王道：“与娘娘商议，非为别事，因为公主年已及长，东床未选。孤家为此，日夜焦思。前日为了桃花潭出了一个怪物，逐日在那订里兴风作浪，不知戕害了多少百姓。公主听了，一时气冲牛斗，领兵前去剪除，那晓得到了桃花潭，这怪物正在那里兴风作浪。那公主一看，好似一条金龙，对着公主飞来的样子。吓得公目瞪口呆，方得她有主意，就急忙回宫，孤家心里甚为不安。幸喜公主近日身体安泰，孤家才得放心。”娘娘道：“人家为了儿女，父母心肠都是这般的。唯有儿女的心肠待爹妈，只恐就不能够了。”国王道：“虽然如是，总要教导。”

娘娘道：“那桃花潭的妖怪，如今怎么样了？”国王道：“娘娘讲起桃花潭，真正奇怪，那桃花潭里这个妖怪，方得孤家的表侄呼守勇到新唐来见孤家，那时孤家就教他带了三百名番兵往桃花潭去。呼守勇到桃花潭不多一会，河里就翻风作浪，乌云蔽日，云里有一条金龙飞舞。守勇喝了一良‘逆畜！’云里忽又出现一条青龙，与那一条金龙盘旋了半日，忽然大震一声，那里晓得就是宋太祖赐与孤家姑丈呼延赞老将军的这根金鞭。咱侄儿得了这鞭，那桃花潭里的风浪顿息，天上的乌云散去。又隔了几日，河里也不起风浪，百姓也不讲起什么妖怪。咱看那呼家表侄，将来必是个大人物哩。故此孤家有事与娘娘商

议，咱想公主的容貌也好，武艺又强，年纪又是相仿。孤家欲将呼家侄儿做个东床佳婿。”

娘娘道：“既呼家侄儿到此番邦，应请他到府中安歇，也该来见我。”国王道：“娘娘，那侄儿已在西书房住，因他平妖辛苦，咱教他将息几天，然后相见罢了，所以呼家侄儿尚未拜见。”娘娘道：“既如此，臣妾与千岁同往书房何如？”国王道：“这是极妙的了。”

那千岁同了娘娘即时来到西书房门首，内侍道：“呼将军，千岁同娘娘在此。”守勇听了，急忙出厅迎接，口称：“难侄不知千岁与娘娘到来，有失远迎，望岂恕罪。”国王道：“侄儿免礼。”进了书房坐下，守勇拜见已毕，千岁开口说道“孤家今日同娘娘到此，非为别事，一则念及老亲，二来见你人材出众，武艺高强，孤家欲将公主与你结个百年夫妇。”守勇道：“多蒙万岁与娘娘这般抬举，难侄岂敢？况公主是玉叶金枝，宫帙闺秀，难侄如今是丧家之犬，东奔西逃，不知将来如何下梢哩。”娘娘道：“呼家贤侄，你何这般推阻？将公主匹配与你，也是千岁重亲情的好意，将来新唐马氏与后山呼氏的亲，不致疏失了。”守勇道：“难侄已曾娶过王氏金莲、赵氏三姐，成婚未几，又被庞贼领兵追招。方得三姐与贼对敌，难侄乘势走脱，苟延性命，遇到此间，皆二位侄妇相扶，未经被贼擒拿，以为幸甚。”千岁道：“娘娘不必听他，咱们且进宫去，是有个道理。”

那千岁同娘娘进了内宫，说道：“公主，你到桃花潭看见的什么金龙？唬得孩儿浑身冷汗回宫，倒病了几天，那晓这金龙，就是后山呼家将的紫金鞭。”公主道：“父王何以知之？”千岁道：“我儿那日从桃花潭回来了，恰好你表兄呼守勇到此，咱就差他到桃花潭去，谁知你表兄呼守勇一到河里，风浪大作，白雾漫天，空中金龙狂舞。后又有一条青龙，在云瑞里盘旋了一会，那金龙掉下地来，众人拥去看来，恰是一条紫金鞭，被守勇拾了这鞭，云已散去，风浪即止，百姓也不讲那妖怪了。”公主道：“这也奇怪，将来倒要与表兄相借这金鞭来试看一看。”国王道：“何必要借，孤家现在待黄道吉日，就要把呼表兄与公主完姻了。”公在听说，不觉腮映桃红。娘娘同公主，随往里边更装去了。这教：

脱下罗衫换锦袍，宝髻高扳翡翠娇。

今日洞房香满院，专待仙郎度鹊桥。

那国王道：“今日是黄道吉日，与公主完姻，速速备了花烛灯彩，须要整齐。”一声吩咐，各官纷纷备办。等到良辰花烛，各官齐集宫门称贺。国王道：“众卿少礼。”令内监陈三千陪了众卿到御园饮宴。那乐工候相请出驸马、公主，拜了天地，见了千岁、娘娘，夫妻交拜已毕，随送入洞房去了。千岁道

：“娘娘，你道呼表侄配的公主何如？”娘娘道：“果然配得不差，这对夫妻，好像仙子临凡，还有什么比得上他们？”千岁道：“妙啊，没有什么比得上他们。”那娘娘同千岁，得意洋洋也回宫去了。那守勇把这庞妃狡奏，仁宗发怒，遣庞集领兵歼灭的话，讲说了一番，同入香房安寝。到了天明，双双来到内官，拜见了千岁、娘娘，请过了安，双双依旧回房，两下里谈谈笑笑，不觉又是梅梢月上，鸳枕朦胧，怪煞金鸡报晓。却是：

御前初献紫罗衣，交颈鸳鸯卧碧溪。

南燕北来新洞府，蓬莱小院遇仙姬。

且说王员外想起：招了呼守勇为婿，和女儿金莲成婚未几，不料就遭庞妃的父亲庞贼领兵杀来，把俺的庄子团团围住，要捉呼守勇去。方得俺女儿同翠桃，倒也有些主意，救了守勇。自从守勇去后，音信全无，不觉倒有十个年头了。俺女儿金莲时常想起了他，就要啼啼哭哭，俺与院君的心里好不懊恼，幸而有个外孙，叫做王延庆，今已十岁，倒也聪明。做娘的若是有些悲切，他就叫了翠桃一同在旁解劝，说道：“凡事总得孩儿长大起来，自有个道理，母亲若然若坏，教孩儿怎么办。”翠桃道：“娘娘，自古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官官到也讲得是。劝姐姐凡事要看小官人面上。“娘娘心里甚是明白，以后只把小官人长成，再作理会。

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骑石虎延庆逍遥庞贵妃奸谋渐露

挂窟香生花萼楼，万方同庆是中秋。

倾城人看双牛斗，小小儿郎解斗牛。

话说王员外一日正与院君叙话，偶见镜中的形容，不觉鬓已将斑。员外道：“妈妈，俺与你的年纪已是半百，苦奈膝下无儿，俺的心上欲将侄儿嗣续宗桃。”院君道：“这个极是。”员外就立了侄儿为子，改名“环”字，今年十六岁，面貌却也富丽，就见了员外、院君，又见姐姐金莲。见了延庆，向金莲道：“姐姐，这个是谁？”金莲道：“这里俺娘的过继儿子王延庆。”王环道：“姐姐，这是兄弟了。”王环与延庆见了个礼。

一日，员外把延庆送进书馆里去，先生教他读书。那里晓得这延庆竟是个过目成诵的神童，先生甚是欢喜。一日员外正到书房，恰好看见延庆在那里舞弄枪棍，员外道：“你小小年纪，弄他做甚？”延庆道：“这个才是文武全材，学会了它，也就是个武艺。”员外假意要去打他，谁知延庆一溜出了庄门，忽见田里有两条水牛在那里争斗。延庆道：“不好了！俺家的豆麦都被他踏坏了。”急忙赶下田里，把这两条水牛的角一把扳住解开，对庄夫道：“你们拖了去罢。”那些看牛斗的人，都是伸舌摇头。这教：

老大无能看半年，不如员外小儿郎。

且讲那万花谷秀云岩有个道士，说是反朝的一个宰相挂冠入山，姓王名禅，曾拜云中子为师，日诵《黄庭》，夜则蒲团打坐。每到天明采东方青气，参透了玄机妙秘，往来云汉。一日，西池王母大会群仙，那王禅在云头里看见了云中子驾云从西而来。王禅道：“师父何往？”云中子道：“今日西王母寿诞，大会群仙。”那王禅垂下云头，仍旧在万花谷秀云岩打坐。这教：

谈玄自有无穷妙，熟读黄庭参道机。

那云中子赴了群仙大会，回归洞府，只见武曲星官迁宫。云中子掐指一算：“咦！就是那年的魁罡星，降凡于复姓呼延为子，今年已交十余岁，成传法了，所以武曲迁宫。”云中子驾起云头，来到万花谷，就按下云头，叫一声：“徒弟！”王禅开眼一看，说道：“师父可是群仙会回来？”云中子道：“非也！”把武曲星迁宫的话，对王禅说了，道：“徒弟，你须下山到王贵庄去，度了复姓呼延庆的上山，教授了他的行兵十法，然后送下山。”云中子依旧驾起云头，回归洞府去了。

王禅想起那王方平仙师的叱石成羊法：“待我试他一试，何不教他变了一个老虎，就好骑他到王贵庄去，岂不好么？”那王禅就对了这块顽石，把手在石上一摸，吸一口气道：“变！”你道这块顽石变的什么？谁想竟变一个猛虎，王禅就跨上虎背道：“快走！”一霎时已是王贵庄了。王禅道：“住！”这虎就歇在庄前。那庄前庄后的人都唬得目瞪口呆，说道：“不好了！我们庄上有了老虎，性命哪里还保？我们且去告知员外，多唤些庄夫，大家拿了家伙，筛起金锣来，只怕唬行动他，也未可知。”众人拥到庄子里边，说到：“不好了！员外的庄门口来了一个极大老虎！员外快快唤些庄夫，带了家伙，我们大家到庄上，鸣金追赶，或则赶了他去，大家就好安逸了。”王员外听说庄前有虎，满肚疑惑，说道：“我们在此住了几百年，从未听说有老虎。莫管他，同你们去看来，再作理会。”

众人同员外到了庄前，员外四面的一看，问道：“虎在那里？”众人道：“好奇怪！方才这里明明有一个猛虎。想是员外出来看他，那老虎也怕我们追捉。”员外听了哈哈大笑，说道：“疑心生暗鬼，不听自然无。那里什么老虎？这是你们自己眼花了。”员外踱进庄门，来到厅上。恰好院君听说庄前有了老虎，慌慌张张见了员外，说道庄前有虎的话。员外笑道：“妈妈，你那里拾的马屁亭，我已看过，那有什么老虎？”院君听说，就回进房去。那金莲也闻庄前有虎，来见院君。院君道：“我已问过员外，庄前并没有什么虎，都是乡里人以误传讹的话，女儿不必惊慌。”这教：

人人见这田间虎，谁识王禅化石为。

且说王禅到了王员庄前，就把那骑来的石虎伏在田间，那晓化成了一块顽石。王禅走到王员外的门口，说道：“员外在府么？”门公道：“是那个？”王禅道：“特来拜访员外的。”门公道：“请少待。”到厅前看见员外，门公道：“员外，外面有个道人，他说特来拜访员外的。”员外细想：我没有什么相与的道人，既来拜访，且请他进来便了。门公来到外边，说道：“师父，员外有请。”那王禅到厅，相见了员外。

员外道：“师长从哪里来？”王禅道：“特来拜见。”员外道：“大师贵处？”王禅道：“贫道是万花谷秀云岩。”王神正与员外叙谈，恰延庆走出厅来。员外道：“过来见了大师。”延庆奉命过来作了揖。王禅道：“好，这……”员外道：“是过继的。”王禅道：“可惜！”员外道：“可惜什么？”王禅道：“可惜他在母腹中就遭兵戈扰攘，父子分离南北，须早早习些玄奥，以免目下之灾，他日之难。过了十六岁，得有父子相逢夫妇重圆。若不早作主张，解除不及了，岂不可惜？”员外道：“请教大师，如何与其解灾除难？”王禅道：“小官人今年可是十岁出头，若交与贫道做个徒弟，传授给他玄妙，就有一切兵戈灾难，也不碍的了。过后，依旧将小官人送还员外，你意何如？”

员外听了，心里甚是惶惑：若听了道人的话，就要把延庆领了去；如不听这道人的话，有什么灾难到来，又要抱怨及我。员外一想，这话倒要与女儿讲的。员外道：“大师请坐，待老汉去来。”

员外走进金莲房内，说道：“女儿，你可晓得，今日老父听了道人说起延庆，心中十分疑惑。”金莲道：“道人说延庆怎么？”员外道：“他讲延庆未出母胎，已遇兵戈，日下有灾，他日有难，及早学习些武艺，临事也好解除。若下与道人做徒弟，倘日后偶有灾异，如何解法？道人说教化延庆之后依旧送他回来。”金莲道：“爹爹快去回复道人，断不能与他领去做徒弟的。自古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员外道：”待我回他去。”

那晓延庆听说回复道人，他反倒哭将起来，道：“亲娘怎么不放我去做徒弟？要我在家里受灾难，巴不能让我学些法术，习些武艺，以后好与祖父报仇。”金莲道：“做娘的因你年小是儿童，那里放得了心？”延庆道：“如今母亲舍不得孩儿，只怕日后母亲不能相救孩儿，悔已晚了。”员外道：“你师儿两个不必哭，待我与大师商量。”

员外问王禅道：“大师听讲：因为儿年太小，待他长成，送与大师为徒何如？”王禅道：“既如此，贫道奉别了。”员外相送王禅出去。那晓延庆跟将出来，叫道：“师父！徒弟是要跟师父同去的。”王禅道：“上山修道，是最苦的事。”延庆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王禅道：“既要我领你去



，且坐在田里这块石上。”那延庆扒上石头坐定，叫道：“师父快去！”员外只道他坐石上顽耍，不去睬他，员外与王禅作别，王禅道：“员外改日会罢。”员外道：“专程恭送仙长。”王禅走上了石头道：“请了！”员外道：“请！”打了一躬，抬起头来，只见他师徒两人坐在虎背，在云头里，睁眼细看，已去远了，员外心里如热油煎沸，痛苦万分。且去与女儿说明，再作理会。

员外对金莲道：“那延庆决意不肯在家，已同道人去了。”金莲听罢大哭，院君急来查问女儿为何这般恸哭，翠桃道：“员外说，小官人方才被道人领去了。娘娘听了啼哭。”院君也含一包眼泪，同翠桃再三解劝。

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万花谷呼郎受法飞石关王环相遇

学术从师有宿因，弃家权去读黄庭。

蒲团且坐千余日，道德圆成功自深。

呼延庆骑了石虎，一霎时来到终南山后万花谷，那虎就立住不行。延庆跳下成来一看，只见苍松密密，古柏重重，隐隐里宫殿层层，果是神仙洞府。延庆正在观玩，王禅道：“徒弟过来，同我去见祖师。”

延庆随了王禅走入洞府，只见蒲团上坐一个白髯老者，手里拿一柄拂尘帚，端坐中央。王禅道：“弟子拜见！前奉祖师命，弟子往王贵庄度那延庆到山。”云中子把头颠了几颠，王禅就教延庆拜见了祖师，云中子道：“王延庆既来，你须好好教授他。”王禅同延庆拜别祖师，回归洞府。那王禅把秘典法术的天书细细与王延庆讲究，这延庆倒会参解，王禅听了大喜。这教：

仙诀不传凡，俗子无从觅。

台垣降尘世，真仙来教习。

延庆得了术诀，又将十八般武艺时刻演习，却是：

古来术法有真传，俗子安知玄妙声？

武曲临凡飞白鹤，道成初试胜王禅。

且讲庞多花自从宋仁宗封他做了贵妃，把一个呼家将杀得东逃西奔，四处追捉，终未拿获。今差四路总兵分头追赶，过了数月，尚未见有擒拿呼守勇、呼守信的奏章到来，心中却也烦闷。庞妃正在焦思，忽内侍走到宫门口道：“启上娘娘，圣驾已到外宫，请娘娘接驾。”庞妃道：“臣妾庞多花见驾。”仁宗命宫娥扶起，用御手搀了庞妃，进了内宫坐下，庞妃西首侧坐。仁宗道：“庞卿，你可晓得，朕在八王府国内赏花，见一个孩子，相貌生得甚是奇怪，与朕梦中得受九天仙女抱送来的孩子一般。更且那孩子的八字，又同刘妃生下公主的年月日时，都是相同的。如今朕把这孩子嗣为太子，续了赵氏香火，再作道理。”

庞妃听了，犹如小鹿在心头撞个不住，口里道：“万岁，这也极妙。有了接香火的，江山还要怕谁？但八王爷这个孩子，是那位娘娘的？”仁宗道：“那孩子却不是王爷宫里生的，是八王做寿，差陈琳在御园采取仙桃，庆祝八王寿诞。八王开盒取仙桃拜祝，那盒里开出这个孩子，王叔留养宫中，朕将来还要慢慢的察问。”庞妃唬得两手如冰，无言对答。

仁宗讲了这话，又道：“贵妃，朕今日来与日下一盘棋，也好消遣。”庞妃旁坐，正要着棋遣兴，忽内监许世泰奏道：“启奏陛下，三边总制施彪有告急本章到来，说辽兵猖獗，杨家将被辽兵战败，杨家兄弟已到西番借兵去了，不道辽兵攻破三关哩！”仁宗将施彪的告急本章看了又看，即降旨到兵部衙门：“会同九卿科道，速点骁将百员，精兵十万，随朕亲往三关破辽！”

那九卿文武齐集朝堂，议选骁将周仁、江一飞，郭兆熊等百员，挑集了精兵十万，仁宗就命梅又李做了领兵前部先锋，雷胜点做全营参赞，右翼右哨、左翼左哨各各点完，就此起行，这教：

秦时明月汉时关，御驾亲征果不凡。

自古真龙得虎将，管教胡马度阴山。

且说庞妃听了那一番的话，心里时刻不安。幸喜边关告急，万岁领兵亲征，心想：且送了圣驾，待我慢慢的来诘问。庞妃各官，跪请圣驾，那晓仁宗已上马出宫去了，庞妃在宫，终日昏昏默默。

一日，想起陈琳、寇直御，就差一个小太监，去唤陈琳、寇直御来见。那小太监奉了贵妃的命，唤了他们到宫。陈琳、寇直御道：“娘娘在上，奴婢叩见，望娘娘恕罪。”庞妃道：“我怎么待你，你们全然没有良心！那金水河的事，到底怎样办的？快讲出来，免你的死！”寇直御道：“那年奉娘娘的命，将太子抛送金水河去，婢子敢不依行？况今已数年，又提起他做甚？劝娘娘不必拨草寻蛇了。”庞妃道：“这事明明是你弄在那里的。”庞妃又查问陈琳：“那时你在御园则甚？”陈琳道：“奴婢在御园是奉旨取桃，与八王爷做寿。就是金盘里有什么小孩子，奴婢并不晓得。”庞妃道：“陈琳，你既不知，与我取鞭子来，把寇直御先鞭他一百下，然后再问！”陈琳对着寇直，大家含一包眼泪：若不依庞妃鞭打寇直，庞妃愈加忿恨；如听了他鞭打，这寇直的冤陷，如何分别？我想庞妃不念圣恩，反把一位太子教寇直送至金水河中淹死他的性命，俺与寇直不忍把太子淹死，商量将太子放在盒中，与仙桃一齐送进八王府去。那晓隔了七年，又来讲起。陈琳假意提了那鞭子，把寇直鞭打。

庞妃看陈琳鞭打寇肖，并不实力鞭责，想是陈琳、寇直通同作这个弊，故此陈琳遮掩，不肯用力鞭打。庞妃就接过鞭来乱打，寇直熬受不起，被妃鞭死。庞妃看那寇直已死，陈琳决难留他，一面将鞭子也就劈面乱打，陈琳道

：“娘娘请息怒，即使奴婢救了太子，也是奴婢们份内的事，若依娘娘将太子淹死，将来宋朝的天下，就没有社稷主哩。”庞妃听了大怒，教令内监李茂才等一齐动手。陈琳道：“快些打，自古‘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俺陈琳救了太子，今日被庞贵妃打死，将来也得个名儿。没使见了先帝，俺也无愧！”

陈琳正在那里受苦，忽有守门太监孙恩道：“启娘娘，万岁有旨，特召内监陈琳飞骑前往，随驾征辽。”那庞妃接了圣旨，唬得浑身冷汗，抖个不住，说道：“陈琳，难道你不念我平素看待你的恩么？”陈琳道：“咱是再不忘恩的。”庞妃道：“既是知己，我今恕你，快去端正起身，前往驾前行走。那金水河的事，我如今也不来究你，你可晓得么？”陈琳道：“奴婢知道。”话毕，就同孙恩出了宫门，上马去了。这教：

王孙脱难寄珠楼，内侍儿希命不留。

有此忠良心不昧，天恩犹助宋春秋。

那陈琳奉召，星飞赶上边关，随了圣驾，这也不在话下。

且讲庞妃密令内监李茂才等，把寇直御的尸首推下金水河去：“日后圣上回宫，问及寇直御，你们竟说是落河身死便了。”那李成才等把寇直的尸首抬到金水河边，推将下去。只见一道白光，直冲上天。那晓河里的神道，早报龙王知道，说那内侍寇直御因为救了太子，被庞妃忿恨，遭屈打致死。

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呼延庆辞师归里王金莲新唐访夫

何期法术运无穷，采石云车起寿宫。

闻有三山仙子窟，茂林修竹古苍松。

且说呼延庆自从王禅老祖度他到了终南，教习了法术和行兵的策略，无不精详。不觉光阴迅速，来此已经三载。“待我前去拜别，看师父如何？”延庆到洞府见了王禅，说道：“师父听禀：徒弟在此已是三年，蒙师父教授了许多法术。”王禅道：“你且把学习的武艺试演我看。”延庆就将师父教习的武艺都试演了一番。王禅道：“你的武艺倒也会得。”

师徒两个又把法术讲究了一番。王禅道：“我看你武艺法术，却是精通，可以下山去了，我与你一个锦囊，倘日后有难，方可开这盒儿，便知明白。但这盒儿须带在身边，不可使外人知晓。”延庆把盒子藏在身边，又道：“师父，徒弟还要将师父的石虎骑去才好。”王禅道：“你好没见识，行了一个缩地法，岂不是好？”延庆道：“不错。”就召了六甲六丁神将拔山倒海功曹。延庆别了王禅，脚上画了灵符，倏忽间已到了王贵庄。延庆道：“这法儿倒也使得。”正是：

云中岁月无多日，翘首离家已数年。

故园风色依然在，苍松知故竹生孙。

那延庆看了一会，回身来到里边，恰好员外与院君在厅上讲那金莲终日想念孩儿延庆的话。延庆正走上厅来，见了员外。院君道：“我儿几年在那里？”延庆道：“孩儿那年同了师父，在终南山修道，学习了三年，今日才得回来。”院君道：“翠桃，你去劝小姐不必哭了，如今小官人回来哩！”

翠桃正要通报，那金莲正走出来，听说小官人在厅上与员外、院君叙话，金莲心里甚是快活，走来见了延庆，又流下眼泪，说道：“儿去三年，我心今日略放，但不知何日与你爹爹会面哩！”延庆道：“母亲放心，将来儿去寻访爹爹，自有见面的日子。”员外道：“夜深了，女儿，你同延皮孩儿进去罢。”那金莲别了员外，就同延庆来到里边。母子两人谈谈讲讲，不觉已是红日东升，延庆依旧读书去了。却是：

离家三载似行云，稚子胸藏玄妙文。

坐卧石床且养性，他年骨肉乐天钧。

话说王环自从继与员外为儿，不觉光阴易过，如今已是十六岁了。每日里把一条金枪常在手顽耍，倒也熟练，人皆称赞。那晓延庆听见王环在庄前使枪，看得高兴起来，连叫了几声，王环却未听见。延庆疑似不理他，就抢将进去，按住了枪杆往后一捺，王环没有防备，竟跌了一交，众人拍手大笑道：“这个汉子，倒被那小孩子拉跌了。”

王环扒将起来，看见延庆在那里使这杆金枪。王环气他不过，做个坐马势纵将进去，夺这根金枪。那晓延庆正使得高兴，把枪杆一洒，王环又跌了一交，连忙扒了起来，一把抓住了延庆的右手，说道：“兄弟，枪法却是你的好，这个皮锤，俺比你硬榔哩。”王环就把手一捺，延庆借势也就用力一拼，王环又跌倒在地。延庆忙扶了起来，说道：“哥哥，不要动气，兄弟得罪了。”王环道：“比武那里论得什么得罪？既如此，同你再来耍拳。”王环就做个金鸡独立的势子，延庆乘势踏将进去，拿住了王环的右手，王环把身子轱碌一转过来，延庆的左手被王环拉做一个太公下钩，延庆回身过来，用两手向王环背上一把乘势托了起来，说道：“哥哥，你可晓得？这是小鬼朝天势。”王环等延庆的手一松，就跳将开去，骂道：“你这忘八蛋，倒要坑我么？少不得赶你这野狗子去！”延庆被王环骂了这场，好没兴趣，回到里边，见了金莲道：“娘啊！孩儿闻得王环哥哥使枪，孩儿着得高兴起来，与他接过枪来，也使了一会。那晓王环又要与我耍拳，忽然又骂起孩儿‘忘八蛋’、‘野狗子’，是何道理？”金莲道：“儿啊，做娘的对你说，你是呼家的子孙，呼守勇是你父亲。为了庞妃提兵到此捉他，做娘的与翠桃放他去借兵复仇。生下你来

，就改姓王，说了姓呼，恐有后害。那王环并非你的哥哥，这是你外公的嗣子，骂你几声，只好罢了。”延庆道：“如今孩儿的爹爹在那里借兵，求吾娘说与孩儿知道。”金莲道：“你的爹爹到新唐国去借兵，已经数年，绝无音信。”延庆道：“既是爹爹到新唐借兵，久无音信回来，得孩儿前往新唐，就知爹爹下落。”金莲道：“你小小年纪，怎能放你的去？”延庆：“娘亲差矣！古云：男儿志在四方。孩儿终南已曾去过，何况新唐？”金莲看那延庆，男儿虽小，血气甚大，料不能阻住，若放他前去，教我如何放心？”翠桃道：“娘娘，看来小官人是阻他不住的，不如小婢和娘娘陪了小官人去罢。”金莲道：“这倒使得。既如此，你快收拾起来。”

翠桃收拾了包裹，一齐来到厅前，见了员外、院君，把延庆寻亲的话细讲了番。员外院君看来难阻，说道：“途路风露，你们那里受得？”金莲道：“这也出于无奈了，爹爹母亲请上，暂且拜别。”员外与院君一包眼泪，说道：“女儿，你既同延庆前去，路上须要小心，早去早回，免我一家记挂。”金莲道：“这个自然。”三人就此动身。

光阴迅速，已有月余，不觉又是潼关了。金莲向延庆道：“做娘的听说关口，最是紧急，倘然盘起话来，这便怎么？”延庆道：“我们扮做唱连相，打花鼓儿的。”到了关前，延庆口里一路儿唱将起来，翠桃把花鼓也打弄起来，挨到关口。那把关的道：“咄！你这班花子，到这里怎么？”延庆道：“爷，咱要过关去讨饭。”那些把关的见了金莲翠桃，就道：“你们要想过去，可晓得咱们的意思？”翠桃道：“求爷放了咱三口子过去，回来自有个道理。”把关的道：“放了你去，回来不怕你扯谎。既如此，且先唱了个曲儿咱家听了！”那把关的听了这曲儿，大家道：“好！”对延庆道：“孩子过来，你姓什么？”延庆道：“姓王。”“那两个女呢？”说道：“那个是咱的娘，这是咱的姊妹。”把关的道：“好孩子，不错，领了腰牌走罢。”延庆接了腰牌，竟出了潼关。

金莲对翠桃道：“我们出关才得两三天，为何就是这般沙漠了？不知新唐还有多少路程？”延庆道：“母亲不用烦恼，既来之，则安之。咱们只管走，少不得总要走到新唐，再作道理。”

不觉行了半月，隐隐望见一座大山。金莲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了？”延庆道：“母亲同翠桃慢慢的走，待孩儿的去打听个消息。”金莲道：“既如此，我们在此等你一同赶路便了。”那延庆拍马飞跑到山前问信去了。

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齐月娥出猎遇美忠孝王显圣嘱儿

边城日暮雁低飞，更见寒鸦觅树栖。

远听铃声遥过磧，何时解道到安西？

话说齐月娥、邓三娘带了百名女将，来到山前打猎，忽见坡上好似有两个女子，到此不知作何勾当。月娥吩咐众将道：“你们停在此处，待俺下山去看。”那月娥、三娘就拍马飞奔，赶下山来，大喝一声：“奸细，看刀！”

金莲同翠桃一齐跪下说道：“二位将军听禀：我们因迷失了路，孩儿问了个信儿就要走的，不是什么奸细。”月娥道：“你们既是问信，到哪里去的？”金莲道：“我们要往新唐去的。”月娥道：“既是迷失了路，今日天气已晚，请二位且到山上安歇一宵，明日早行便了。”金莲道：“多蒙将军抬举，待等孩儿到来，一同叩谢便了。”月娥道：“你们也不必推辞，请到敝山少坐片时，着人去寻令郎到山，以为如何？”月娥挽了金莲的手，说道：“我们有缘得遇二位。”金莲道：“请教将军，这员什么山？”月娥道：“这叫天定门，那山主花大王，就是俺爹爹齐国宝，这位就是俺的嫂嫂邓三娘。”金莲同翠桃说道：“二位将军原来是姑嫂。”四人说了一会，大家上了雕鞍一路行来，只见百花齐放，殿阁巍峨，却也别一洞天。正是：

万谷千山堆锦绣，乔松古柏接青云。

一直到了花园里面，不但崇山叠翠，且有涧水潺潺，果是蓬莱胜境。金莲虽在花园游玩，心儿里想：那延庆为何问信一去还不到来？那晓月娥已差人找寻去了。

谁知延庆到了山岗，只见那山寨里都围的木栅，插满旗枪，旗上写四个大字：“花花王府”。延庆看了，就拔出两柄铜锤，打将进去。唬得这班把守的喽兵浑身冷汗，气吼吼报知寨主。那寨主大怒，吩咐喽兵：“快快擒这小厮来受死！”那晓国宝这两个外孙，也是好动的，听得一声吩咐，就各持器械，飞出府门。你道国宝这外孙是谁！就是那呼守信的儿子，一个叫呼延豹，一个叫呼延龙。那两上小将拍马赶来，骂道：“野狗子，你敢来冲犯爷爷么？看枪！”话犹未了，延豹挺枪直刺。延庆架起双锤，撇过了枪，骂道：“黄毛小子你何苦赶来送死？”那呼延龙听了，火上头来，兄弟两个一齐勒马，杀做一团，不分胜败。

那国宝出府一看，只见三个小孩子战斗，倒也十厉害。国宝看得眼热，赶来与他们解救。谁想延庆就撇开他弟兄，即与国宝接战，倒被这小子打了国宝一锤。喽兵上山，报说大王被那带紫金冠的小将杀得大败，同了两位小将军，下山去了。

那呼守信听了大怒，提枪拍马，也赶下山。看见寨主同那两个孩子正被呼延庆盘住在那里追赶，却好守信追来，大喝一声：“小子休狂，教你快来死在俺手里！”延庆就撇了国宝，勒马迎敌，两下里在山后交故，一直杀到山前

，已得一百余合，却是劲敌。

那喽兵飞报到园，道：“不好了！两位小将与大王都被那个孩子杀得大败回来。如今驸马爷同这小孩子在山后直杀到山前哩。”月娥同邓三娘、金莲、翠桃正说得高兴，听了这报告，不觉气上心来，四人一齐出府，恰好守信也杀败回营，同见大王。那晓国宝吃了这一锤，疼得不能坐，说：“那孩子实在厉害，方得俺外孙儿没有受伤。”月娥道：“爹爹休恼，待女儿同嫂嫂下山，擒他到来便了。”

月娥正要上马，国宝道：“住了，后面这两个女子，是那里来的？”月娥道：“他们是因迷失了路，女儿领他上山来的。山下这孩子，不知可是他的儿子。故此女儿同去认个明白。”国宝道：“女儿且慢，待咱诘问明白再走。咱看你这两个女人，同了儿子到此，其中必有个道理，快说个明白，饶你们的性命。倘有半句虚言，就一个也不能活了。”

金莲道：“大王听禀：俺祖公是宋朝的开国功臣呼延赞，公公呼得模，袭封了官职。因宠妃僭越了正宫娘娘的仪仗，被俺公公羞尽了他，宠妃自把花容抓破，哭奏朝廷。那圣上听了宠妃的话，就差奸相庞集，带了三千骁将，把呼家的王府毁掉，杀了上下人口三百三名。公子呼守勇，奉了爹妈的命，从地穴里逃了出来，躲在俺家庄上。俺爹妈念他功臣之后，招他为婿。不料完姻未久，那宠妃又提兵追捉，俺夫呼守勇临走说往新唐。所以俺带了孩儿，要往新唐，谁知又迷了路经，承蒙公主留俺上山。”国宝道：“你姓甚名谁？”金莲道：“俺姓王名金莲，孩儿呼延庆。这是义女，名唤翠桃。俺家还有一位叔叔呼守信，是俺婆婆差他太华进香，至今也无下落。”国宝暗想：那妇人的话，甚是切实。

月娥同守信出厅，各各叙了一番，方知叔嫂妯娌，重又见礼。守信叫那两个儿子拜见了大娘。这教：

叔嫂从今初拜识，稚儿方得少分明。

且说延庆在山前得姓，喜洋洋来到坡前，一眼望去，并不见母亲、翠桃，心中一想：莫非此处有虎，把他们驮了去不成，咳！俺的命好苦也！如今也不能到新唐的了。延庆正在焦燥，只见许多喽兵赶来，说道：“你母亲在花园等将军去哩。”那知翠桃坐了一骑龙驹，赶来说：“你母亲在山等久了，快快上山去见你叔父！”

延庆同翠桃来到园里，月娥正与他母亲坐下。金莲见了延庆，说道：“孩儿，过来拜了婶娘，里面去拜了叔父。”守信见了延庆，叫道：“侄儿果然将门之子！”令延龙、延豹大家出来见了延庆哥哥。守信吩咐道：“你们同去，向外公请罪。”延庆等一同来到里边。

国宝见那三个小将到来，心里十分快活，便道：“你们好好的进去罢。”那三个孩子勾肩搭背，一路儿笑将出来。延庆道：“这老头儿方才被我打了一锤，如今倒也不讲，好快活哩。”这小将大家拍手，哈哈笑到里边去了，各自归宫安寝。正是：

禁钟声响客离魂，万里关山子访亲。

无限深愁谁识得？只用林鸟鸣山阴。

闲话休题，且说呼得模的英灵虽死犹生，到了三更时分，起了一阵阴风，显出个人形来，与再生一般，口道：“俺赤心为国，铁面无私，荷蒙圣恩，加俺忠孝王之职。朝廷忽被宠妃淫迷失败，把正宫仪仗让宠妃僭用。俺想体制不可颠倒，俺说了宠妃几句，谁想这淫妇自己抓破面皮，回宫谎奏，圣上就差庞集领兵，把俺一府三百余人杀得苦恼。幸喜留下两个孩儿的命，今日叔嫂子侄俱已相见，待俺前去与他托梦。”那呼得模的鬼魂来到守信寝宫，唠唠叨叨说了又说，化一阵清风而去。

守信醒来叫道：“呀！好奇怪，方才明明是爹爹向俺说道：”你今叔嫂侄儿已见。不久你就与哥哥相会，你们弟兄，作速与为父的报此大仇。‘“月娥听得夫主说什么怪话，连忙问及。守信把梦中的话说起，月娥道：”果然奇怪，俺方才得的梦也是这般。“守信道：”俺十几年来没有梦见，如今想是骨肉就有团圆之日，故俺爹爹先来托梦。“忽听金鸡报晓，天色已明。

起身梳洗才完，恰好嫂嫂到来，大家说起做梦的话，好生奇怪。守信道：“嫂嫂，俺想爹爹托梦于我们，为子理当到坟一拜。”那延庆道：“叔父说得极是，待侄儿同去。”金莲道：“但你年纪幼小，如何可去？”延庆道：“母亲，你同翠桃在此盘桓，孩儿同了叔父前去拜坟，回来再到新唐便了。”金莲道：“你既要同去，路上不可生事，诸凡要听叔父命令，不可自图其主。俺修书一封，你带在身边，到京打听挂印总兵，姓牛名士通，这是你做娘的姑丈，你把家书送进，自有个道理。”延庆接过书来，就拜别上马。守信这两个儿子也就上马，四人在路上飞跑，前面已是潼关了。

四人都改了姓名，来到关上，那管关的将校问道：“你们是那里来的？”守信道：“咱乃是西番狼主差来送宝进京的。”那晓把关的苏文、苏武，也是西番人，与守信讲了一会番活，苏文道：“既如此，把名字开来。”守信写了，把关的接来一看，道：“你就叫金天，这三个孩子一个叫童地，一个叫赵龙，一个叫赵虎。”那把关的来到里边，见了总兵，禀道：“西番来的四个人，咱问他，说是番王差他们送宝到京的。”总兵道：“你们盘查明白了么？”把关的道：“咱细细盘过。”总兵给出腰牌四面，把关的领了，支付明白，放他们进了关来，又道：“这腰牌你们回来也要查验，好放你回去。”“金



天”道：“这个自然。”就别了苏文、苏武，四人上马飞行去了。

不知以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呼延庆擒妖得偶守信偷祭铁丘坟

悲秋应似抵伤春，屈宋当年并楚臣。

何日相逢好时节，只将惆怅材词人。

话说呼守信带同子侄呼延龙、呼延豹、呼延庆，那日过了潼关，如今又走近祝家庄了。延庆道：“咦！前面这许多人，在那里则甚？”延庆在马上一陪问来，听人说道：“那庄里出了个妖怪，不知何日得能太平哩！”延庆听说，跳下马来，飞奔前去。延龙也就追到树边来看。

那众人道：“啊呀！你们这两个小官人，好不知厉害！那妖怪是要伤人的，还不走过些儿。”道犹未了，忽起一阵怪风，吹得那些人跌的跌、倒的倒，延龙也就闪过一边。那晓得这延庆还在河边细看，谁知那河里忽然波翻水沸，起了极大的浪来。众人正在看这河里，不想从波浪里边跳出一件怪物。吓得这些人儿魂魄都没有了。延庆就在腰间拔出那两柄铜锤，赶将上来。那怪物口里吐出火焰，在河边上飞来舞去。呼延庆架起铜锤，在那里东追西赶，引得村庄上男男女女，都来看这小孩子与那妖怪战斗。那祝家庄上的祝有道同了祝麟、祝凤，都来看斗，祝太公一望，就说道：“好个小英雄，果然厉害！这个少年不知谁家之子？若能除此此妖，老汉就要招他做女婿了。”

那太公正在自言自语，忽众人一齐拍起手来，喊道：“好了，好了！这两锤打得好厉害。”大家拥到河边，看那什么怪物。众人道：“呀，啐！这是一条旧枪。”那延庆拾起枪来，用力使舞，众人道：“使得好！连使枪的人也看不出，真正使得是神枪，与众不同的。”那些看使枪的，称赞个不了。延庆也使得越发高兴。祝太公同了两个儿子在马上喊道：“小将军请了，老汉特来相屈，到舍下奉茶。”延庆收了这枪，回头一看，见是那老头儿叫唤，也便应声道：“老丈请了。”太公道：“屈将军到庄上用茶。”延庆道：“多谢老丈，不消了。”太公道：“老汉特来相请，要实些儿。”

延庆同了太公来到庄子上，太公挽了延庆，到厅里相见坐下。太公道：“将军府居那里？”延庆道：“小生从西番进宝，在此经过，听说这里拿妖，所以小生来看。不想倒得了一杆古枪。”太公道：“这是天赐的神枪，可知将军洪福不小哩。请教上姓？”“小生姓赵名龙。”太公道：“老双有一个叫顺姣的女儿，今年才得十二岁，日日喜弄双刀枪棍，两个小儿也是这般的。今日老汉看你的枪法恰好，老汉要把小女与将军为室。”延庆道：“老丈差矣，小生乃过路的，岂可把令爱的终身大事轻许？这话却是不便领教的。”太公道：“呀！老汉因女儿最喜舞刀弄枪，今日见你除妖的时候，又得了神枪，为

此老汉将小女配你，何必推却。”太公就吩咐请了两位官人，同了小姐，一齐出来相见。

那祝麟、祝凤、祝顺姣到了厅上，太公道：“来，来，来，你们见了礼。”太公又道：“贤婿，如今是天缘已定了。”延庆道：“承岳父大恩，叫小婿何由答报，既如此，岳父请上，待小婿就此拜别，到京进宝之后，回来再与岳父细谈。”太公道：“贤婿既匆匆要走，老汉也不苦留，如此静候便了。”延庆别了太公，上马就走。

流星赶月，不觉已到京都。且问那牛总兵府上，好把这封书信送去。延庆道：“咦，这是总兵府了。”延庆踱到府门，说道：“门上那个在？”牛文道：“你们那个在此大惊小怪？”延庆道：“俺从西番到此，有书面呈夫人的。”牛文看他野头野脑，也不细问他了。领了延庆，一直到了后堂，禀道：“有一位西番来投书的，他说要当面呈的，故此烦姐姐们通报一声。”那丫环把这话儿转禀夫人，道：“既西番有书到来，经带他进来而呈便了。”那内侍来到后堂，说道：“夫人请西番来下书的进去。”

延庆随了内侍，来到里边。夫人拆书细细看完，说道：“不想你家如此大变，若说到坟上一拜，倘若被人看破，如何是好？我想这事断不可行。古人说得好：人防虎，虎防人。庞家既与你们做这大大的对头，况又晓得你爹爹、叔叔逃在外面。尚在四处缉访，岂有坟上不差人巡查的？倘然被他们知觉，弄出事来，干系不小哩！”延庆道：“姑母的话，句句都是金玉之言，但是此来，特为到坟上一拜。”夫人道：“既你这般说一定要去，也只好改装。”延庆道：“姑母说改装，这是绝妙的好计。如今倒扮个乞儿。只要到得坟前拜了一拜，也就是了。”夫人道：“这到使得。”延庆就装了个乞儿，出了牛府的后门。

一路行来，不觉前面已是呼王坟了。延庆走到坟前一看，呀！好奇怪，倒有几个官儿坐下，这是什么缘故？莫非他先晓得俺今日要来的了不要管他，且硬了头皮闯到坟上，看他如何！延庆闯上坟来，那看守呼王坟的校尉喝道：“呔！你这化子好不乖巧。这呼王坟是庞贵妃娘娘差咱们在这里看守，你要上去则么？”延庆道：“俺是讨饭的，一路来役有个地方歇息，看这坟里倒有几株大树，要求老爷们行个方便，俺在树荫下歇息一刻，弄一点东西吃了就去的。”校尉道：“也罢！让他进去歇息一会儿罢。”

延庆、延龙背了筐儿，到了坟上，看见立的石碑上，上写：“奉旨剿除反贼呼必显狱囚坟”。那晓延庆、延龙把这石碑打了两段，口口声声骂庞妃：“这淫妇少不得死在俺手里！”延庆弟兄正骂得高兴，外面的监守道：“这两个化子为什么还不出去？天色差不多要晚了，咱们进去赶他们走罢。呔！你

这化子，好没分晓，天色晚了，你还不回去！不要噜嗦，快些走你的路！”那延庆、延龙竟乘此去了。

那监守的叫道：“不好了！那坟上的石碑跌做两块，坟的还烧了纸灰，咱家的干系非同小可，这桩事儿怎了？”那都监道：“你们不要多讲，快些上了牲口，追那化子去！”那些监军四面追寻。

这延庆弟兄还是慢慢的走。监守的飞奔到来喊道：“呔！你这化子，想往那里走？”伸手想要擒住他。谁知延庆拔出锤来乱打，监军没有防备，只得虚张声势。那延庆一面将双锤乱打，一面原想逃脱，那知正巧旁边一个坑池，延庆跌下这池，扒不上来。这些监军也恨他不过，一齐围拢，用套索拴住。

不知以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牛夫人计救呼郎包文正法场放绑

西羌万里路迢迢，英雄留迹姓名标。

堪叹冤仇何日尽，自古忠魂登九霄。

话说这呼延庆却乘势飞奔，谁想光顾望了前面，那里想到脚下有个池儿，竟自跌下池里。不想倒有一丈多深，正要扒将起来，被这些看守呼王坟的军卒拿了挠勾套索，放下池来，打的打，套的套。延庆被他们弄得昏天黑地，又被他们缚了起来，送到庞丞相那里，还要审问，这教。

寂寞孤鸿何日还？死生由命且由天。

空留一片三生石，忠孝只呼在燕山。

且说庞丞相坐在内堂，那监守呼坟的都尉禀道：“俺蒙太师差都尉们监守呼家坟，方才有两个化子赶进坟来，把石碑打作两段。”太师道：“化子呢？”都尉道：“化子在当面。”太师拍案骂道：“好个大胆的死囚！你为何把石碑打断？老实招来！”延庆道：“俺又不打庞妃坟上的石碑，与太师什么相干？”嘟！胡说，难道不晓得这坟是奉旨看守的？”延庆道：“”亏你做了宰相，忠孝两字都没有的。难道俺做了呼家的子孙，倒不许拜祖坟么？”太师听了大怒道：“今日才晓得你这死囚就是遗贼的子孙，得俺奏了朝廷，把你这死囚砍作肉泥哩！你们押他监禁，俺且进宫去。”都尉把延庆押往天牢。却是：

年月日时已裁定，算来由命不由人。

那呼延龙看延庆跌下坑池，被庞兵用了挠钩套索套住，心里想道：“俺哥哥送到庞集那里，审了一会。俺哥哥必然顶撞，那庞集就要启奏，把哥哥砍为肉泥。俺且到姑母那里，告诉他一番，看他可有救得延庆哥哥的妙策。延龙飞马到来，见了姑母，把延庆出事的话细说了一遍。牛夫人道：“原阻挡过的，如今怎么处呢？”正是：

屋记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

牛夫人道：“如今且待俺去见包丞相，不知可能救得？”忽门公报道：“夫人，那庞太师差都尉到来，说有呼家的子孙在我们家垦，他们要搜一搜。”夫人连忙教延龙弟兄：“你快快改扮了使女。”向门公道：“你去请都尉来便了。”

那都尉见了夫人道：“俺奉庞太师差来，闻说呼家子孙在此。”牛夫人道：“俺先老爷去世，冰操多年，俺想庞丞相是当朝一品，岂有不知的理法？既说呼家子孙在此，不妨请到里边搜一搜看。倘然没有，俺好与庞集讲话。”那都尉到了内厅，各处搜了一会，毫无踪迹，说道：“夫人，不要着恼，俺也奉公差遣，惊动了。”夫人道：“俺也不怪你们。”

然后，把延龙兄弟叫出来道：“好了，这难星躲过了。你们换了衣服，到后门去罢。你哥哥的事，俺就去见包文正也。”那延龙、延豹、守信都从后门逃去。

那牛夫人来到包丞相门首，连忙通报。包爷道：“请见。”牛夫人来到里边。见了包公。包公道：“夫人因何到此？”牛夫人道：“那呼守勇是俺的侄婿，成婚未几，因庞兵追捉，守勇逃去无踪。有子延庆寻父而来，不想延庆闯到祖坟上，把这石碑打断，被都尉拿住。庞集审了，发到天牢里去，说立即斩决。故此特来求救。”包公道：“忠孝本无二理，太冒险了。夫人情回，俺设法救他便了。”

包公出府未远，忽听街坊上人说：“去看杀呼家将。”包公就勒马飞跑，来到法场，说道：“庞太师，杀人不是当耍的。下官送驾征辽，圣上又命下官回京督理朝政，廷臣那个不知？庞老先生，象这决囚大事，连下官都瞒了，是何道理？左右放了绑，带他回去，待我审问。”庞集自觉羞愧，道：“包老先生，下官看律上原有逆恶重犯，获即斩决这一条的。”包公道：“庞老先生可晓得明正典刑，死而无怨？”包公就作别起身，庞太师也即回家。

那庞集顿生一念，点了三百名虎兵，叫他守在路头，吩咐道：“这呼家的小逆贼，要到包丞相府中去审的，你们看他走来，上前去砍死了他，回来有赏。”那虎兵都往十字街站住，等这小呼。那知延庆已被放出来，在包文正府里作谢。包公道：“俺念你令祖和我交好，今牛夫人又来面托，俺勉力救你。此处不宜再住，你快快走罢，但路上须要小心。”

那延庆别了包公，行至十字街头，只见一堆军马。延庆一直走来，那虎兵赶上前来，要想一把拿下。那延庆拔出这两柄铜锤，拚命打将过去，这虎兵个个被打倒在地。延庆上马，飞跑来到牛府，见了姑母，牛夫人说：“你兄弟都已去了。”延庆叩谢了姑母，也就上马飞跑而去。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呼家将兄妹相遇铁丘坟兄妹盗祭

幽谷人稀不似春，古来遗憾岁时增。

而今欲解无穷恨，漫道他年且道今。

话说呼守勇的两个女儿呼碧桃同妹子梅仙也去京都祭祖坟，在路上商量道：“俺的爹爹呼守勇，自从被庞妃发兵四下追捉，害得东逃西躲，不知可是往新唐去的？幸喜母亲同了舅舅做个寨主，这也不在话下。俺姊妹两人亏得这双刀，交战起来，无人可敌的了。”梅仙道：“姐姐，可记得母亲说，公公托梦说让我们到坟祭他，又说，王氏母亲生的哥哥，名叫延庆，兵法甚好，八九岁的时节，看见牛斗，就两手把牛分开了。但目下他有灾难，方得有文曲星解救，脱了这个难，骨肉就得相逢了。说了这几句，那公公就不见了。”碧桃道：“俺姊妹二人一路到此，究竟不知坟在那里？”梅仙道：“姐姐，俺想延庆哥哥，不知何日兄妹相逢？”

道言未了，忽见远远有几个少年，飞马而来。梅仙道：“姐姐，那里来的莫非延庆哥哥？”碧桃道：“妹妹不要管他，俺且上马。”梅仙道：“来的只怕是歹人，为何看见我们，他们在那里慌慌张张？”碧桃道：“我们追上去。”梅仙带了家将追赶，延龙误认是庞家设计擒他，招呼延豹等调转马头，想要逃走。那姊妹二人，见他们如此，越发生疑，就架起双刀，拍马飞追。却好延庆也是飞马赶来，延龙兄弟见延庆赶来，喊道：“哥哥快走，后面庞妃埋伏的女兵追上来也！”延庆道：“兄弟不要害怕，我们且迎上前去，与他交战便了。”那延庆、延龙、延豹、守信一齐拍马迎来，两下里好像闹元宵的走马灯，来来去去，倒战有一百多合，胜败不分。延庆想道：“这两个女子，倒也不差。”那碧桃也想：这几个少年，却是将官，不要管他，待俺欺他一欺。碧桃道：“呔！仍然这班无毛小子，还不快快下马！”延庆道：“难道你还不晓得爷爷是呼家将么？”那碧桃听“呼家将”三字，说道：“俺倒要请听你讲的了。”大家跳下马。

那延庆道：“请教二位女将尊姓？”梅仙道：“俺姊妹是呼守勇之女，忠孝王之孙。”那延庆弟兄听了“忠孝王之孙”这一句，岂不令人心痛？碧桃道：“呼延庆可在此？”延龙道：“喏！这位就是俺延庆哥哥。”碧桃、梅仙一齐立将起来，大家按年岁认了兄妹。延龙道：“哥哥，我们不如就到前面扎下营盘，也好细细的商量。”延庆道：“二位贤妹，你们哪里晓得俺的名儿？”碧桃道：“这是爷爷托梦到来，说哥哥现有灾难，亏文曲星解救，不久兄妹就可相会。”“吓！原来因是爷爷托梦，所以晓得。”延龙道：“俺爷爷却也灵感。”延庆道：“俺不知妹子因何到此？”梅仙道：“小妹到此，到往爷爷坟上走一遭，烧化些黄钱金银宝钞与他，也不枉做了呼家的子孙。”延庆道

：“妹妹，目前爷爷的坟前，庞妃已差了都尉看守的。”梅仙道：“既是这般严密，咱家把人马远远屯住，不必扎营，俺姊妹两人，扮了扬州来的打花鼓唱莲相的。到坟前把花鼓打将起来，唱起词儿，少不得那些看守的人儿都要来看打花鼓，听唱歌同，这便可见机行事。哥哥、兄弟扮做花脸，岂不好么？”延庆道：“两位妹子这个计策却是不丑。既如此，不必再议，我们一竟起身去罢。”

那带的将校，三个一走，五个一行，也有往前的在后的，左边走的，右边行的，都是远远的暗地相照。行来不觉离坟不远了。延庆道：“不要走了，就在这里歇下罢。”这教：

生事事生天理在，害人人害莫生嗔。

那庞集自语道：“自从那一日要杀那打碑盗祭的逆恶，谁想龙图阁学士包文正来到法场上，把我一顿羞辱。俺若与他争论，他必定就写个有死无生的奏章，俺一家儿性命怎处？故此俺只得忍耐了他。逆恶被他又放了绑，带去要审问哩。无奈他奉旨督理朝政，俺女儿贵妃娘娘也说得是，若是别一个，一定要同他见个雌雄，这包文正合朝那个不怕他几分，就圣见了，心里也有些惧怕他的。这包老头儿想起来，恰是惹他不得。俺如今且吩咐这四个孩儿，叫他到坟前去监守，况庞家四虎将，人人晓得厉害不过的。”想罢，即命庞家四虎住坟前监守。

那碧桃道：“我们且扎扮起来。”延庆道：“妹子，俺听见人说，如今坟前又多了庞集的四个子侄，叫什么‘四虎将’。”梅仙道：“哥哥，这倒不怕他，只要我们自己见机而行，哥哥你同兄弟把那花脸儿扮好。”延龙、延虎、延豹一齐扮好。碧桃道：“既扮完了，我们走罢。”

那兄妹手里拿的锣鼓。敲将起来，引得监守的兵将都来拥住，说道：“这唱歌儿的，却生得齐整。”四虎道：“你们可会唱秧歌的？”梅仙道：“俺都会唱。”四虎道：“既如此，你唱起来。”延庆说：“早些唱起来。”碧桃把锣儿打将起来，梅仙把鼓儿也敲将起来，唱了一套《吕布三战虎牢关》。四虎道：“唱得好！你再唱。”那碧桃又唱一套《小尼姑下山》。四虎道：“果然唱得好，再唱快些，再唱。”延龙也唱了一套《昭君和番》。那四虎听了，两手拍个不住，口里道：“好！你们拣好听些儿的再唱。”那延庆把霸王鞭打将起来，正要开口唱，忽见一个内监飞马到来，说道：“俺奉贵妃娘娘令旨，说今乃元宵节，大家小户都要出来看赏花灯的。圣上往辽东去了，尚未回銮，这几日闻得京城里逆党甚多，请四位将军即刻上马进城。”那四虎听了，就同内监上马到京城去了。

那呼家兄妹说道：“我们如今且去。”一齐到了前面，歇了下来，计议了

番。碧桃道：“且住。延庆哥，你把那锦囊儿开出来看。呀！好奇怪，他先知俺兄妹到坟祭祖，教我们须用火攻，脱得庞家这个难鬼，又教我们快快到王城里救驾。”延庆道：“不要管他，我们且去放起火来。众家将，你们见火就杀过来，那庞兵必然要救火的，我们乘势到坟上就烧化纸钱，拜了，便杀出坟来，这庞兵总防备不及的。他见坟里有火，一定要去看的，我们且到了京诚再作理会。”延龙道：“哥哥，俺想这个计儿，神仙也猜不着的。”

不知以后如何，须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呼延庆力救太子赵文姬梦仙指引

昨夜秋风入汉关，朔雪边月满函关。

更催虎将飞骑转，莫遣沙场匹马还。

话说庞妃请四位哥哥到京，计欲商谋乘此元宵大放花灯，另差心腹内侍陈玉，到八王府哄太子出来玩赏花灯，趁此下个毒手，此计绝妙，庞妃正思想，那四虎将已到宫门，见了贵妃，把这话儿商议。庞飞虎道：“这是极妙！既如此，我们到外边见机而行。”

这回虎正走出宫来，忽有都尉差小校报说：“那坟傍火起，忽有一队人马冲杀过来，那贼正与我们厮杀，不想坟里又见火起。都尉赶到坟里救火，谁知这一队人马，倏然都躲过。如今不知从那一条路去的。恐怕这些贼躲在京里也不可，所以都尉差小校们报与将军知道。”那四虎听了这小校的话，肚子里好不受用。这教：

是是非非且慢管，先施奇策奏功勋。

且说那内监陈玉听了庞妃的诡计，来到八王府，见了太子，便道：“千岁，今日元宵佳节，外面大放花灯，千岁何不出府去赏玩一会？”太子道：“陈玉，待咱禀了八王爷，才好同去。”太子到得里边，见了八三爷，道：“老王爷，今日元宵，咱同陈玉到外边瞧灯去。”八王道：“今日瞧灯人挤，要去顽耍，多叫几个人同去，你瞧瞧就回。”

太子带了几个将校，同陈玉出了八王府，一路看玩，心里好不欢喜。太子道：“陈玉，这里是什么人家？”陈玉道：“这是勾栏院，里面歇的都是名妓。”太子道：“咱进去瞧瞧看。”

陈玉到里边说道：“俺小千岁在此。”那妓女都跪下道：“俺姊妹们不知千岁到来，有失脆迎，望千岁爷恕罪。”陈玉道：“千岁不计较你。”

那太子见这些妓女，内中只有一个与众不同，太子把手一招，便道：“你叫什么？”女子道：“启千岁，俺名儿叫做佛见笑。”太子哈哈大笑，说道：“你这名儿取得好，果然不差。”太子对陈玉道：“陈玉，赏他一个元宝。”那佛见笑道：“俺姊妹们请千岁里面坐。”太子径到里边坐了，这些歌妓站

在两旁，吹的吹，弹的弹，唱将起来。太子听得有兴，便叫道：“你们且坐下了唱。”那歌妓大家席地坐下而唱。陈玉咱暗照应那庞妃差来的心腹：探知太子在勾栏院宴会。这探子闻信，飞报庞飞虎道：“启上将军，俺今探明太子在勾栏院饮酒。”那四虎听了，不胜快活，就差这两个探子：“你们再到那里，远远看着，凡事须要小心，待俺到来，好行事哩！”探子道：“这个自然。”言罢，各自分头去了。

那庞飞虎正飞马而行，忽有那呼家狱囚坟监守都尉上前说道：“将军起身来京晚上，坟旁忽然火起，军校正在扑救，那晓冲出几百个人马，好似那昨日唱歌的。俺正要追擒，谁知坟里又火烧起来，只得再去救火。不遭这厮乘机逃去，想必到京师来了。”四虎听说，连忙传令：今晚城门早些下锁。那守门官奉了四虎将令，立刻把门锁闭。

那庞飞虎兄弟带一百名虎将，分作四路巡查，又说道：“待俺先到勾栏院干下这桩大事，然后查拿这班逆恶，也不怕他逃上了天去。”那庞飞虎见了探子说了如此如此的话，飞虎就放了一个大炮，令四面人马会合拢来。那歌妓都已跪下，要求千岁：“救俺姊妹的性命。”太子听了，却也满肚疑惑。“这炮因何放的？”将校道：“千岁不必惊惶，且去看来。”那将校往外听得军马嘈嘈，人声嚷嚷，说道：“快快送太子出来，免你们的死，若敢违拗，你们休想要活！”校尉听了大怒，一齐拔刀往外跑，太子的宝剑也出了鞘，杀出街来。只见庞四虎把刀逞舞，杀将过来，那将校难以抗敌。飞虎用戟直戳，太子飞剑就砍，飞虎将翰叉刺，太子一闪，不道坠下马来，现出一条金龙。飞虎见了，倒吃一惊。

那庞牛虎、龙虎正在那里着这一道红光，那呼延庆、呼延龙道：“这红光是什么缘故？”延虎道：“哥哥，这红光却是有个道理，我们前去看来。”那呼家弟兄看得动起火来，延庆兄弟大家执了器械，冲杀过去，照正四虎，把那双锤提起乱打，倒弄得庞家四虎没处安身。谁想又杀出两个女将，横枪直刺，倒来得厉害，太子这时却被那女将救上了马，飞跑的到八王府里去了。

八王爷听得说太子是这般光景到来。八王倒有些不解：这两个女子来此何故了待咱问他个明白。八王道：“你们到此何干？怎同太子相认？”那女子道：“千岁，俺姊妹在这里看见那勾栏院门首围了多少人马，拥住那太子。俺兄弟们同什么四虎将在那里打仗，俺姊妹看那些人马，都寻向太子闹乱儿，俺姊妹为此保送太子到王爷府来的。”话犹来了，延庆弟兄擒了两个军校，一个叫巴山虎，一个叫混江龙，也送到王府里来。八王又问那延庆，延庆答道：“俺弟兄同这妹子看灯，到勾栏院东门首，见那些人都向着这小将追杀。俺弟兄气忿不过，只得拔刀相助，同他们杀了半日，俺两个妹子保送太子到这里。”八



王道：“俺家的太子亏你们哥妹相助，又承促送到咱府里，真正难为你们一片的义气，但不知你姓名，你说与咱知道。”那梅仙、碧桃泪流不止，延庆、延豹跪下，也涕泪如雨。

那八王看这光景，便道：“你们有什么话，只管说来，咱自有分晓。”延庆道：“俺家彼庞妃害得苦恼。”八王道：“庞妃怎么害你？明白说来。”梅仙道：“俺祖呼必显，因见庞妃僭用正宫仪仗，俺祖不许，那晓庞妃谎奏朝廷，就差妃父庞集领兵围起，把俺一家三百三口，杀得半个无存，俺父呼守勇从地穴里逃了出来，俺叔呼守信幸往太华进香，未遭此劫。谁知庞妃杀了俺一家儿性命，尚犹未足，又把俺祖父母的尸首倒葬，又统兵四处追捉俺父呼守勇、呼守信，赶得无地存身。俺家只得逃往西番，俺兄妹到京城原想祭祖寻父，那晓庞妃的兄弟四虎将看守这坟。俺兄妹改扮唱歌儿的，才得偷祭。那守坟将校见俺追杀，俺兄妹才逃进京来，恰好大放花灯。俺正观看，只见前面有些人争闹，俺见几个将官光光把这太子相杀，俺气他不过，出去就同叫什么‘四虎将’的交成，俺妹子就保送太子到王府里来。求老王爷把俺兄妹救一救，俺祖宗在狱囚坟里也是感激的。”

八王道：“你们原来是呼必显的子孙！且住在府中，慢慢打算。”那呼家兄妹就在八王府住下。

延龙正被庞家追赶，没处躲避，幸喜吹起极大的狂风，吹得眼睛也不能张。延龙见前面一带花墙，乘此奔来，往花墙里跳将下去，四面一望，却不晓哪家的园亭。“且待俺躲过了庞兵再处。”延龙躲在石洞里边，过了一会，出了洞门，正欲跳出墙去，忽所有人走来，延龙依旧躲到洞里。正是：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且说有个叫赵文姬的女子，善于舞刀，又和师父学了些兵法。一大夜里做个梦，醒来自语道：“好生奇怪，俺梦中见的这位仙姑，明明是教俺兵法的女子。他说，俺园里有角木蛟转凡避难而来，与俺却有姻缘之分。仙姑又说那夫姓呼，现在园里仙岩洞。”文姬正想那梦里的话，却好瑞莲走来说道：“小姐，今日天气晴明，梅花盛开，俺同小姐到园里游玩一回，却不是好？”文姬暗想：“瑞莲这婢却是知趣。”文姬说道：“既要游园，我们就去。”

瑞莲同文姬来到花园，看了一会梅花，文姬到万花亭坐下。赵文姬忽又想起梦里仙姑与他说的话。那晓这瑞莲走到太湖石边游玩，忽见那仙岩洞里有一个少年睡在洞里。瑞莲喊道：“小姐，我们进去罢，有贼在此！”文姬道：“青天白日，那里有贼？”瑞莲道：“现睡在仙岩洞，不信俺再同小姐去看来？”

以后如何，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仙岩洞延龙遇美庞飞虎割耳逃回

逢虎声威且避兵，谁晓豺狼作信人。

纵使将军能仗剑，不如岩上哭田横。

且说那赵文姬见瑞莲喊说仙岩洞里有贼，还睡在洞里，怎处？文姬道：“瑞莲，俺和你去看来。”那主婢两人，走近太湖石边，看这洞里果有一人睡着。“呀！人脸那有红的？”文姬道：“瑞莲，只怕是个妖怪，见俺家园大人少，潜藏于此，也未可知。”那晓瑞莲这婢甚是作怪，默地里一声“呔！”那延龙听有人来叫喊，起来奔出这洞，不道文姬倒吃了一惊。延龙撞见了人，心里也是一惊，大家睁眼一看，文姬道：“瑞莲，你来问他到底是人是怪，到此为何？”瑞莲就问。延龙道：“俺非是怪也非是贼，因避难至此，望乞恕罪。”文姬道：“既非贼，又非怪，如何来的？瑞莲，叫他到厅上来，待俺细问个明白，方可放得。”

文姬到玩月轩坐下，瑞莲同了延龙到来，瑞莲道：“难道不晓得规矩的？见了小姐，还不跪下去求？”文姬道：“那个要他跪，只要他把姓名住址、避什么难、为何到俺花园里来、说个明白，俺免他送官出丑；若有遮掩，叫家人拿老爷的帖儿送官法究的。”延龙道：“小姐，难人不敢欺隐一句，但是泄漏了出去，俺的性命就不能逃了。”瑞莲道：“你放心，俺小姐也决不害你性命。”

延龙道：“既如此，俺直讲了，俺祖呼必显，是宋朝的功臣，为庞妃僭了正宫的仪仗，因俺祖戒饬了他，庞妃自觉羞耻，回宫妄奏。仁宗听了，就差妃父庞集，领兵抄斩俺家三百三人，俺父呼守信，幸往太华去了，未经遭劫，俺伯呼守勇死里逃生。俺父避到西羌，生俺兄妹。可恨庞妃还把俺祖的尸倒葬在狱囚坟里。俺兄妹思量来坟祭祖，那晓庞妃还差虎将严守在坟，俺就在坟旁放火。大家弄得昏天黑地，俺乘此机会致祭，遇见庞兵追杀，俺兄妹且退且敌。谁知坟里又是火起，俺兄妹就乘机逃进京来，见勾栏院那边有人马挤一少年。听说庞家四虎将要杀那少年，俺兄妹拔刀相助，与四虎厮杀。俺兄妹救了少年，保送他前去，俺尚与庞家相杀。俺想寡不敌众逃避为先，是以逃将过来，恰好逃到府上的园里。”

文姬道：“俺方才见你的时候，那红脸的是谁？”延龙道：“俺并没有伙伴，那有两个人儿？”文姬道：“俺明明见有一个红脸的人儿，怎么说是没有？”延龙道：“不错，俺昨日到京，恐怕遇了对头，涂过红脸，方才听说小姐唤问，才把这花脸儿去掉的。”文姬道：“这就是了。”

延龙道：“蒙小姐大恩，未曾请教贵姓？”文姬道：“俺姓赵，爹爹赵普，现随朝廷往辽东未回，俺因昨晚得了一梦甚是奇怪。”瑞莲道：“小姐，这

梦怎样奇怪？说来听听看。”文姬道：“俺梦见一个仙姑，说俺园里有角木蛟临凡，乃是呼家将遇难逃避在仙岩洞，与我有姻缘之分，岂不是奇梦？”瑞莲道：“小姐，这梦不凡，况仙姑说有姻缘之分，这叫天遇相逢，小姐何不就此说明？”文姬尚在含羞，瑞莲道：“俺代小姐去说。”

延龙听瑞莲代小姐说了这话，连道不敢。瑞莲在小姐头上拔一只金凤钗，又向呼公子道：“公子，你也取一物来。大家收好，日后为证，百年夫妇，今日为定。”延龙在腰带上解下一个碧玉环，瑞莲将此两物调换过来，各各珍收。呼延龙道：“这教俺呼延龙如何消受？”就在阶前跪下，对天拜告：“俺呼延龙逃难到此，蒙小姐又许终身，愿上天保佑前去得通。”那延龙立起身来对瑞莲说道：“俺承小姐之许，决不负盟，姐姐乞烦转谢小姐，请进去罢，俺今去也。”延龙仍旧跳出花墙去了。却是：

金钮从兹相期约，玉玦遂成百岁姻。

且说庞妃听得四虎将反被呼家打伤，太子亦被逆恶抢去，暗道：“俺想城门紧闭，如何得能逃去。”庞妃乃差四虎：“在你们身上，要擒还那呼家这些逆贼，不然，休道俺没有兄妹之情！”庞妃这话，吓得四虎胆战心惊，连忙发令，挑选精健兵丁三百名，四路追踪。听守门官说，今日开城门的时节，却有两个女将，领了一队人约有二三百个，出了城往东北去了。那四虎听了，吩咐快追下去。

那晓追了不及十里，忽听山坳里一声大炮，四虎倒吃了一惊。谁料女兵女将四下里追来大战，骂道：“庞贼！你还要听庞妃的计，谋害太子。若非俺呼家将相救，岂不是宋朝堂堂一个太子又被你这奸贼弄死了？你这班奸贼，快来受死！”那庞家四虎大怒，就挺枪戳来，碧桃、梅仙也就提刀砍来，战有一百余合，庞家倒也有些惧怯。

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庞四虎火烧祝家庄祝素娟飞马往西凉

唱得凉州意外声，溪桥南北集军兵。

一朝复得功勋业，册府能留汗马名。

话说那庞家四虎，正与呼碧桃、呼梅仙大战，心里却有些惧怯，恰好庞家的探子报来，说道：“方才见几个花脸，在马上飞跑过去，同前番唱歌儿的相似。听他们说，如今到祝家庄去了。”那四虎闻报，就半退半迎。这碧桃、梅仙见他败走的模样，想要追他，又恐他是诈败。“这贼使奸诈，赚诱我们去落他的圈套。”梅仙道：“姐姐，我们倒不如收了兵，且去寻着了兄弟，定个计儿，然后再去追他，岂不是好？”碧桃道：“既如此，我们勒往了马，看他可回转来，也好与他再杀。”这四虎看那女将勒马的光景，就乘此转过山坳，一

直径往祝家庄。

那祝家庄的庄勇正在山上扒染，看这军马都往庄路上来。“这是何故？我们快下山去报知庄主。”那庄勇报与祝太公，祝太公道：“想必为了呼家的事，有这些人马到我家庄上吵闹。”太公的儿子祝麟、祝凤道：“爹爹，不知他们此来行什么计，我们且传集庄勇，防备要紧。”一声吩咐，庄勇俱已齐集，各执器械，

庞兵把这祝家庄团团围起，四面堆了些芦杆。到了三更时分，放起了火，烧得半天通红，庞兵乘此火光杀进庄来。祝麟看见兵火齐来，急来解救太公夫妇逃出这庄，祝凤同了金定、迎烟泼开板斧，冲出了庄逃难。迎头撞了一个老年的将官，领了一队人马，飞跑过来，那祝家兄弟躲避不及，只得放了太公夫妇，就与他搏战，不想那祝太公被庞兵捉住。祝凤、金定拼命追来，谁道祝凤亦被庞兵擒下。那祝麟回头一望，心里正想弟嫂为何不来助战，那知庞牛虎从小路追来，刺了一枪，恰恰刺了祝麟右肩，回马正要看这一枪从哪里刺来的，不料已被扎下马来。

牛虎擒了祝麟来见飞虎。飞虎道：“哥哥，那祝家父子如今都擒在这里，我们可要问他，呼家这逆贼在那里，俺就好去追擒了。”飞虎道：“既是这般，也须绑了他，问明白了他再作道理。”飞虎问讯太公道：“你这老头儿，买腌鱼放生——不知死活的，如今姓呼的在那里，快些说！”那祝太公道：“那呼延庆到新唐去了，俺三姐往西番去了。”四虎听说，便道：“这逆贼，还在那里做他娘的梦哩！不要管他，俺且提兵追他便了。”飞虎领兵分为四路追赶。那晓金定同迎烟与四虎战得气衰力疲，说道：“不如且到三家村去，再作理会。”

那金定，迎烟到了三家村，见了三姐，呜咽不语。三姐道：“嫂嫂，你们如何这般光景？”那金定、迎烟道：“三姐，你早上出门到此，谁想不多一会，那庞家的兵马把祝家庄围了，祝麟看了此来甚是蹊跷，就把太公扶出了庄，那晓路上又撞着庞贼，俺就与这贼迎敌，祝麟、祝凤也来与贼厮杀。不道庞飞虎拍马冲来，那祝麟兄弟同祝太公被庞贼都擒住了，故此我们特到三家村来。”

三姐道：“嫂嫂，这个祸是俺丈夫呼延庆害的。”金定道：“三姐不必抱怨，这是俺家的气运，有此不测之祸。”道犹未了，忽有庄兵报道：“祝家庄已经被那庞家烧得干干净净，就是这些庄兵，也不知被他们杀了多少。太公同这两个官人，也被庞家捉去的了。”三姐、金定听了庄兵这话，大家心如刀绞。

三姐道：“我们且到西凉去借兵，回来报仇要紧。”梁员外道：“俺想还

是去新唐好。”三姐道：“员外说径往新唐，却也甚妙。”那三姐，金定、迎烟别了员外，就往新唐借兵。

一路行来，远远见有营寨，不知是那里来的兵马在此安营。金定道：“三姐，我想天色已晚，不如就在这庙中躲一躲看。”三姐道：“也罢。”一齐进了庙来，拜了那神道，大家躲在殿旁却好睡去。

只听神道升殿说道：“我乃山海神是也，今有孝女孝媳到来，玉帝命我助他阴兵一千，领他到庞家营里，认取了祝太公父子的首级，取回埋葬。鬼判在那里？你快集神兵助祝三姐到营认取首级回去，不得有违。”鬼判道：“领法旨。”

那三姐醒来一想，说道：“俺方才明明听那神道吩咐鬼判的话。”此时已是二更，且唤了金定，迎烟，大家说了梦中的情形。三姐道：“既然山海神指点俺们，想必爹娘性命不保，俺不免闯进庞营，看个究竟。”金定道：“此言甚是。”于是三人披挂上马，出了庙门。

远远一望，庞营离此不远，三人摘掉銮铃，催动坐骑，悄悄而行。忽然，一个巡营军官叱道：“你们来此作甚？”三姐道：“夤夜赶路，误到此地。”那军官道：“远远避开。”此时，庞营上下均已熟睡。三姐等绕道到了营门外，只见竿头挂了四颗人头，三姐到了跟前，认得是爹娘与兄弟的首级，三人顿时落下了双行珠泪，连忙割下一幅战袍，包了首级，慌忙飞奔出营。一阵马蹄声响，惊动了庞营，军兵声声呐喊：“不好了！有人掠营，抢走了祝太公父子的首级！”人马一齐出动，此时，漫天大雾降临，伸手不见五指，人马互相践踏，死伤不少人马。三姐等姑嫂乘势冲出庞营，飞奔新唐而去。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花瑞莲雄关计放四虎将兵遭迷雾

仙人指点放蛟龙，哪怕雄关巨镇封。

他日姻缘有红线，定教白刃斩元凶。

却说雄关总兵姓花名万年，有女瑞莲，自幼好武。一夜梦见仙姑告诉说：结亲。“次早瑞莲到关前巡查，三姐等正在着急，见一个女将军来盘问，三个人言语支吾，不敢明言。瑞莲道：”俺梦仙姑告知，今天有三位女将要过关，要我送你们出去。而且我与你家的呼延庆有姻缘之分。“三姐道：”谢将军照顾，俺们到了新唐，定把这事说与丈夫知道。仙姑指示之言，必然如愿。

“瑞莲道：”三姐换了掩的衣服，做俺姐姐，两位嫂嫂扮女兵，我们装做打猎一样，带了弓弩，女兵们都带器械。“

大家走到关前，把关的道：“那里去？”瑞莲道：“不要啰嗦，早去开关，？咱要到山南打猎顽耍。”那把关的又道：“少刻将军到关查问，教咱怎么

回报他？”花瑞莲道：“将军到来，也晓得咱往山南顽耍。”把关的道：“吓，这就不用说了，咱去开关，请姑姑过去。”那花瑞莲同了张金定、柳迎烟这一班女武士，一齐出了雄关，正是山南了。那瑞莲道：“姐姐，一直往西，大道直到新唐了。小妹不能远送，望姐姐恕罪。”祝三姐道：“俺姑嫂蒙此厚恩，日后自有图报。”那三姐说罢，就与瑞莲拜别，这姑嫂三人，竟是上马去了。瑞莲道：“我们也就进关去罢。”那花瑞莲来到关前，叫道：“唔！快些开关，俺姑娘进关哩！”那把关的应道：“来了，为什么大呼小叫？”瑞莲进关回时去了。自古道：

大抵乾坤都一照，莫叫人在暗中行。

仙姬梦指新唐路，倾城最在著衣戎。

且说那庞家匹虎将，正在追擒那盗取首级的奸细，追来恰好相近，正要擒拿，忽然一天大雾，迷得人马也看不出了，东西南北的路也没处走了，只得扎下营寨，等这雾散再去追那奸细。那晓这个大雾，竟迷了三日，这些人马，死得十不及二，那三个兄弟也是胀闷不过。飞虎道：“我们且收拾回京，与爹爹商议，再作理会。”军士听了，一齐收拾上马。

到了京里，来到相府。丞相庞集听说四虎到了，心里十分快活，见了四虎庞集便道：“我儿，为何这般光景？想必追擒那呼贼过于劳累。”飞虎道：“爹爹道他则甚。常言道：入门休问荣枯事，一见容颜便得知。”丞相道：“你这畜生，敢对为父的这般顶撞！”飞虎道：“爹爹息怒，孩儿岂敢顶撞？因追擒呼家这逆恶，在路上遇上了几天大雾。人马已死了八九。孩儿因受了那气味，胸里胀闷不过，故尔回见爹爹，原是有话要告禀爹爹的。”丞相道：“既然如是这般，也须就向为父的说了。”那四虎道：“爹爹，这事将何计较？倒是呼家这几个女将，却倒十分利害。他动不动横冲过来，孩儿们与他征讨，却是倒难招架。”那庞相听说大怒，便道：“俺写书你的叔父东海公，去教他统兵追擒，也不怕呼逆再逃上天去！”

丞相写了一封书信，差了四名家将，飞骑到了东海，见了这总兵东海公庞琦，那家将道：“俺奉太师爷差来，有书呈上。”东海公就接了家书，拆开细看：“吓，呼家这逆恶还不俯首，敢于聚练这些女兵将干犯宋朝的天兵么？”庞琦道：“俺有回书在此，你们回去呈上太师便了，就俺已令副帅点齐了人马，即来相助公子便了。”那到将岳鸣皋道：“人马都已齐了。”庞琦道：“就此起兵。”三军听了这令，一齐上马，前军后哨，那个不是扬威振武，庞琦道：“这里叫什么地方？”岳琦皋道：“前面相近到京了。”庞琦道：“即已到京不远，就此安下营寨，待俺进京见了太师，然后提兵前去。”且说那东海带了这岳鸣皋来到相府，太师听说东海到来，那庞集出厅接了东海

，便道：“为了呼家将的逆恶，今日以要烦劳贤弟。”东海道：“哥哥，若说歼除逆恶，今日为弟分内的事。”大家把为追擒的话，细细议论了一番。东海道：“哥哥可晓得，古人说：斩草不除根，春来依旧发。这话也就防后患了。”太师道：“贤弟，这已往不必再讲了，今日请贤弟到来，要商量如何追擒之法。”东海道：“这要唤侄儿出来，再问他一番，就好定计。”那庞集道：“孩儿出宫去，见了贵妃娘娘就回来的。”

话犹未了，那飞虎、牛虎、毛虎、龙虎见过了贵妃回来，把贵妃的话，见了东海也就细说了一遍。那太师同东海听了，就咯咯的笑将起来，便道：“呼家尚未有拿获，如何说是明日先斩了他的首级来喂狗，岂不笑煞了人。”东海公道：“贤侄，你把三打祝家庄的话说来。”四虎道：“叔父听禀：侄儿到祝家庄，围住了他，那祝家父子被俺兄弟绑了起来，问他呼家这逆恶，他说到新唐去了。俺就叫将弁放起火来，少不得这逆恶总不能逃上天去，却把一个祝家庄烧得寸草无存，并不见有逆恶。俺把祝家父子的首级挂在标竿上面，以为收藏逆恶之惩戒，谁想那晚这四个首级都不见了。俺兄弟就领兵四路飞追。天色将明，远远见有几个女人背四个首级，俺兄弟见了，拍马飞跑。那晓起了大雾，连路径都看不出了，只得暂安营寨。不想这大雾迷了三日，人马死去了八九，连侄儿也受不住了，只得回京禀知了爹爹，定书相请叔父到来，商量个妙计，好去追擒那呼家的逆贼。侄儿看将起来，此事若斩草不除根，将来后患就不可测了。”东海道：“俺同侄儿到雄关一问，就好追擒了。”

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庞东海领兵助虐天定山金莲剖诉

巧笑知堪敌万几，雄关总制着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回。

话说东海公庞琦，听了飞虎弟兄的话，心里好不焦躁，便道：“闲话休说，既然呼逆练了女兵，难道俺怕了他不成么？”就向岳鸣皋道：“你传令三军，速速统兵到雄关等候。”鸣皋疾忙吩咐三军，统兵到关等候，庞琦就同了侄儿四虎，别了丞相，二马飞行，一直来到雄关。

庞琦到关坐下，便道：“谁在这里管关？”把关的道：“俺本官不知公爷到关，没有在这里伺候。公爷不用发恼，俺已着人通报本官，随即来到。”庞琦道：“你们在这里把关，那来去的人儿可盘问的么？”把关的道：“咱们把关总看腰牌才放他过去。”庞琦道：“这个才是。”那雄关总兵花万年，听说东海公庞琦到来，连忙披挂，到关相见。东梅公道：“花将军，何必穿了甲冑到来？”花总兵道：“不知公爷到来，有失远迎，望恕不周。”庞琦道：“俺今非为别事，因知近日那呼家的子孙造反，教练了些女兵，不知怎么到了京城

。贵妃娘娘知道，差了俺的侄儿四虎，追擒这呼逆。俺想呼家到京，关上岂有不知？所以今日到来，要这过关名册查一查。”花总兵道：“那出入的军民，俺俱查过，亲自给付腰牌验放，并没有姓呼的出进。”庞琦道：“你取关册来看。”花总兵道：“你去拿关册过来。”把关的取了关册，花总兵道：“送与公爷去看。”

庞琦把这关册细细的查看，却是注得明白。看到初三这一天，注的西羌进宝四人，绘有腰牌四画，验明后放。庞琦道：“花将军，你道没有姓呼的过关，那初三有西羌进宝，这回人的名姓都没有，如何给他的腰牌？”花总兵道：“因他是进京上贡的，要出关回去的，所以给他的腰牌，关册上都没有填写他的名姓。”庞琦道：“好糊涂！你知道他西羌来进的什么宝？这个明明是那呼家的子孙，冒了西羌进宝的。你就不问他的名姓，竟放了他过关去，这是什么意思？”花万年道：“他出关未久，待俺急急追去，擒他回来是了。”庞琦道：“既如此，你快快领兵去追，俺且回京去也。”花万年道：“公爷听禀，但是俺出了关去，那沙漠地方，地广人稀，去追这姓呼的，恐怕又弄出别的事来。”庞琦道：“俺有五千人马，你可带去，擒了这逆贼，就砍了他们的首级，不可再放脱了他。”花总兵立刻升帐，点了人马。炮声一响，将挂征袍，马挂鞍镫，红旗一展，放起三个狼烟大炮，却震得地动天摇，果然：

将施号令非通小，大小三军敢不遵。

且说那祝三姐同了张金定、柳迎烟道：“我们在雄关的时候，若然不是这花瑞莲得梦，她如何能在关前先来问俺？又教俺姑嫂改妆，扮了出猎的一般，同花瑞莲一齐出这雄关。如果不是天公点化，仙姑扶助，焉能去那雄关，来到这里？”金定道：“三姐，你看这里的景象，比中原竟是绝然两途了。中原地方何曾见此沙漠？连那眼睛皮上也是灰土。你看地面这般广阔，也不见有人来往，唯是满野牛羊。”迎烟道：“且喜这里没有虎豹怪兽。”那三姐便说：“就有，我们也不怕他。”金定道：“三姐，你看前面这个山，怎么树木都没有的。好似烟雾四起，不知这个山里可有虎豹盘踞？”三姐道：“我们快快的过去便了。”道犹未了，山上忽起一阵大风，吹来气味甚是醒臊。这醒风一阵一阵的刮来，三姐且有武艺，却也有些胆怯，便道：“我们勒住了马。”那三个女将正抬头看这山顶，谁想山凹里跳出两个怪物，那女将倒吃了一惊，说道：“又不是虎豹。”迎烟道：“这兽却是人形兽面。”立将起来，原是头顶日月，不过头上披下的是长毛，窜来跳去，哈哈的一笑，那女将都唬得浑身冷汗，挺枪拍马追来。那知这个怪兽竟会说话，叫道：“美人休恼，俺乃老熊仙，夫妻两个在此黄毛山修炼千年。上帝命俺夫妇在这山洞里镇守那珊瑚宝塔。今美人到来，祝素娟在那里？”三姐道：“你问祝素娟则甚？”老熊仙道



：“俺今日见了素娟，就好把这宝塔交他收去，日后好破妖龙阵。”

三姐同了两个嫂嫂，随着熊仙来到山洞，却见洞中灯光照彻，石床上果有一个宝塔，长有尺外，上写：轩辕世宝。待三姐寻这熊仙时，已是毫无形影。姑嫂三人，就对了这个宝塔拜了几拜，望空祷告了一番，收藏了那个宝塔，走出石洞，下了山来，依旧上马前行。金定道：“好久不见人烟，前面簇拥，想是这里才得有人哩。”迎烟道：“姐姐，你看那人儿都是红须赤发，口里讲的这布尔斯哈这位什，不知他讲的什么？”三姐道：“他们讲的是番话，咱中原人那里听得出？”却是：

天外有天外国，西羌岂是比中原。

那姑嫂三人，在马上一路说来，不觉前面又是一座高山，不知是什么地方，金定道：“三姐，你看那山上倒有个营寨。”话犹未了，忽听金鼓之声，三姐道：“嫂嫂，却不道此处倒有个山寨，我们去看一看再走。”姑嫂来到山前，金定道：“咦！好奇怪，这里倒也有一个关口。”上写“天定关”三字。那姑嫂进了这关，三姐往前一看，呀！原来是教演女兵，迎烟道：“姐姐，他们为什么分出四个营头？这是如何讲究？”三姐道：“这是他们在那里演习分合法。”金定道：“姐姐，你看他们各自排立了旗，必然练那攻冲法了。”那旗上写的“忠武将军王金莲、孝武将军邓三娘、昭武将军齐月娥、义武左军翠桃。”祝三姐看了又看，便道：“嫂嫂，我想这四位女将，莫非也是为呼家的事在此练兵，也未可知？”金定道：“姐姐，我们在此，你竟到营前喊叫起来，看他如何，就明白了。”

那三姐听了金定的话，来到营前，喊道：“婆婆那里？媳妇要到新唐去寻丈夫回来报仇，今日在此经过，望婆婆相救。”那金莲听说新唐的话，便道：“何人叫喊？”就吩咐翠桃：“你去同她进来，待我问她的来由。”翠桃道：“那一位姐姐叫喊？”三姐道：“是俺在此叫。”翠桃道：“如此，同我进去。”那三姐见了金莲，口称：“婆婆，受媳妇一拜。”金莲道：“姐姐不要错认了。”三姐道：“婆媳岂有错认？”“吓！既不错认，可晓得俺的儿子则甚名字？”三姐道：“呼延庆就是俺的丈夫。”金莲道：“媳妇既来了，就请邓三娘、齐月娥一同相见。”又道：“那营门外的是何人？”祝素娟道：“这是同媳妇来的两位嫂嫂。”金莲道：“快去请了进来相见。”

金莲道：“难得三位女英雄这股义侠，不知庞贼的势力如今怎么样了？”素娟道：“婆婆，说也可惨，俺爹妈同两位哥哥，都被庞贼杀了，那首级被他挂在标竿，亏这两位嫂嫂同去盗了首级，回到三家村埋了，就往可行。那晓到了雄关，正愁不能过此，恰好花总兵的女儿瑞莲，梦见仙姑指迷说，瑞莲与姓呼的有姻缘之分，教他度俺姑嫂出关，才得到此。”金莲道：“如今府上

还有何人？”素娟道：“婆婆不要提起，俺祝家庄被庞贼搜刮，两回攻打，到了第三次，四面放起了火，烧得那庄子上要一根椽子也没有的了，所以那两位嫂嫂，逃到三家村来，同了媳妇一路逃来。”金莲道：“贤媳妇，难得你姑嫂三人，为了我的儿子，害你姓祝的也遭庞贼这个惨苦，少不得你公公同了叔叔，在新唐见了你的丈夫，必然借了兵马出来，就有报仇的日子。否则，我们赶到新唐也好。”

不知以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呼延庆新唐见父仙山洞公主成亲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话说呼延庆同了这两个兄弟，出了长城，一路行来，弄得筋疲力乏。延庆道：“兄弟，你看前面的城郭，又不知那里了？”延龙道：“哥哥，你们慢来，待俺且去看个明白再走。”延龙往前看了一路，呵呵笑来，说道：“哥哥，快走来，已是新唐的王城了。”延庆听说已到新唐，心里十分欢喜。进了王城，便道：“兄弟，这里新唐国倒也不丑，你看百姓倒也清秀，服式又不怪异，就是他语言，也都是官话，倒不比在路上见的那些人儿蓬头垢面，赤发红须的。”延龙道：“哥哥，那路上都是沙漠，吃的是飞禽走兽，自然生出入来都是那古里古东的。”延庆道：“兄弟，咱们问个信儿再走。”延龙道：“哥哥，俺去问。”延龙便同一个老人道：“老人家，咱问你个信，这里的驸马可是姓呼？”老人家道：“你问他则甚？”延庆道：“老人家，那驸马就是俺爹爹。”老人家听了，就笑将起来。说道：“驸马到这里成亲，生的儿子今年不过十三四岁，俺看你这年纪，有二十岁的光景，就是那两位，也有十七八岁了，怎么要充驸马的公子？岂不要笑死了人。”延庆兄弟见和老人家是讲不清楚的，就带马前行。延龙道：“哥哥，这里是驸马府了。”延庆道：“官儿你快到里边通报，说中原来的侄儿、公子在外。”

中军听说，来到里边，把这话传进去，内侍听了，进宫便道：“启上公主，方才中军进来报说，俺驸马爷的侄儿、公子，都在外边。”公主道：“请他进来。”那内侍对中军道：“请公子进见。”中军道：“请公子进见。”

延庆同了延龙、延豹进了府门，一直到了后堂，内侍开了官门，来到寝宫门首。内侍道：“启上娘娘，公子在此。”公主道：“请他进来。”延庆道：“孩儿拜见，延龙、延豹侄儿拜见。”公主道：“少礼，请起来。”延庆兄弟立在两旁。公主道：“你三位从那里来？到此做甚？”延庆道：“孩儿听得母亲王氏金莲说，我们爷爷呼得模，号称必显，因见庞妃僭了正宫的仪仗，庞妃怕爷爷启奏，他反逞奸哭诉，那朝廷不察是非，就差奸相庞集领兵把俺全家

抄斩杀了三百三人。俺爹爹守勇方得爹妈教他在地穴里逃了出来，就到王家庄。俺外祖王员外招他为婿，生孩儿一人。那晓庞家起兵追来，俺爹爹就向俺母亲说到新唐借兵。孩儿想将起来，我今长成了，因同母亲到来，寻了爹爹，提兵前去报了此仇，俺祖父母在九泉亦稍息恨。”公主道：“这两位呢？”延庆道：“这是守信叔父生的。”公主又道：“如今你母亲在那里？”延庆道：“王氏亲娘现在天定山住下。”公主道：“你既到此间，且等你爹爹回府，就好商议。”延庆道：“母亲，如今爹爹到哪里去了？”公主道：“你父亲借兵去了。”一边对内侍道：“你去请了公子、小姐到来。”

那内侍请了公子、小姐来到寝宫，公主见了，便道：“孩儿过来，你同这三位哥哥相见了。延庆哥哥是你爹爹同王氏母亲生的，那延龙、延豹这两位哥哥，是你叔叔守信生的。”公主明明白白的说了这话，兄弟、妹子大家拜见了一番。延庆道：“母亲，孩儿还未拜见外公哩。”公主道：“今日天色晚了，明日去见。”却是：

五原春色日迟迟，二月垂杨初挂丝。

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放时。

且说延庆弟兄到了来朝，进宫问安，公主领他见了国王，把这话也说了一遍，国王就赐了金冠三顶、玉带三条、蟒袍三领，延庆兄弟领了，拜谢了国王。又道：“母亲，孩儿就的拜别。”公主道：“你拜别了我，想到那里去？你若要寻爹爹，待我唤你的延寿兄弟同去。”那延庆兄弟，别了公主，就上马出府，不觉已到仙山了。延庆兄弟上山顽耍，延龙道：“哥哥，这是什么榜文？”延庆看道：“吓！原来为公主招亲。”延寿道：“哥哥，不要看了，我们快去见爹爹罢。”

来到山冈，延寿吩咐家将：“你去禀驸马爷，说俺同公子来见也。”那家将疾忙报道：“启上驸马爷，有几位公子在外。”驸马听说，便道：“放他进来。”延寿同了延庆、延龙、延豹，一齐进见。

延庆见了守勇，哭道：“爹爹同王氏母亲离别时，孩儿还在母腹，不觉到今将二十年了。”守勇道：“你母可住在外公家么？”延庆道：“母亲同儿寻父到来，今在天定山同婶婶住下，孩儿就同这两个兄弟到京祭祖。那庞贼正追捉孩儿，恰好有两个女将冲将过来，帮儿杀那庞贼。孩儿谢问，那女将道：”俺乃姓呼，也要到京祭祖。‘孩儿同这妹子，又到京拜祭而来。‘父子正讲得高兴，那家将道：”启爷，今日俺狼主招婿，所以请爷看比武哩。“

守勇同延庆弟兄来到帐前，看那比武的一个一个的走过，两位公主眼都不看，这些比武的英雄个个垂头丧气，说道：“好笑，那公主倒在那里看人的风雅，并不是比武招亲。”这里呼延豹、呼延寿在旁边跳将出去，到台上拔了长

枪，就舞弄起来。那两个公主笑嘻嘻道：“你们这两位英雄的枪法，却是活泼，俺与英雄比一比看。”公主也拔了一根长枪，同延豹弟兄比舞。谁道公主的心里已是十分有意，只是使的花枪，那里肯下手刺去，那守勇一看，急得一身大汗，跳到台前，说道：“你们收住枪罢！”那延寿只顾使枪，这仙山洞主问道：“驸马为何叫喊？”守勇道：“今日乃公主比武大事，俺孩儿只管同公主使枪，俺在此叫唤。”洞主道：“驸马的子侄与俺的女儿比试，这是最妙的了。”话未说完，那公主已收枪进去，延豹、延寿也就跳下合来，大家回到山上。

洞主看见公主笑盈盈的走来，便道：“女儿，今日台上的比试如何？”公主道：“母亲，今日孩儿初在台上的时节，有要来比试的，孩儿看他不要说他的武艺，就是那人品也不中适。”洞主道：“那后来这两个小英雄如何？”公主道：“这两个的枪法，孩儿们倒也合适。”洞主听了，便道：“俺女儿的眼力却好，那比枪的这两个英雄，一个就是驸马的儿子，一个是他的亲侄，如今且去向驸马讲了就好成亲。”

洞主请了驸马出来，把那比枪的话说了一遍。守勇道：“但是俺侄儿与延寿的年纪俱幼。”洞主道：“驸马愁他则甚？俺看起来，他们是天赐的姻缘，所以路隔万里，到此成亲。”那洞主就吩咐备了花烛道：“今日是黄道吉日，与公主完姻。”一声吩咐，立刻齐备，家将道：“启上洞主，花烛都已完备。”洞主道：“即如此，请两位新驸马同了公主出来成亲。”那延豹、延寿同了公主，拜了天地，谢了洞主，拜见了守勇，各自回房。

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天定山庞琦大战小道童大作妖法

将家难立是威声，不见多传卫霍名。

一自元和平定后，马头行处望回程。

话说东海公庞琦，自雄关回京，终日心焦：“花总兵出关去后，忽又数月，不知可曾追着呼家？”那庞琦同军师安其子商议，安期子道：“俺昨晚看太白过宫，正是营惑当权，只怕是真火炼金之象。”东海公道：“将何以克制他？”安期子道：“制火必得以水，俺想公爷亲征最称相得，家住在海东，公爵又是东海，此去十全十胜的了。”庞琦道：“既安先住看定，俺就领兵出关。”中军道：“人马点了三万六千，都披挂停当，候令起行。”庞琦道：“就此发兵！”

庞琦到了雄关，问道：“你们将军可有信息么？”中军道：“俺昨日接到总兵的牌文，说呼家不止三四个人，如今分为四路追擒去了。”庞琦道：“你在关上好好看守，俺今日领兵亲自出关去追哩。”中军吩咐开关，庞琦出了关

来。

走了两日，便道：“安先生，你看出关才得两日，那灰土就这般厉害。”安期子道：“沙漠地面，都是这般的。”庞琦道：“果然地面却是广阔，人烟实在稀少，行了几天，未见几个人儿。俺想这呼家，倒底在哪一方呢？”正在烦闷，忽见有人奔笑而来，吩咐了中军：“那前面的人来，你去唤他过来。”那中军上前便道：“你们往那里去？快来同俺去见公爷。”那些番民齐道：“咱都是过路的，公爷叫唤咱怎么办呢？”中军道：“想是公爷要问你们的话。”番民道：“这又出奇了，问咱什么？”中军道：“启上公爷，番民在此。”庞琦道：“百姓们不用惊慌，俺乃奉旨要追擒呼家将到此。俺因出了关来，将有一月，不知呼家跑在那一条道上，好去追哩。”番民道：“公爷，小番们听到老人家说，那天定山齐大王的驸马，听说是呼家之后。”庞琦道：“他几时到天定山的？”番民道：“这话有一二十年了。那驸马生的公子，差不多有十四五岁的光景。”庞琦问道：“这里到天定山，还有多少路？”番民道：“从大道去二千来里。”庞琦道：“百姓们都回去罢。中军官，快吩咐从大道赶上前去！”却是：

东去长安万里余，故人何惜一行书。

天关四望肠堪断，况复明朝是岁除。

且说天定山齐国宝的儿子齐雄，同了邓三娘、齐月娥、王金莲、翠桃姐、祝素娟、张金定、柳迎烟，各带女兵一千，在山上扎下营盘，各人立了将旗。国宝坐了大营，齐雄做了副帅，那些女将各自又守个山洞，大张旗鼓，在那里分营布阵。那晓将校飞报上山，说道：“启上大王，俺在金牛岗见有许多兵马在那里扎营哩！”国宝道：“再去打听。”国宝把令旗一展，各将齐到营前，使道：“众将官速速端正披挂，以防不测。”齐雄道：“爹爹怎么说以防不测？”国宝道：“你们还不晓得，方才报子到山上说道，金牛岗地方有许多人马，在那里扎下营盘哩。”齐雄听了大怒，就上了将台，把令旗一扬，口里喊道：“大小三军听着：第一炮，各各披挂；第二炮，一齐上马；第三炮，开关冲出。那鼓须要紧紧的催，鸣金呐喊的声音须要看令。”众将道：“将令！”忽听一声大炮，众女将各各披挂；听了二炮，一齐上马；放起三炮，大家冲出关来。

庞琦差了左翼朱尤、右翼俞仁柳，正到山前探听，忽听山上放起三个大炮，急忙跑回金牛岗来报知。庞琦大怒，说道：“咱家就此起营，杀上山去。三军听着：如有活擒呼家一人者，官升三级，兵赏银牌，获得三五人者，照例升赏。如砍取呼家首级一颗，官加一级，兵赏十两，如有十颗五颗，照例加赏。”众将官道：“得令！”中军就禀令放炮，冲出营来。

那齐雄同了这班女将，正杀到金牛岗上，那庞琦人马一齐围将拢来，那岳鸣皋、朱尤、俞仁柳、庞飞虎、庞牛虎、庞毛虎、庞龙虎一齐拍马冲将过来。齐雄、齐月娥、王金定、邓三娘、祝素娟、柳迎烟、翠桃姐大家出马迎敌，东奔西窜，南来北去，杀得烟尘抖乱，红日蔽隐，耳畔中只闻刀剑之声，眼睛里惟见光芒闪烁。却战有一百多合，胜败未分。那晓王金莲一枪挑去，朱尤跌下了马。那俞仁柳跑将过来，却被朱尤一绊，一起跌倒在地，正要扒起，被齐月娥用枪一勾，那女兵就赶将过来绑了，解到山上去了。

岳鸣皋连忙逃进营来，说道：“公爷快请安先生出来商议，看他这班女兵女将，非是术法不能制伏。”庞琦道：“既如此，请安先生商议。”那安期子来到帐前，庞琦把那岳鸣皋的话说了，安期子道：“俺早早吩咐，若与他们争胜，在亥、子两时，保可决胜；若用申、酉二时，也还可战胜。如今偏在巳、午两时出战，正乃天火临官，战恐有伤。”岳鸣皋道：“那左羽右翼这两员虎将已被他们擒去，如今要先生用个神术就可决胜。”安期子道：“且去收了兵，明日去战，可以取胜。”庞琦道：“宣令官，你把令传谕，暂且收兵，明日点齐人马，竟杀上天定山去。”

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岳鸣皋逞术大战天定山国宝受困

金牛岗前沙似雪，齐家关外月知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且说那岳鸣皋回营，把天定山大战被呼家擒去两员虎将的话说了一遍，庞琦就请安先生出来商议。安期子道：“且去收兵，待俺作起法来，须明日交兵。”庞琦就令岳鸣皋且去收兵回来，再作计较。岳鸣皋得令，飞行来到阵前，把令宣了，那四虎正杀得力怯，忽听营里放炮鸣金，呼家也正要收兵，两下里人马一齐各归营寨。

齐雄上山，同国宝计议，道：“爹爹，如今把那擒来的两个人如何处置他才好？”国宝道：“自古说，擒贼必擒王，那些小校擒来置死他也没用，带他们到营前，割去他们的两个耳朵，放他回去何妨？”齐雄依令，把这擒来的左将朱尤、右将俞仁柳，带到了营前，把他两个耳朵割了下来，放他回营不题。

且说齐雄正来缴令，呼守信却也回山，齐雄告诉守信道：“庞家领兵到来，要擒你的子侄哩！”守信听了大怒，见了国宝，说了一番。国宝道：“你们行事总要看清路头，不可造次。”守信同齐雄道：“这个自然。”那守信来到营里，见了月娥、邓三娘、金莲、翠桃、祝三姐、金定、迎烟，把这话儿大家计议妥了，一面就吩咐将校，你们随了将令，营前营后，须要时刻巡逻，不可懈怠。众军齐道：“得令！”

话说东海庞琦正与安先生讲用术法要擒捉呼家，那晓朱尤、俞仁柳回营，安期子道：“他怎么放你们回营？”朱尤道：“先生不必说了，俺也曾南征北讨，东荡四除，在军前二三十年，从来没有这个希奇。”安期子道：“请教将军，有什么希奇？”朱尤道：“先生，你还不晓得哩！咱同他们正杀得热闹，谁知咱两个的耳朵被他们割掉了。”安期子道：“只怕割去的。”朱尤道：“先生那里晓得？”安期子道：“听言当于理察，二位将军请进营调息。”

安期子炼个飞砂法，不道天色已明，就令三军放炮冲将出去。王金莲听得炮响，连忙装束上马，吩咐放起炮来。金莲冲出营来，就与庞飞虎盘旋大战，庞牛虎、毛虎、龙虎一齐冲来。齐月娥看见便道：“姐姐，我快去也，你们随后就来。”月娥冲出，就与庞家接战。正在那里杀到东，追到西，两下里都想要擒活的，那晓邓三娘、祝三姐、金定、迎烟，一齐冲入阵来，兜来绕去，杀做一团。安期子上台一看，便道：“岳将军，你快去助战。”那岳鸣皋飞马入阵，就用起飞砂法。王金莲、齐月娥这班女将，正杀得高兴，不道狂风大起，吹得石走砂飞。那些女将都唬得胆战心慌，谁晓祝素娟一面与他厮杀，怀里就取出那珊瑚宝塔，对着庞家的营里，这沙就不飞起，那石也不走了。

岳鸣皋道：“先生，不好了！那法没用的。”安期子道：“不妨，俺有徒弟，即刻就来。”道犹未了，哪晓五个道童来到营前，说道要见安先生的。那中军领了道童进营，说道：“有人要见安先生哩。”安期子道：“来的是谁？”中军道：“他说是先生的徒弟。”安期子道：“如此请他来见。”道童来到里边便道：“师父，唤徒弟到来有何吩咐？”安期子道：“请你到来，非为别事，俺今在此行了一个飞砂法，因被他破了这法，如今要用那五行阵，所以请你们来帮俺行了这法。”道童道：“师父，弟子在此，请师父布阵便了。”

安期子就令摆下五行仙阵。女将们正同庞家四虎杀得个昏天黑地，安期子把这说个道童分布了五处，按的是金、木、水、火、土。那段道童得了青旗，派守东方；解道童得了白旗，派守西方；鱼道童得了赤旗，派守南方；元道童得了黑旗，派守北方；王道童得了黄旗，派守中宫。安期子把那阵图分派定了，就令岳鸣皋冲出阵前，哄骗他们来讨战，进了这营，也不怕呼家再逃上天去了。

岳鸣皋引这女将到了阵前，便道：“俺家这个阵儿在此。你们这些毛贼还不知死么？”齐雄道：“呔；你这班奸贼，休在这里猖獗，俺来也！”那齐雄拍马赶来，只见那五个道童把旗一招，进营去了，齐雄就从东方杀进营里。那道童挺枪就战，齐雄正要来擒，谁想这道童口里吐出许多青烟，熏得个齐雄连马跌倒在地。呼守信看见齐雄跌下马来，他就从南方杀进。解道童道：“你何不好好下马受缚？”守信大怒，架起刀来，正要砍着，那晓这道童开了这口

，火就喷个不止，守信见了喷火，倒也呆了。那邓三娘见那道童在那里把这白旗一招，三娘就从西杀入，道童措手不及，就把手一招，只见眼前许多刀枪砍来，惊得个邓三娘手足都软了。齐月娥对王金莲道：“姐姐，难道他有妖法的么？”金莲道：“且杀去看。”月娥竟往北首杀进，道童就迎面喷出一口水来，那知月娥已淹在水里了。王金莲不问情由，一直杀进营来，思量助战，那晓这个道童的口里，喷出许多黄烟，把一个王金莲迷住。

齐国宝看了，便道：“俺一家儿去与庞贼交兵，为何追进营去，却不见出来？难道倒被庞贼擒去不成？倘然庞贼那里用了术法，这便如何？”翠桃同祝三姐道：“大王不必心焦，俺同三娘去也。”翠桃见了道童，就骂道：“你这妖道，黄毛未退，敢在此撒野！”道童道：“俺在海岛里修道千余年，就是那四海的龙王，也知俺是终南散仙，你们这班狐媚，晓得什么来？”翠桃就把双刀砍去，那五个道童哈哈大笑，口里吐出许多烟来，熏得那女将昏昏沉沉。那三姐取出了宝塔，对着那妖道，却是烟起不上来了。

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呼家将大破五行阵金牛岗杀死庞东海

石壁千重草木森，白云斜掩不知春。

昭君溪映年年月，偏照忠君一片心。

且说庞琦听探子报说，安先生同了徒弟布了五行阵，把那些女将都收拾在阵中了。庞琦道：“快请安先生来商议。”探子就道：“安先住，俺公爷请先生快去商议。”安期子道：“徒弟，今公爷请俺到营，不知商议什么，你们一同走一遭。”安期子同徒弟进营相见，庞琦道：“安先生，这五行阵却好，如今请先生到来，商议那擒住的反贼，为何不就斩了他们的首级，挂在营前？”安期子道：“俺擒的那些反贼都要带到京城，必须大张旗鼓，法场上斩他，使其羽党也晓得天朝的法令。”庞琦道：“先生妙见。但是不就杀他，恐防反贼再逃了去，就徒费心力了。”那安期子、道童齐说道：“公爷，若说这反贼要想逃脱，料他今生也不能够了。俺擒住了反贼，就令值日神将用了铁网网住，所以一动也不动的。”庞琦道：“好！果然先生是通神的。这几日先生大费神恩，辛苦极了，今日俺同先生小饮一巡，明日就打算收营回去。”庞琦在营大排筵宴，同那岳鸣皋、安期子、庞飞虎、牛虎、毛虎，朱尤、俞仁柳及段、解、鱼、元、王这五个道童，都吃得熏熏大醉。安期子道：“公爷，俺想此时不如我们领了人马，杀上那天定山去，捣了他们的巢穴，回来带了反贼，就收拾回京，岂不是一举两得？”岳鸣皋道：“公爷，那安先生这个计策却是个神机妙算。俺这里领兵杀上山去，那山上的贼党就是神仙也是意想不到的。”庞琦听了，拍手大笑，说道：“先生的计越发妙了。”便道：“我们快饮一



杯，统兵就去。”安期子、岳鸣皋等，就传令三军披挂完备，立刻放炮起营。

来到天定山，杀到关前。那守关家将报进山寨，说道：“庞家的兵马已杀到关前了。”齐国宝道：“俺在山二十多年，从无人敢来冲犯俺的关隘，那晓今日倒被庞贼到关鼓噪，教俺这口气如何消去？”便道：“翠桃姐、祝三姐，你们这几位在山守了，待俺出关，与这庞贼决一死战。”翠桃道：“大王，若说与庞贼搏战，待俺翠桃前去。”国宝道：“你们去是不会见机，这事必得俺去方妥。”国宝就披了一付金锁甲，戴一顶九龙双凤盔，穿一双龙目虎牙的战靴，腰佩龙泉宝剑，手提一根铁杆金枪，坐一匹千里驹。齐国宝正在上马，要出关与庞贼搏战，祝三姐道：“大王且慢，你看山后那些人马，好象番兵来了。”国宝勒住马头一看，便道：“三姐，那边跑来的人马确是番兵，为何倒分了四路而来？”国宝看了，正同三姐在那里讲论，那知翠桃奔来，说道：“大王，那山后来的人马，只怕不是新唐来的番兵。”国宝道：“不要管他，吩咐开关！”大王一声吩咐，这些把关的立刻开了。

齐国宝冲出关来，便道：“俺天定山齐国宝来也！你这奸贼，快来受死！”庞飞虎道：“你这反贼，禽了呼家这些逆匪在山，还敢在此猖獗？”飞虎就一刀砍来，国宝挑起枪来架住，飞虎带转马来，又是一刀砍过，国宝乘势把枪一挑，却好挑着了咽喉，飞虎就跌下了马。谁知国宝又兜肚的一枪，牛虎拍马就战，不及十个回合，牛虎败走。毛虎、龙虎一齐飞赶过来接战。国宝把这根枪一洒，毛虎、龙虎不敢迎敌，国宝就拍马飞追。岳鸣皋乘着酒兴，出马迎住，说道：“俺想你好不知人事，难道你不晓得自己的那些男女，俺一个个都拿下营里来了？你还想闹什么，不如早些下马受了个死，岂不倒安然些儿？”国宝听了大怒，提枪就刺，岳鸣皋道：“且慢来，俺还有一句话儿与你说明白了。”国宝道：“有话快讲。”岳鸣皋道：“俺久已要做你……”国宝道：“你要做俺什么？”岳鸣皋道：“俺要做你家的女婿。”话犹未了，国宝就是一枪，恰恰刺中他的胸膛，岳鸣皋就坠下马来，那晓鸣皋的腿挂住了镫，这马惊得跳将起来，拖了鸣皋一直冲进庞营。谁想那庞毛虎、龙虎又被这马冲来，撞倒在地。

庞琦恼将起来，骑上了马，提枪飞奔，直戳过来，国宝也就挺枪迎敌。呼守勇正领了番兵到来，守勇道：“众将听者，你们就此天定山下屯了人马，俺上山走遭回来，起营便了。”呼守勇到了山上，见翠桃在那里披挂，便道：“翠桃姐，你在此慌张什么？那山下屯的人马就是俺在新唐借来的番兵。”翠桃道：“驸马爷，俺不是为山下人马，因俺家这些人马都被庞家围住，那金莲姑嫂都被庞家擒去，我们就一齐冲下山去，与贼厮杀。那晓这贼营里有些道童，跳将出来，口里都放出烟火，迷得天昏地暗。幸那祝三姐在黄毛洞得了

一个珊瑚宝塔，取来托在手里，那迎火略略退散了些。我们看来不济，急忙回到山来，把这话儿细细诉知大王，大王听了大怒，立刻披挂下山去了。我们因此披挂，也要下山。”守勇道：“你们且慢，待俺下山前去。”话未说完，守勇下山。

来到番营，招那话儿说了，延庆、延龙、延豹、延寿、赵荆隆、赵迎风听说，立即上马，各执刀枪，飞往关前，拍马冲杀过来。庞琦回转头来一看，却被齐国宝一刀砍去，恰恰砍了庞琦的右肩膊。那庞琦忍痛大叫：“安先生快来！”那安期子听得阵前叫喊，走出营来一看，便道：“不好了！徒弟快些作起法来，俺到阵前去救公爷哩！”五个道童听说，疾忙作起妖仙大法：布起天罗阵，思量一齐兜进网来。这里道童急急行那阵法，安期子飞马跑到阵前，那晓呼守勇同了子侄直杀过来，安期子看来不能抵敌，就勒马回营，说道：“徒弟使法，看来鞭长不及的了。那呼家这反贼都杀进阵里来也。”道童道：“师父，俺今行了一个妖仙大法，布下了天罗阵，还怕这反贼则甚？且等到午时，我们大家也杀他出去，就一个个的拿进来哩。”师徒正在营里商议，那晓庞琦败进营来，说道：“安先生，呼家这反贼，把俺的右肩砍下那一刀，俺忍了痛，与反贼搏战，先生为何不来相帮擒这反贼？”安期子道：“俺同徒弟行了个妖仙大法，又布了个大罗阵图，正在此商议，俺与徒弟到阵前搏战，拿贼回营。”庞琦道：“安先生，你们要去就去，快快与俺拿下这些反贼。”

安期子听了，正同徒弟上马，那晓呼守勇、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呼延寿、祝三姐、翠桃姐、张金定，各领番兵一千，一直杀到五行阵来。道童也就拍马迎敌，安期子、俞仁柳、朱尤仗了这个阵法，大家挺枪就战，男男女女，杀去杀来五十余合，呼家将把魔贼这个五行阵，杀得瓦解冰消，那被贼擒去的呼守信、王金莲、邓三娘、齐雄、齐月娥，忽闻雷声大震，电光耀目，豁然惊醒，起来一看，守信道：“这里的人马哪里去了？”月娥道：“俺家都为杀贼被擒到此，如今庞贼的营寨。不知为何没有人了？”邓三娘道：“那前面的人马，只怕就是庞贼的。”金莲道：“既如此，我们上马快去追哩。”

一路追来，路旁首级不胜数，转过个湾儿，只见无数人马在那里追来追去，守信拍马飞赶阵前一看，见齐国室、祝三姐、翠桃姐都在阵里，守信也追入那阵，与贼就战，杀得庞家大败亏输，这道童也想要遁下土去，那知素娟托出这座珊瑚宝塔在手，庞家的妖法再也作不起来。安期子道：“公爷，古人有言，凡事须要见机。看来难以取胜，不如且避他一避，再作理会。”安期子说了这话，拍马飞逃。庞琦道：“先生，同去！”言未说完，恰好国宝赶来，喊道：“奸贼休走！”就一刀砍来，庞琦已分两段。守勇、守信一齐追来，那五个道童都且出原形，借土遁去。祝三姐回马追来，割了庞琦的首级，说道

：“这首级拿去，要祭祖坟的。”那庞龙虎带了杀败的残兵，望风逃去。这呼守勇道：“众将官，我们仍回山前扎营住下，择日起营前去。”立刻放了三个大炮，一路扬威振武。回到山下，扎了营盘，呼守勇、呼守信、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呼延寿、王金莲、翠桃姐、邓三娘、祝三娘、祝素娟、张金定、柳迎烟，一齐送那齐国宝、齐雄、齐月娥上山，大家拜见了一番。那呼家弟兄子侄各把相别到今的事各人叙说了一场，国宝排下筵宴，饮至更阑。国宝道：“今已夜深，我们明日细讲。”

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老八王硬指奏妃呼家将奉旨除奸

十二年来多战场，剪除权佞赖西凉。

君王有通知贤否，功业将成名渐扬。

且说呼守勇与弟守信说道：“俺家世代功臣，是以宋太祖荣封到今。谁想仁宗宠幸庞妃，僭用正宫的仪仗，俺祖公因为纲纪不可紊乱，反被庞妃唆怒了朝廷，不同是非，就差妃父庞集，领了人马，抄斩了俺一家儿性命。幸喜俺同兄弟逃了出来，那庞家又来四处追捉。”守信道：“哥哥，这是俺弟兄的命里应有这些磨难。”延庆道：“爹爹，如今难星已磨尽了。”金莲道：“闲话少说，要讲我们怎么前去报仇。”延庆道：“只须孩儿同了延龙、延寿两个兄弟到京去，同八王爷商议，请一道除奸的圣谕，就好统兵剿灭。”金莲道：“雄关怎么过去？”延庆道：“这不愁，就扮西羌进贡的何妨？”金莲道：“不可，倘然被他看破，再惹出事来，怎处？你即同兄弟进京，须金龙、迎风这两位公主同去，只说仙山差来进贡，那关上才得肯放过去。”延庆兄弟同那两位公主上马就走。

晓行夜宿，不觉已是雄关，延庆到关，便道：“谁人把关？快开！着咱家公主过去。”把关的道：“谁敢大呼小叫？”延庆道：“咱奉仙山寨差送公主到京进贡，快快开关让咱过去。”把关的道：“你忙些什么？俺去禀了将军，才好放你过去。”回来禀道：“启上将军，外面有仙山进贡的，可要放他进关？”花总兵道：“你们在关管理出进的人，查验明白，就知道放得放不得。总要查点明白，有几个人给腰牌几块。他们出关去，先验收了腰牌，放他出去；查他没有的，就拿来见俺。”把关的来到关上，又查问了一番，给了腰牌，注那关册，上写仙山贡使五员，随带家丁八十名，一个个点放进关。延庆道：“今日关上比前番紧急多哩。”延龙便道：“哥哥，若说他紧急，难道我们飞进来的？”延寿道：“前面是三家村了，我们可要进去？”延庆说道：“不要耽搁了。”延龙道：“哥哥，你看这祝家庄，如今变了一片荒郊，岂不苦恼？”这教：

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长安泪满襟。

青海波涛空夜月，黄沙碛里似无春。

且说庞集因女儿做了仁宗的贵妃，十分宠幸。那忠孝王呼得模自恃宋朝开国的大功臣，世袭食禄三千石，黄金十万两，朝里这些同僚那个不畏惧他几分？动不动就要面圣，弄得那朝里的官僚个个胆战心惊。就是那龙图阁学士包拯，也是这般厉害。偏偏那个包文正同他也是一般的，朝廷十分信服，果然他是铁面无私。如今方得朝廷差他封王去了。那庞集正想起心事，忽家丁报说：“四虎将到了。”庞集不胜快活。

牛虎、毛虎、龙虎一齐见了大师，庞集道：“我儿去后，为父的那一日不想念你们。我请你叔父同出关去，也是个打算。他的声名已振四海，那个不晓得他举鼎千斤，不要讲擒呼家小子，就是那杨家老令公、老令婆，也晓得你叔父的成名。就是你哥哥飞虎，为父的看他将来也是个大将。如今他年纪轻轻，倒也有些大志。”

牛虎道：“爹爹，不要说了。俺弟兄同了叔叔出了雄关，分作四路追赶，遇见一队番民，细细查问呼贼。他说新唐的驸马，闻得人说就是呼延赞的子孙。孩儿们同叔父听了番民的话，不分昼夜驰追那呼贼，那知赶到金牛岗，探子报说，呼贼就是天定山齐国宝的女婿。叔父同岳鸣皋、安期子先生商议，就在金牛岗扎了营盘，令朱尤、俞仁柳一同杀上天定山去。那晓呼贼同一班女将出来讨战，安先生作了飞砂法，正杀得高兴，那晓这个砂石，都飞到自己营里，那里招架得住？只得收兵回营。谁想朱尤、俞仁柳被呼贼擒去，割了耳朵逃回。俺叔父大怒，安先生道：“不妨布个五行阵，怕他还不就擒？”岳鸣皋同孩儿们出去诱战，把这些女将都收在五行阵来。安先生同叔父又要统兵一齐杀上山去，扫除他的巢穴。谁想山上这个关，好扎实东西！准准打上一天，动也不动。不道一个老将杀出关来，抡起这一把大刀，乱砍过来，俺的飞虎哥哥被他把刀一擦就不见了。叔父挺枪同这反贼战了百十余合，也被他砍上一刀，连首级也被他拿去了。俺家的五行阵也没有了，擒他的女将也抢去了，安先生同那道童都逃走了，孩儿们看来不好，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只得带了那二百来个残兵回来。”

庞集听了大怒：“俺兄弟东海公庞琦、孩儿庞飞虎，反被那呼贼杀死，这还了得？气杀我也！”牛虎道：“爹爹休得动气，人之死生也是个大数，即如孩儿，也挨过他一枪，如今只要多挑几员大将，多选几万人马，待孩儿们一同出关，去追擒这贼，也报了哥哥、叔叔的仇了。”庞集道：“既如此，你们也不必出关去，只须挑选三千精锐，牛虎守在鸡鸣关，毛虎你去守了飞石关，龙虎去督守了雄关，各带一千精锐在关上守住。那呼贼不见我们去追他，越发猖

獬，必然反要杀到关来。你们乘势开关，放他进了关来，就令精锐围将拢来，那时节就好擒了。”庞集说了，就选精锐三千，牛虎、毛虎、龙虎各领精兵一千，星夜飞奔到关把守，等那呼家将到来，准备报仇。这教：

荆山已去华山来，日照雄关四面开。

戎府莫辞迎候远，相公能破蔡州回。

且说呼延庆弟兄同了两位公主上马就走，延龙道：“哥哥，这条绕道，我们倒也走熟了，”公主道：“前面什么地方了？”延庆道：“前面是京城了。公主，我们一齐改扮了差官前去。”大家把衣服脱下，换了差官的巾服。

来到王府门首，延庆把手一拱，使道：“老公公，拜烦禀报一声。”内监道：“好糊涂，你也没有名姓儿。又不晓得你来做什么，教咱禀报什么？”延庆道：“公公说话不错，俺名姓儿不用说了，你只讲五霸山来的差官，要见王爷。”内监道：“这个话就是了，剪剪绝绝，咱好去禀哩。”那内监来到宫门，禀道：“老王爷，外面有几个官儿，他说是五霸山来的，要见王爷。”八王听了，再也想不出来。八王道：“他说要见，你去带他来见。”内监走到外边，说道：“差官，来同咱进去见老王爷。”“差官”同了内监进宫，使道：“王爷，这五霸山的差官在此。”八王道：“你从五霸山来此做什么？”“差官”道：“特来求见王爷。”八王把延庆细细一看，说道：“那碧桃、梅仙你可认得么？”延庆道：“这是臣的妹子。”八王道：“如此，书房里坐。”一齐来到书房里边。八王道：“你们来此有何话说？”延庆道：“千岁，小臣有冤相告。”八王道：“你且说来。”延庆道：“臣祖呼得模，因为贵妃僭了正宫仪仗，被庞妃谎奏，害臣全家抄灭，杀得鸡犬无存。幸臣父臣叔先奉祖母命，一个逃走，一个进香。后来晓得庞妃还要加害，只得东躲西逃。那晓庞妃仗了太师庞集的势力，他的儿子就是四虎将，同庞妃是兄妹。上年看灯时候，臣同妹子在勾栏院门口，扶了太子，送回千岁府来的。”八王道：“是明，俺再也想不起来了。如今你妹子在那里？”延庆道：“都在天定山，等臣回去，就要起身到京，送妹子与公子成亲。今臣到来，要求千岁为臣奏请一道除奸的敕命，小臣父子才能报雪大冤。”八王道：“公子，难道你不晓得。庞集、庞妃朝廷十分隆重，咱即使奏了，倘然朝廷问起他们，非但不准，恐怕再弄出事来，这便如何？”那延庆、延龙延寿同那两个公主一齐跪倒说道：“千岁不能代奏请救，臣祖之冤，永世不能伸雪了。”八王听他如此哀切，便道：“你们且消停几天，咱明日上朝，得看机会是了。”那知不多一会，却有太监梅盛林到来说：“圣上请老千岁即刻进宫议事。”那八王就同太监梅盛林上马进宫。

见了仁宗，八王就促紧眉头，闷闷不乐。仁宗道：“朕因久未与王叔相叙

，今日请来，朕要谈讲谈讲，不知王叔为何愁眉不展，使朕忧疑。”八王道：“圣驾征辽去后，朝政委命包文正监察，文武僚属肃清，后来圣上将包文正差去封王，朝里庞集就自恃起来。且如上年的元宵节，那庞妃暗托他哥哥四虎探听太子出宫将玩赏花灯，那四虎埋伏奸细，在途中谋害。彼时亏了呼得模的几个孙子、孙女，救护了太子，送到臣的府中。臣询问原委，方知呼家的忠心尚在。若说庞集官居极品，不应纵子肆谋；著论庞妃，圣上如此宠幸，当恩报主，不应肆毒，将刘妃所生之子推河致死，是时幸赖陈琳救送到臣府里收养。倘陈琳丧心，依了庞妃计，臣那里晓得？圣上何由而知？幸赖祖宗庇佑，年已长成十八岁了，不然，宋室江山谁作圣上的社稷主？赖那庞集的四个儿子飞虎、牛虎、毛虎、龙虎，不念身受国恩，极图报效，胆敢父子兄妹，内外勾通，朋奸害国，我圣上毫无觉察，臣心日夜忧煎。”

仁宗道：“老王叔太狐疑了。朕每试看贵妃的行止，倒也不过如此；若说妃父庞集，也还忠直。就是他儿子四虎将，朕看他的智勇倒也不差。今王叔这般说法，明明是与呼家出头，要算计庞家父子，难道王叔就是昧良心的？使得天下的人亦难深信。”八王道：“臣再不想我王如此昏聩！听了庞妃把个正宫曹皇后平空废了，难道做了个朝廷，也是不晓得的？庞集勾通他兄弟庞琦，招集那些人马，封为东海公，难道我王又是不晓得的？那庞家四虎将，交结许多奸细，难道也不晓得的，我王圣明天子，岂能把朝纲大事都交由嫔妃作主？望我王猛省其好，当思堂堂一个国后，被唆轻废；好好一个江山，庞家已占过半了。若再不除，不让于武曌的了。我若不是宋朝的王子，再也不肯与你讲到这个事情，无奈俺是你王考的胞弟，所以言不惮烦，望我王三思。如谏之不察不行，只好各人自扫堂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了。”仁宗道：“王叔之言，却是为了宋朝的天下才讲。但朕一时放不下脸，请教王叔怎么可除？”八王道：“果若要除，只须降一道除奸削佞的敕谕，交与老臣，待呼氏子孙报复前仇，果能朝野肃清，忠心不改，复还了他的旧秩。倘有差失，总在老臣身上。”仁宗道：“既承王叔代朕加忧于国，朕心岂有不明？朕今降旨，以除奸敕命一道送到王府，请王叔代朕发判施行。”

那八王出官回府，排了香案，供奉圣旨，就令内监请出呼延庆弟兄，把那见驾的话细细说了一番。延庆弟兄一齐跪下叩头，说道：“俺呼家的祖宗在九泉之下，亦可出狱。生者蒙恩，死者戴德。”八王道：“俺这劄符你带在身边，倘关津有阻，把这箭符与他看。你竟讲奉旨到新唐差使，那关上就不敢噜嗦了。”那呼家弟兄领了劄符，拜谢了八王叔，即便起程。延庆道：“我们偷祭两番，遭了许多磨折，今日可以到坟拜扫，祷告祖宗，然后起行。”延龙等都道：“哥哥所言正合弟等意思。”遂即一齐策马向前而往。正是：

特奉皇恩雨露新，八王一语重千钧。

力图报国还思祖，忠孝真堪绝比伦。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三家村女将交兵呼延庆出关提兵

忆记新唐去复来，日照重关次第开。

公子远迎山寨里，将军捧敕至京回。

且说呼延庆同了延龙、延寿和两位公主，到坟上拜祭了一番，上马就走。一路行来，前面已是鸡鸣关了。那延庆取了劄敕，飞赶到关。守关将道：“你们到哪里去？大呼小叫做什么？”延庆道：“俺奉旨出关有事，你还敢不快快开关！”守关的道：“这倒不相干！你说是奉旨出关，咱也不管你有事没有事，拿凭据来看。”那延庆取出那劄符，守关一看，便道：“请坐。咱去回明了将军，好来开关。”

那守关的进去见了牛虎说：“有奉旨出关的，要过关去。”庞牛虎道：“既是奉旨，可有什么凭招？”守关回道：“有八王爷的劄符。”牛虎道：“放他过关去。”守关的连忙开关，便道：“请爷们过关去。”

那延庆兄弟一齐过了关来。延龙道：“哥哥，俺听那把关的说，呼家将杀了庞琦、庞飞虎，因此各关都紧急得了不得。倘查问不清，弄出事来，就有干系的。”那公主听了，大笑起来，说道：“亏他这样紧急，我们才好到坟祭祖，请我们过关哩。”这叫：

世间好事多磨折，今日方知苦后甜。

且说那三家村的梁定金、鲍胜金、刘赛金逐日在花园里演习枪法，教女婢们操练刀剑、弓马，谁想那鸡鸣关的总兵庞年虎，密差中军卜世球、宗洪来到三家村刘员外家里。那员外出厅相见，说道：“两位老爷到此荒村，有何公干？”中军道：“今日俺奉鸡鸣关庞总兵差来，与员外的令爱作伐。”员外道：“呀呀呀！二位既是总兵要你们出来作媒，难道不晓得我家的女儿久已配定与人的么？”那中军听了，就作别员外，回到关来，把刘员外的话细细说明。牛虎道：“他既不承抬举，俺到明日领了几个家丁，竟去抢了回来，看他有甚法儿？”卜世球道：“将军既要抢亲，何不今晚就去？”牛虎听了大悦，便道：“既如此，你去点了三千人马，就到三家村去，围他起来，到刘家去要他将女儿好好送了出来，我们也不必再到他家里骚扰。他若有推阻，我们就杀进去，也不怕他的女儿不弄到俺的手。”

中军官领了将令，立刻点起人马，来到三家村围往。那营里放了三个大炮，震得地动天摇，惊得那村上的百姓，慌慌张张道：“这官兵到来，不知什么缘故？”那几个老人家说道：“不好了，我们大家去报知员外，那些官兵团团

围住，听他说，到刘家抢亲的来了。我们都到员外那里去。”村上这些男女，见了员外，说道：“员外，不好了。”员外道：“什么事情，大惊小怪？”众人道：“如今有许多官兵围在那里，听他说，到员外家里要抢小姐去哩。”员外听了，唬得目瞪口呆，说：“这便如何是好？”员外急忙来到花园，说道：“女儿，你们还要在这里射什么箭？”小姐道：“爹爹，却是为何？”员外道：“今日早上有两个武官来说，鸡鸣关的庞总兵，要我女儿去成亲。为父的对他们说，俺家的女儿，久已许配与人的了。那武官听说，也就去了。谁想此时，有许多官兵在我们村上，说要抢女儿去，如何是好？”那定金、胜金、赛金道：“爹爹，不妨。自古道，兵来将挡，本来土掩。等他到来，女儿出去与他决个胜负。着是胜了，就罢，倘不能取胜，女儿乘此就到新唐去也。爹爹，你也不必挂念。”员外道：“这是那里说起！”定金道：“爹爹，事到其间，不得不如此。”员外父女正在悲苦，忽听炮声不绝。外面人声沸翻，赛金道：“姐姐，事不宜迟，我们快些出去。”

庞牛虎、卜世球、宗洪假作舞枪杀来。这三个女将，同了那三百多个女兵，各用了双刀，冲将出来乱砍。那庞牛虎倒也不能招架，只得勒马避过，然后带马挺枪杀上，那女将迎枪就战。刘家这村上的男男女女，也助那女将威势，只听村上战鼓咚咚。牛虎心里却也胆怯，不道这女将一直追来。庞牛虎道：“姣姣，你好厉害！把汉子追得这么狠！怎么同你做夫妻哩？”那女将道：“你这龟子休走！”

那牛虎正醒半战半退，那晓呼延庆、呼延龙、呼延寿、呼延豹，同了金龙、迎风到三家村来。延寿道：“哥哥，那三家村里怎么倒有庞总兵的旗号？”延庆看道：“兄弟，莫非庞家又到三家村来寻我们么？”金龙道：“哥哥，不要管他！我们追上前去。”延庆兄弟就拍马飞赶，喊道：“庞贼，你呼爷爷来也。”

牛虎听喊，便道：“反贼，快来受死！”道言未了，呼家已刺过枪来。牛虎回马架住，说道：“你好大胆！现在奉旨拿你！你还敢与俺照面杀阵，好不知死的呼贼，快快下马受缚。”延龙道：“奸贼看刀！”那呼家弟兄同这两位公主，杀得庞家的人马东奔回窜，零零落落，四散奔逃。呼家将依然上马前去。

牛虎看那呼家将上马去了，心里又想追他，又怕杀他不过。卜世球道：“将军，我们且把人马点一点看。”牛虎道：“点他也无益，快着宗洪到关，速速挑选利兵二千，便好追这呼贼，也不怕不擒的了。”卜世球道：“既然如此，何不再去请了飞石关的三将军到来，也好商议商议。”牛虎道：“宗洪，你到关点了人马，叫他们先到三家村来，你再往飞石关请三将军作速到来



，好去追擒呼贼。”

那宗洪到关，点了人马，令他们到三家村去，自去飞石关请了三将军到来。那庞毛虎道：“哥哥，你差宗洪来说，呼贼在三家村看见，何不就拿住了他，怎么又放他逃去？”牛虎道：“你好讲没气力的话。那晓得呼贼带的女将好生厉害，把俺的人马杀得东窜西逃，教俺独自个儿怎么好擒住这几个反贼？”牛虎道：“兄弟，自古说，古镜虽明难比目，上阵还须亲弟兄。”

且说刘定金打败了庞牛虎，和胜金、赛金乘此到新唐，寻访呼家将去，那妹妹三人，一路而来，好不苦楚。胜金道：“姐姐，前面这大山是那里了？”定金道：“妹子，我们快些盘山过去罢，想必这里有歹人的。”道犹未了，忽见山后赶出一班喽罗，喊道：“留下买路钱去。”定金就骂：“你这瞎眼贼，难道不晓得俺是过路的？”喽罗道：“咱不管你过路不过路。”定金提起枪来就戳，喽罗架起了一根棍来，定金掣转枪来，一连戳伤了十余个喽罗。定金道：“造化你这狗贼。”胜金道：“我们去罢。”

姊妹三人刚刚盘过这大山，那晓一个赤脸大汉同了四五十个喽罗，飞奔到来，大喝一声：“呔！你这妖精休走！”定金回头一看，便骂：“你这红脸贼，敢是要来讨死？”那赤脸的同那一群喽罗，飞赶过来，这赤脸的就提起板斧，砍将过去，却被胜金就势一枪戮来，恰恰刺中了赤脸贼的腰里，血流不止，就跌下马来。赛金赶上，又是几刀、砍得他脑子稀烂。谁知山上又有许多喽罗到来，刘定金姊妹三个见了，倒是一惊，胜金道：“姐姐，寡不敌众，如何是好？”定金道：“妹子不要害怕，我们总拼着命，与这强盗杀到底。”赛金道：“不妨，我们的女兵也还算有胆气的。”

那三个妹妹正在那里忧闷，不道这许多喽罗赶来，一齐脆倒，说道：“俺这里的高山大王已经被将军杀死了，如今俺高山没有了寨主，如何是好？故此小的们特来请将军权做个寨主。”定金道：“你们既请俺上山作主，凡事须要听令。”小喽罗道：“这个自然，”定金道：“既如此，先把旗号改了‘三金王府’，你把山上的人马传集来听令。”那喽罗兵逐一齐到。侯将军发令。三金王道：“人马既齐，共有多少？”小喽罗道：“启上大王，兵有三千三百三十三名，马有三百三十三匹。”三金道：“小喽罗们，你上山来，把俺将旗扯了，你们把营寨扎下。俺今升帐，吩咐大小喽罗军按名领赏。”喽罗写奉了将令，来到营前，说道：“小校们听着，今日大王吩咐，大小军校按名领赏。”那各营军校都道：“这个寨主不是当要的，看来赏罚是厉害，依了他的令就是了。”

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庞牛虎戏美亡身呼家将领兵过关

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入商州。

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

且说庞牛虎想到，那三家村这三个美女，谅他去也不远，俺且追上前去，若弄了他来，由俺作乐哩。那牛虎立起身来，带了三百个雄兵，飞追过去。那延庆听见有人追来，心里倒吃了一唬。回头一看，呀，这是庞贼，为何又追了出来？说道：“兄弟，那贼此来，必有奇祸，我们倒要留心的。”公主道：“哥哥放心。”

道犹未了，牛虎提了板斧砍来，延龙挺枪迎住，放马就战。这女将在阵里冲来杀去，把庞家的人马杀得东逃西散。谁想延寿放上一枝冷箭，恰恰射中牛虎的手腕，这板斧就掉了下来，延庆也就一枪，那牛虎跌下马来就不响了。延龙认是装死，急忙跳下马来，腰里拔出龙泉宝剑，斩了牛虎的首级，挑在枪头，说道：“哥哥，我们上马赶路去罢。”

那探子到飞石关报道：“三将军，不好了！俺这鸡鸣关的将军为追那呼将军，反被呼家把俺家二将军的首级都割了去哩。”毛虎听说大怒道：“吓！这反贼胆敢这般肆横，待俺到离山同石头陀去商议，定有分晓。”毛虎疾忙赶到离山，只见茅蓬里坐一个和尚，却同梦中相见的一样。庞毛虎道：“俺乃飞石关总兵庞毛虎，特来拜访。”和尚道：“衲僧久坐荒山，何幸将军到来。”毛虎道：“俺家四虎，因奉旨追捉呼家将的子孙，如今倒被这反贼杀掉俺两位哥哥。今来拜访老和尚，要求方便个神妙。”和尚道：“山里虽有四五百个头陀，都是不中用的。”毛虎道：“和尚不行方便，菩萨也不慈悲了。”那老头陀道：“将军既来见召，衲僧不得不领将军台命，且陪你下山走一遭。”

那毛成就在飞石关扎了个营，请这和尚进营商议。头陀道：“老衲只晓得拜佛念经，那交战的事，佛经上是役有讲起，教老衲商议，也是白说的了。”毛虎道：“你念的什么经呢？”头陀道：“老衲信念的是金刚经。”毛虎道：“这金刚经可灵么？”头陀道：“这是最灵。”毛虎道：“和尚，你在营里念罢。”头陀道：“将军，那军营中不能洁净，须得老衲回到山上，代将军拜念这经，就灵验起来了。”毛虎道：“既如此，差中军送你上山。”头陀道：“这也不消，待老衲自去便罢。”头陀出了营来，就驾起云头去了。

那毛虎飞檄前去知会那雄关总兵。花万年接来一看，便道：“四将军，你令兄调你鸡鸣关去防守，教俺一体严查，这也不劳吩咐的。”庞龙虎急往鸡鸣关去，那晓呼家恰恰到关，花总兵正在心焦，却好瑞莲走来，便道：“爹爹为何愁眉不展？”花爷道：“女儿不要说起，偏偏今日应龙虎被他哥哥又调守鸡鸣关去了。”那瑞莲道：“爹爹，闻得呼家将都是忠臣，庞家是奸臣，杀了呼家许多人口，还要追捉他的子孙，天理也是不容的。据孩儿看起来，爹爹该救

忠臣的子孙，乃是顺天；若依了奸臣，将忠臣的子孙杀尽，谓之逆天。孩儿劝爹爹凡事顺天的好。”花爷道：“女儿的话倒也说得极是。如今教俺怎么放他去？”瑞莲道：“这又何难？只要爹爹发一枝令箭，孩儿扮个差官，到关去叫他们开了关，放他过去，就是爹爹顺天的阴功了。”花爷道：“既如此，与你令箭一枝。”

那瑞莲扮了个差官，请了令箭，到关前说道：“你们是仙山进来的么？”公主道：“正是。”瑞莲道：“你们在这里把守什么？晓得番婆子是要过关去的，就该请令放他们过去。”守关的道：“咦，好话！咱们奉花爷将令，在此把守这个关口，谁敢开关放他过去？这是怪不上咱们的。”瑞莲道：“不要罗嗦，快些开关。”守关的道：“咦，又来了！开了半天，不见你们过去，咱来请你过了关去，好上锁哩。”延庆弟兄一齐出关去了。瑞莲带钥匙缴令。

那晓庞龙虎飞赶到关下道：“那仙山假进贡的呼家将，已过关去了。”龙虎又道：“快快开了这关，待俺快去追这反贼。”守关的道：“庞将军不要性急，待俺去领了钥匙，好来开关，放将军过去。”龙虎道：“谁叫你拿什么钥匙？”龙虎就赶将上去，把锁裂了下来，急忙过了雄关，一直追赶。那晓忽地里起了大雾，迷得天昏地黑，连这路儿也看不出来，白白的守了几天。庞龙虎忿恨不过，说道：“俺且进关，与花万年算帐，总在他身上要交还俺的反贼便罢，不然，就讲花总兵有意放那反贼过关去的。”

庞龙虎回进雄关，对这花万年道：“朝廷差你在此防守关隘，你并不查奸察匪，把那奉旨密查的反贼呼家贼，私自放走过关，什么讲究？你去追还了反贼就罢，倘不出去追还这反贼，则怕你的官儿也做不成，性命也就难保哩！”花总兵听说大怒，便道：“庞爷，你好没分晓，俺放的是仙山进贡的番使，那有什么姓呼的过关？你既要开关出去，也该向俺拿了钥匙开关。你就裂锁逃关，俺那里知道你做什么勾当？”庞龙虎道：“花爷，这话也不用提了，将来放关须查个明白就是了。”花总兵道：“放人过关，总要查清白的，倒是那裂锁逃关的官儿没有防备他。”庞龙虎道：“花爷又来讲笑话了，请进去罢。”

那龙虎回到飞石关，想起离山那和尚。来到离山，见了和尚，便问道：“这金刚经念得可有灵验么？”头陀道：“怎么不灵？将军请看那西天这一股不紫不黑的杀气，从西一直到东盘结，这一块赤气，只怕不久就有兵火来了。”龙虎道：“和尚，这金刚经果然灵验，他们西边杀来，识须俺人马多些，围住了他，放起火来，这个兵火也够他受用了。”头陀听了，也不回答，把头顺这一颠。

龙虎依旧下山，来到鸡鸣关，见了毛虎，把那话儿细细说了，又道：“哥哥，我们关上多添几千人马，倒果紧的。倘然早晚那呼贼到来，我们就好与他出战，四面的人马乘势就围将拢来，却是这个兵火，人都不知道的。”毛虎道：“既有这话，我们就差中军去提了一万人马到关，也够用了。”龙虎道：“哥哥，俺到飞石关去了。”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呼家将力殄庞奸宋仁宗封赠团圆

阴碛茫茫塞草肥，高山岭上暮云飞。

交河北望天连海，苏武曾将汉节归。

且说呼家弟兄同了金龙、迎凤出了雄关，前面已是高山寨。延龙道：“哥哥，那边有人追来了。”延庆听了，就勒住马头一看，便道：“我们且慢走。”金龙道：“不妨迎上前去。”

那山上追来的女将叫道：“二位姐姐，可是同呼家将新唐借兵么？”金龙便道：“你是何人？在此乱呼乱叫？”刘定金道：“俺姊妹三个，因庞贼起了官兵围住了三家村，说道抢亲，吓得俺爹爹只是摇头，外面又是金鼓喧天，俺同胜金、赛金两个妹子，带了三百女兵，就与庞贼决战，杀掉他五六个将官，千把多兵，那庞贼也就逃了。俺想庞妃此去，必要再来争战，故此俺妹妹也是到新唐去。那晓到了这里，有一班人赶来拉住，说什么大王要俺的买路钱，那时俺恼将起来，把这班喽罗杀退，谁想又有许多喽罗飞奔到来，架起朴刀砍来，俺妹妹女兵就与他们厮杀，不道杀了他几十个喽罗，那知山上又跑下二三百个人来，说俺杀了他的大王，要俺做他的寨主。俺姊妹一想，也罢，在此权做个寨主。今日看见姐姐是中原来此，故尔动问。”延庆道：“三位既是要到新唐，我们一同去罢。”倏尔就离了高山。

一路行来，将有半月，不觉已到天定山了。那探子看见延寿到来，疾忙飞报上山，说道：“驸马爷，俺家的小将军都到了。”那守勇、守信听了，便道谢天地，那延庆、延龙、延豹、延寿同了刘定金、胜金、赛金、金龙、迎凤，一齐上山见了，守勇便问：“我儿到京，见了八王，可曾求他请诏？”延庆道：“爹爹，孩儿们到了八王府里，八王就实实在在问话，孩儿也细细告诉了他，就求他请诏。八王说道：”明朝上朝去看下落。‘那晓八王正讲，恰好朝廷召他进殿议事。八王将孩儿告诉他的话奏闻了，谁想朝廷总不肯准。八王又把庞妃勾通四虎，谋害太子；听了庞妃废弃正宫；庞集结党弄权这几端的事奏了，朝廷才肯准了除奸，八王就请了一道察佞除奸的敕命，那时八王就退朝，回来与孩儿讲了这话，就给付一道御劄，教孩儿们速回新唐，禀知爹爹、叔叔商议统兵前去。”

守信道：“哥哥，这方得八王出面请了这道救命。”守勇道：“就是俺的祖父在冥冥中也感激不尽了。”守信道：“哥哥，明日黄道吉日，我们先去拜谢了大王，就起兵前去可好？”守勇道：“既如此，一齐进去。”那呼守勇、呼守信、呼延龙、呼延豹、呼延寿、王金莲、邓三娘、祝素娟、张金定、柳迎烟、刘定金、胜金、赛金、金龙、迎风、齐月娥、翠桃姐、呼碧莲、呼梅仙一同来到里边拜谢。那齐国宝道：“呵！今日你们到来，却是为何？”守信道：“小婿承蒙岳父厚恩，俺哥哥嫂嫂说一向叨了岳丈的福庇，因明日黄道大吉，就要起兵前去，故此今日一同到来拜谢岳丈的大恩。”国宝道：“贤婿，你令兄令嫂都是至戚，何必这般称谢。既如此，贤婿你同了兄嫂令侄各位公主到庭上请坐，俺备水酒一杯，聊为一钱之敬。”守勇道：“俺一家在此叨蒙大王眷顿，不知此恩将何以报？今日又要大王费心，何以克当？”国宝便道：“今日是个家宴，眼前都是骨肉至亲，依次序坐罢了。”宴间，国宝道：“俺正宴请教，这除奸诏可是甥儿面圣求来的么？”延庆道：“我们弟兄求的是八王爷，那八王看我弟兄求得哀切不过，朝廷也是差了太监来请。八王见了仁宗，就把俺救太子的话启奏明白，朝廷就写一道察佞除奸的救命，交八王爷给俺家作个割符。”国宝道：“那八王的恩德也不小哩！”说完了这一番话，不觉已是天色微明。守勇道：“天色已明，我们谢了宴，大家好去收拾起兵了。”齐国宝道：“你们既择吉行兵，俺也不好苦劝饮酒，俺在此眼望捷旌旗，耳听好消息。”那齐雄说道：“爹爹，孩儿陪送妹子前去。”国宝道：“你既陪送妹子去，路上不可生事。”齐雄道：“爹爹不必记念，孩儿晓得。”忽听一声炮响，三军立即收拾行装；营前又放两个大炮，众军兵拔寨收营；又放了三个大炮，那些军兵一齐披挂，止马起行。那守勇道：“中军官，你可曾吩咐众将官，须得离关十里扎营安歇。”中军道：“小将奉了将军的令，立刻就传令大小三军的了。”

一路行来，未及半月，不觉前面已到雄关。中军就禀令，放炮安营，雄关总兵花万年问道：“那里放炮？”家将道：“待去看来。”家将看了，急忙禀道：“那放炮的是奉旨除奸察佞的呼家将，在关外扎营安寨，所以放炮。”那花总兵想道：难道呼家将是俺女儿扮做差官，拿了令箭放他过去的此老么？花爷满肚疑想，忽中军禀道：“外面有新唐来的呼家将，他说是奉旨进京去察佞除奸的。”花爷道：“请他进来。”中军便道：“呼将军请会。”

那延庆来到里边，见了花爷，便道：“前蒙老将军发出令箭，又承令爱扮了差官，放俺兄妹出关，俺今奉了朝廷救命进京，特来拜谢。”花爷道：“今朝廷隆着，令祖的冤就可雪了。”延庆道：“老将军请上，俺就此拜别了。”花爷道：“小将军回营，代俺多多拜上各位将军。”

延庆作别回营，就传令放炮，拔寨起行。来到关前，那晓花万年的儿子花荣、花贵把关，不肯开放。守信取了两个铜锤在那里同花荣、花贵争闹。不道他的家将报道：“花爷，两位公子同那呼家在那里闹哩。”花总兵听了，急忙到关，便道：“畜生，你在此做甚么？”花荣、花贵道：“孩儿奉了爹爹将令在关把守，那呼家到来叫关，孩儿不肯开，他说不开就要打进关来了。”花爷道：“那呼家叫关，就恢禀令，那有争闹的道理？”延庆正在关前喧嚷，花爷道：“你呼家将既奉旨进京，有什么凭证？”延庆道：“怎么没有凭证？”就把这劄符展开，说道：“花将军请看。”花爷道：“既有凭证，且开了关放他过去。”那关上过了十多万番兵，延庆拿这劄符送来与验，花爷正接过手来展开，要看这劄符，恰好瑞莲走来问道：“爹爹，你看什么？”花爷道：“看那呼家将的劄符。”瑞莲道：“爹爹，只怕就是女儿求了令箭放他过去的。”花爷道：“不错，俺倒忘了。”延庆道：“这位是谁？”花爷道：“这是俺的小女。”延庆走来称谢。瑞莲道：“你我都是将家儿女，谁不怜谁，何必称谢？”花爷听那“谁不怜谁”这一句话，想了一会，便道：“吓！是了，讲那都是将家儿女，谁不怜谁？”花爷道：“小将军，俺瑞蓬女儿的性子最是刚烈，不道那年小将军到来，俺女儿请了令箭，放小将军过关去，足见他的智勇倒也不丑。俺想将小女配与小将军，真正一些也不错。”延庆假意推辞，花爷道：“小将军，你想‘谁不怜谁’这一句，请令放关，只此两端，可知天遣奇偶，推辞他则甚？”花爷便吩咐备下花烛，请将军同瑞莲成亲，延庆同瑞莲完了百年姻眷。延庆便道：“小婿承岳父大恩，只好后日图报。”花爷道：“儿女至亲，何说图报？”那家将道：“启上将军，那呼家将的番兵都过去了。”延庆听说，便道：“岳丈请上，小婿就此拜别。”瑞莲在旁，也就跪下说道：“女儿亦同丈夫前去了。”花爷道：“女儿同去极是，但路上须耐个性儿，凡事禀命翁姑，不可擅专。”瑞莲道：“爹爹，这些女儿都知道。”延庆同了瑞莲就上马飞行。来到大营，见了翁姑，延庆把这成亲的话说了，守勇吩咐摆宴，一家骨肉相见完毕。谈谈说说，不道天色已明。中军道：“禀上将军，前面已到飞石关了。”守勇道：“快去叫关。”那中军道：“俺呼家将到此，你们还不快些开关？”庞龙虎道：“你这反贼来了么？俺正要拿你！”

龙虎立刻发令，传集二十四员虎将，一万二千锐利的精兵。庞龙虎道：“众将官，作速放炮开关，杀上前去！”众将道：“得令！”即忙放了三个大炮，那关已开了。龙虎领了二十四员虎将一万二千精兵，一齐杀出关来，骂道：“呼家将！你这反贼，你祖宗这般威风，那样厉害，可逃得过俺家的手哩？”守勇听了大怒，骂道：“你这奸贼，还不下马受死？”龙虎同了众虎将，一齐杀将过来，谁晓延庆、延龙、延豹、齐月娥、齐雄、花瑞莲绕住大战。

可怜庞龙虎被呼家将杀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二十四员虎将，倒死了二十多个，庞龙虎的首级被那花瑞莲挑起枪头，杀得众将宫片甲全无。守勇就吩咐：“不必扎营了，我们就此杀到鸡鸣关去。”

呼家将一路行来，却是威风凛凛，神鬼皆惊。延庆道：“爹爹，我们一直杀上鸡鸣关去！”守勇就令众将官：“我们杀上关去！”大小三军奉了将令，领兵杀到关前。守关的家将一看，疾忙禀报说道：“三将军，不好了！呼家将已在关前，就要杀进关来了。”鸡鸣关总兵庞毛虎便道：“这反贼，俺正要寻他，他倒送上门来了。”就传了三军，吩咐快去提兵，一齐杀出关去，擒这反贼。中军飞奔到营，挑了三千人马，来到关口，毛虎看见军兵齐到，立刻放炮开关。谁想那呼家将听得放炮开关，呼延庆就杀进关来。庞毛虎又气又怕，只得挺枪迎战。延庆诈败，毛虎认他败走，骂道：“反贼，你想逃往那里去？还不快快下马受缚！”毛虎飞追下去，延庆回转马来，挺枪直刺，毛虎恰好闪过；延庆又是一枪戳来，急忙架住；延庆拨枪又戳过来，正中了他的咽喉，一交跌下马来。延庆用的是一杆勾镰枪，可怜这毛虎，被延庆的枪勾住了咽喉，拖得那手也没有，脚也不见，就是那毛虎的头，也不知拖掉在那里了。呼延庆回了营寨，把这战斗的话说了。守勇、守信听了便道：“如今关隘多打过了，我们赶路去罢。”中军农忙吩咐大小三军，听老将军命令，作速赶行前去。众将官道：“得令！”却教：

数年马上不离鞍，今日乘风过虎关。

从兹试着忠与佞，始知天理有循环。

且说庞集正想，为何这几日不见三关信来，不知孩儿在关则甚？庞集正在忧闷，忽有家将报来，说道：“三位将军都被呼家将杀死，连首级也都拿去了。”庞集听了，急忙进宫，见了贵妃，把这个话讲了。庞集哭将起来，贵妃道：“爹爹，事已如此，哭也无益。爹爹且待明日早朝，女儿一同上殿面奏的好。”

那晓朝廷正同八王叔在龙图阁与包文正议政，忽巡城御史朱可绶有机密重情见驾。黄门官飞奏到来，仁宗道：“朱可绶有何紧急重情？”八王道：“圣上何不召他进殿延问？”仁宗就降旨召见。那朱可绶奏道：“臣奉命巡城，看见呼家将的人马在王城外扎下营盘，我王必须提兵防御才好。”仁宗听了这奏，勃然大怒道：“朕想这呼家将虽有功绩，太祖、太宗之加恩于他，也不小了，就是朕登极以来，也晓得呼得模是个忠义的鳃臣，就加了他忠孝王。前庞集父女虽然挟嫌妄奏，歼灭其家，此是庞集之咎，不应统领人马到来。朕今若不提兵征讨，岂不坏了宋朝的体制？”包文正同八王奏道：“圣上仁风远布，四海咸知，臣等看那呼家子孙，不过所恶者因庞妃诬奏，无过剿灭他一门几百口

。今日呼家子孙其意思日报复。自古道，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据臣等看将起来，庞妃屡行毒害，幸我王洪福齐天，太子得保无恙，就是元宵那一日，庞家四虎挤住太子行刺的时候，也方得呼家男女力救太子到府。止此一端，那庞集父子就该律拟凌迟。庞妃不感君恩，屡思计害太子，其罪较其父兄更甚。臣等愚见，命庞妃赐死，庞集父子革去其职，勒令回籍，则臣民忻忭，朝野肃清。呼得模之子孙，知我王如是惩罚，亦为平允，臣等观其动静，委无谋叛之心，望我王召来，他必奏明。”仁宗道：“朕依卿等所奏便了。”

仁宗回进宫来，对庞妃道：“你同庞集行的事，朕也不究你们，庞集着去了冠服，庞妃着即自尽。”那内监就剥去了庞集的冠服，缢了庞妃，那内监复了旨。仁宗即召八王同包文正到官，便道：“庞妃朕已赐死，庞集革除其职，今但招呼家将到来，应卿等保奏，朕好降旨加恩。”八王同包文正道：“臣等荷蒙我王谕旨，前去召来见驾便了。”八王同包文正出朝，就差内侍前去召那呼家将到来。

呼延庆领了人马，已经把那庞集家里杀得鸡犬不留，谁想这该死的庞集因女儿已死，自己好好的一个丞相，如今做了个百姓，正气愤回来，恰恰路上被那延庆遇见，赶来就是一刀，砍去了庞集的首级。呼守勇道：“好了，我们只要到京，杀了庞妃，就去谢恩伏罪了。”延庆道：“爹爹，不如一直到京去吧。”话犹未了，有几个内监飞马到来，说道：“呼将军，俺王爷召你快去。”呼家将听说八王呼召，一齐同了内监到京，见了八王。那八王道：“昨日俺同包文正在朝议事，有御史奏说，呼家围了王城。那时朝廷大怒，俺同文正把你报仇的话，细细奏闻。如今庞妃已经赐死，庞集父子俱已削职为民了。”延庆道：“千岁，庞集父子都被小将杀掉了。”八王道：“既是庞集一门都死，这未你祖父的大仇已报尽了。”延庆道：“多蒙千岁匡扶，仇是报的了。”包文正同八王道：“既是呼家将齐在这里，我们就同他去谢恩吧。”

那八王同包公进朝见驾，呼家将俯伏金阶，齐道：“臣等实该万死，望我王法诛臣等，死亦瞑目。”仁宗道：“朕那年征辽去后，谁想丞相庞集误听庞妃之言，把你全家杀没，朕心深为不安。昨包丞相、老王叔等竭力保奏卿等忠勇正直，朕从宽不究外，特再沛恩编录史实，以表好良于中外。特到呼守勇为忠孝侯，妻王氏、赵氏为一品夫人；呼守信为忠勇侯，妻齐氏为一品夫人；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呼延寿俱封为孝勇将军；祝素娟、刘定金、梁胜金、鲍赛金、张金定、花瑞莲、金龙、迎凤，柳迎烟、翠桃姐俱封为英武郡君；齐雄为副将，妻邓氏封三品夫人；呼碧桃、呼梅仙着丞相包文正领回，择吉送进八王府，与太子完姻。齐国宝另召来京封职，功臣府再行建造。呼得模坟上，着礼部撰了祭文，遣八王前去设祭，以慰忠魂。祝太公夫妇子女无过屈死



，着地方官建造房屋，使神魂得所，一体致祭。此朕嘉惠忠良，务须克尽厥职，勿负朕恩，故敕。”

那呼家父子、兄弟谢恩退出，又谢了八王叔、包文正。那呼守勇、呼守信立刻写书回兵。碧桃、梅仙送往八王府中，候旨择吉与太子完婚，呼家将子侄亦择吉完婚，钦赐造了功臣府第由呼家居住。延庆与妻奉旨团圆。正是：

是是非非二十年，死死生生几变迁。

从今骨肉重完整，千古芳名忠义传。